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圖書館藏書

第二十四卷第十四號



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Vol. XXIV, No. 14, July 25, 1927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廿五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上海閘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槪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登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尙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槪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十　投稿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東方雜誌社收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二分半（原價二角）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方十六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普通	正文中　正文後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一　定單號數

二　定戶姓名

三　在何處定

四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東方雜誌

第二十四卷 第十四號

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窗前之靜物(三色版)(黃涵秋作)……一幅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日蝕之觀測……四幅

俄國駐波蘭公使之被刺……二幅

羅馬尼亞王位的遞嬗……三幅

維也納大暴動寫眞……二幅

大西洋飛航的失敗與成功……二幅

愛爾蘭自由邦之不幸……二幅

國際

三國海軍會議破裂了……化魯(一)

法國新選擧法與現內閣……幼雄(三)

羅馬尼亞幼主登位……化魯(三)

國際勞動組合的巴黎大會……化魯(四)

悼埃及國民革命領袖……化魯(五)

上海特別市土地政策之研究……董修甲(七)

圖環境與心理健康狀態……由(一六)

國際報界專家大會之先聲(日內瓦通信)……戈公振(一七)

日內瓦之人物……中暇譯(三一)

■波蘭法律崇敬鬼怪……遂初（四二）

東方與西方

中國對於西方文明態度之轉變……卡拉克（四三）
中國人仇視美國的原因……陶爾色（五〇）
克伯屈的臨別贈言……克伯屈（五四）
最近各外報關於華事的論評……記者（五六）

歐洲近代三大批評學者（二）……朱孟實（六一）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之日食……高均（六九）
太谷學派之沿革及其思想……盧冀野（七一）
侯爾特的意識學說……臧玉淦（七七）

新語林

開闢空中新航線之林白大尉……朱義生（八八）
林白的自述……文宙（九二）
芥川龍之芥的自殺……郁伽（九八）
世界的低賤民族——吉卜賽……微知（一〇〇）
俄國人目中的青年自殺問題……遂初（一〇二）
動物對於音樂的反感……遂初（一〇四）

沙漠的綠林（小說）……林芳聲（一〇七）
■減低物價……遂初（一一七）
快樂的人（小說）俄國柴霍甫作……趙景深譯（一一九）
■談屑……遂初（一二二）
時事日誌……（一二三）

國際

三國海軍會議破裂了

日內瓦三國海軍會議，經一個多月的談判，終於因列強意見衝突而破裂了。破裂的原因，雖然說來話長，可是唯一的緣故，却是因為列強本來沒有裁減海軍的誠意。三國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都只是為了爭奪海上霸權，並不是眞正為企圖和平，這樣的會議不會得到好結果，自然是早在我們的意料中了。

在本年二月初，美國總統柯列芝向英，日，法，意四國提議召集二次的減軍會議，主張根據華盛頓會議的原則，限制各國補助艦的建造。當時法，意兩國老實不客氣地辭謝了。因為牠們本來不打算裁減軍備，拒絕參加，倒也爽快。英，日也和法，意相同，本來也無意於裁減海軍，但因為不便公然拒絕，使將計就計，答應參加了。

但是帝國主義的美國，為什麼發起裁減軍備呢？這並不是因為柯列芝總統眞箇愛好世界和平，實際上乃是美國想利用裁軍會議，以削減英國的海權。英國向來是世界第一大海軍國，她的海上的實力，總要比世界第二第三國海軍力合併起來，更強大些。可是大戰以後，情勢就不同了。因為美國勢力的勃起，英國的海軍力，不得不降低和美國相等。在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對於三國主力艦規定五五三的比率，於是英國的海軍實力只能和美國相並，這是哈定總統的大成功。因為從此英國不能佔有海上的優越地位了。同時美國因經濟勢力比英國雄厚的緣故，國力乃駕於英國之上。可是英國並不就此甘心。在華會以後她仍想竭力恢復其世界第一海軍國的地位。主力艦既受制限，她就拚命擴張補助艦隊。例如就補助艦中的巡洋艦而論，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的五年中英國增造了十二隻，日本增造了十四隻。再加英國屬地偏布於全世界，到處都有海軍根據地及煤站，所以小型的巡洋艦，在英國的用途和主力艦相等，而美國則因在大西洋及太平洋缺少海軍

根據地，在英美戰爭中巡洋艦竟無大用處，主力艦則又因受華會的制限，不能任意擴充。這樣在華會中雖已規定英美海軍勢力相等，在實際上不是英國比較美國仍佔了優勢嗎？因此柯列芝總統頗想繼哈定的遺志，出一回風頭，於是召集了日內瓦海軍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美國的唯一目的，是在於依照華會比率限制補助艦的擴張，使英日補助艦的實力不能大過美國。

英國和日本知道了美國的用意，所以他們就聯合起來。英日兩國在海上都有根據地和煤站，需要小型巡洋艦比大型的戰艦更為迫切，需要噸數較小備砲較小的巡洋艦也比噸數較大備砲較大的巡洋艦更為迫切。又因為美國新近建成三萬五千噸的新式戰艦二艘，其能力一時無敵，所以英國又主張把造艦年齡，照華會所規定的，再行展長六年。同時規定以後建造戰艦排水量，從華會所規定的三萬五千噸的限制，減低至三萬噸。這樣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美國主力艦能力，將不能和英國競爭了。

從三國在會場所提出的議案看來，大家已經知道三國是同床異夢，要會議有良好結果是很難的了。果然，六月二十日開會以後，即因英國主張把巡洋艦分成兩級，各國只准建造一萬噸級的巡洋艦數艘，至七千五百噸的巡洋艦暫不加限制。英國知道七萬五千噸以下的巡洋艦在美國無大用處，所以有此提議，但當時美國堅決反對。後來英國提議減低主力艦噸數，延長主力艦年齡時，美國又以主力艦已經上次華會規定，不能再有更動。到了這時，會議的形勢，已不大佳妙了。七月二十日英國全權代表勃列巨曼(Will[illegible] Clive Bridgeman)回國，經提出閣議討議。於二十八日攜帶新提案回到日內瓦。在此新提案內，雖放棄對於主力艦的重行制限，但對於小型巡洋艦仍主張暫不加以制限。對千噸以上的巡洋艦，則各以現已建成之艦為標準，英國可有七吋半砲於六艦四隻，八吋砲艦三隻，六吋砲艦二隻；美國可有六吋砲艦十隻，日本可有八吋砲艦四隻。因此美國巡洋艦砲徑比英日更少，美國要求在補助艦總噸數的限度內各國得增造八吋砲艦，而英國未加同意。於是八吋砲問題又成為會議爭執的焦點，雖經日本一度調停，英美意見仍未能一致。至七月三十一日會議妥協已完全無望，三國代表遂於八月四日發表共同宣言，縷述會議的經過情形，希望三國政府重加準備考慮，以解決海軍制限的難題。日內瓦海軍會議到此乃竟一事無成，便即壽終正寢了。

但是這次會議的破裂，就會議本身而言，固然是毫無結果，就三國的外交內政以及世界局勢而言，却有重大的影響。至少我們在現在已看出了三個重要的變化：

第一，日內瓦會議以後，世界三大海軍國——英美日——將有非常猛烈的海軍競爭。柯列芝於會議破裂後，就提建造巡洋艦三隻的議案於國會。美國政府有的是錢，多造幾隻軍艦，自然不算什麼一回事呢。英國和日本也都要揭去了他們的和平的假面具，增造海軍新艦。華盛頓

的海軍公約恐怕不過是「一撮廢紙」了。

第二，這一回日內瓦會議中英國又和日本有了勾搭，英日聯合對美的傾向，近來是非常顯著。會議後各國報紙上喧傳英日已訂結海軍密約。以後英國要利用日本的海軍力，以壓倒美國的海上勢力，大概是必然的。不但如此，以後英日在國際政治上處處要和日本攜手以對抗美國，就像在東方的中國，也要有這種趨勢呢。

第三，減軍會議決裂後，三國國內的頑強派將比以前更佔優勢，至少於美國下屆選舉是很有影響的。日內瓦的失敗，就是柯列芝的失敗。柯列芝本來還想連任，但現在他已表示不幹了。在一九二七年的選舉中，或者要有一個更英雄式的，如羅斯福一流人物來當選為美總統，正未可知呢。（化魯）

法國新選舉法與現內閣

法國樸陰凱賚自去年組織內閣以來，關於外交問題，一概聽憑外交總長白里安自由處理，自己則專心一志的整頓財政問題及內政方面。信任巴爾都、薩勞特等熟練政治家，努力於各種懸案的解決。政績卓然，反對各派，為之屏息。但是到了最近，政界中漸有推倒現政府的運動發生。及久懸未決的選舉法改正案提出議會，內閣基礎，頓覺動搖，政變即在目前的謠傳，時有所聞。原來法國現內閣是一個聯合內閣，右傾各派，及中央諸黨，因見內閣政策漸次偏左，早有不滿之意，及選舉法改正案提出，此等右方各派，以其不利於己，更大唱反對論調，且竟謀以此為武器推倒內閣。新選舉法案的要綱，是廢除現行法的比例代表連記投票，及大選舉區制，改為多數投票單記名制，小選舉區。議員席數則由五八二人增至六一一人。自急進社會黨以下左翼各派，均熱心支持之。右翼各派，則以現行法為足以誇耀他國的良法，反對修改。七月一日提出議會以後，曾經激烈的討論。但因社會黨贊成修改之故，大勢已屬修正派的勝利。至七月十二日，遂以三二〇票對二三四票將改正案全部可決。十四日，上院亦以二一三票對六七票通過。此外視為難問題的官吏加薪案，陸軍改造案，以至德法通商假協定延長案，均以大多數通過。最後議會并投票信任樸陰凱賚內閣，而於七月十四日閉會。新選舉法定於明年五月總選舉時實行。但聞反對派方面，尚欲推倒內閣，而閣內的右派代表恩給總長魯意馬蘭又有辭職的意思。似此則法國政局還不能十分穩定。不過現內閣若能沒有突然的事件發生，則一時決不至於倒閉，比較從前，究竟要算長壽的內閣了。（幼雄）

羅馬尼亞幼主登位

現代歐洲民主政治雖發展甚速，但依舊有幾個小國，沿襲中古的舊制，擁戴一姓為統治的君主。羅馬尼亞就是其中的一例了。

羅馬尼亞是在歐洲最足以惹起國際糾紛的一個國家。牠的國土介在俄、匈、保三國之間，時刻有被鄰邦襲擊的危險。近來巴爾幹風雲日益

緊張，羅馬尼亞的國情正爲世人所注目，不意國君斐狄南第一（Ferdinand I）竟在這個萬方多難的時期奄然崩御了。斐狄南爲近代羅馬尼亞英主之一，一九一四年當歐戰開始後繼前王嘉洛爾（Carol）而登位。在大戰中，王累次蒙塵，卒得轉危爲安，於戰後羅國領土擴張，成爲巴爾幹的一重要國家。本年七月王一病不起，於十九日駕崩。王的長子嘉洛爾（Carol）因戀愛女伶事件，於一九二五年放棄繼承權，僑居巴黎。嘉洛爾之子米恰爾（Michael）被立爲儲君。斐狄南崩後米恰爾一世登位。又因米恰爾只有五歲，所以另設攝政院，以前王次子尼古拉斯親王（Prince Nicholas），羅馬尼亞大主教克列斯替亞（Mirun Gistea）上訴院院長蒲塗干（Buzducan）爲攝政，同時以麥達列斯科將軍（General Mardarexo）權代陸軍大元帥，至今王十八歲時始交還政權。

在目前，五齡的幼主已登王位，羅馬尼亞的政局，表面上還算平安無事。不過在骨子裏却埋伏了許多紛擾與不安的種子。我們在這裏順便要把羅馬尼亞的最近政情來說一說。羅馬尼亞自人民黨的哀佛萊史古（Averescu）內閣被羅王下諭辭職後，曾一度組織各政黨聯立內閣未成。到了七月初又由自由黨首領卜蘭丁諾（Bratiano 兄弟組閣。卜蘭丁諾氏爲羅國大富豪及地主階級的代表，這次上台以後，把政權集中，兄瓊（Jon Brantiano）以首相而兼外長，弟文替拉（Vintila Brantiano）則任財政大臣。內閣成立後卽解散國會，重行選舉，選舉結果，自由黨雖佔絕對多數的席次，但據一般人說，選舉乃用政府的權力威逼而成，並不完全依據民意。因此與自由黨處於敵對地位的國民農民黨，時刻想起而報復。農民黨代表羅國的小資產階級，在比薩拉比亞省勢力尤大。他們想擁護嘉洛爾親王，反對幼主及攝政院。在羅國軍隊中農民黨本有相當的實力。哀佛萊史古所領袖的人民黨，向來雖和農民黨不能兩立，但現在同在卜蘭丁諾氏的棒喝政治的壓迫下，也許聯絡起來以推翻現政府，正未可知呢。卜蘭丁諾兄弟爲法國的忠僕，他們上台後羅馬尼亞親法的傾向更加顯著，難保意大利不因忌嫉而和其餘失意的政黨聯結起來以造成政變。聽說最近巴黎嘉洛爾親王的旅邸內開了幾次的祕密會議，新王登位後，羅國人心頗爲騷動，所以羅國王位遞嬗以後，政局前途是未見得可以樂觀的。（化魯）

國際勞動組合的巴黎大會

與第二國際相聯結的國際勞動組合同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也稱作「阿姆斯德丹國際」（因其總部在荷蘭京城 Amsterdam），於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國際大會宣告成立，到現在已有八年的歷史了。今年的國際大會卽第五次國際大會是於八月初在巴黎開會。

在這次會議中各國代表顯然分裂成左右兩派，英國派有左傾的表示，而大陸派則大抵爲右傾的。當大會開幕時，主席英國勞動組合代表

柏賽爾 (A. A. Purcell) 演說中有讚揚蘇俄語。於爲大陸代表紛紛攻擊主席，說英代表有把蘇俄工會拉入同盟的意思。同時英代表以第二國際祕書長荷蘭奧台蓋斯德 (Oudegeest) 有誣蔑英代表的信件，提出詰問因此奧台蓋斯德提出辭職。歐陸代表與英代表間意見顯然衝突。改選職員時，英代表柏賽爾與白朗 (Brown) 均未繼續當選。急進派在大會中完全失敗，而溫和派却更佔優勢了。

在歐洲代表溫和派改良派的勞動組合運動，近年發展甚爲遲緩，轉不若莫斯科第三國際所指導的工人運動頗有活躍的氣象。在阿姆斯德丹勞動組合同盟成立的時候，加入的工人總數有二千四百萬，但據今年巴黎大會的報告，加入的工人已減至一千三百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三人。可見這幾年來不但沒有進步而且反見銳減了。其中尤可注意的是英國勞動運動的左傾，自從去年英國總罷工失敗後，英國工人，尤其是礦工，對於第二國際及與第二國際有關的阿姆斯德丹勞動組合同盟已不甚信賴。在本屆大會中，阿姆斯德丹國際已顯有裂痕，將來英國勞動組合全部退出同盟，正未可知。那時阿姆斯德丹國際只憑法德幾個大陸國家的勞動組合支持着，勢力是不免要削弱了。(化魯)

悼埃及國民革命首領

埃及國民黨的領袖柴魯爾 (Soad Zoghlul Pasha) 於八月二十四日去世了。從此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少了一個指導者，回教的民族獨立運動，少了一個偉大的領袖；對於世界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的民衆，這又是何等重大的損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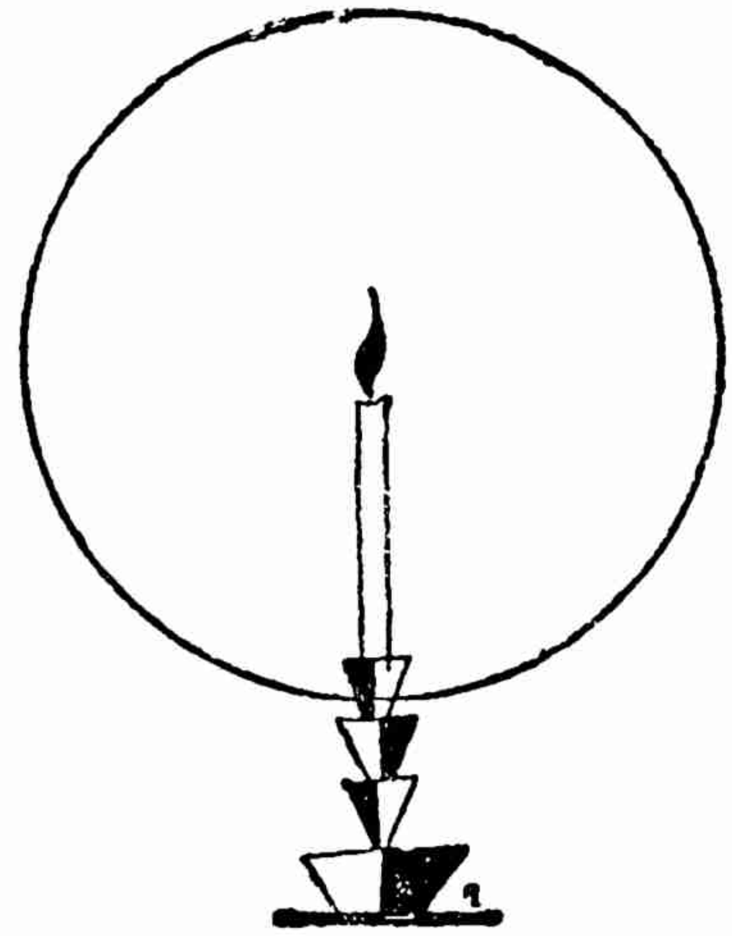
柴魯爾是一八五〇年生的，他和我國國民革命的首領孫中山先生是同一時代的人物。這兩位東方民族革命領袖的畢生經歷也很多相同的地方。柴魯爾是一個貧農的兒子，他自稱爲「農民的農民」(a fellah of the fellahin)和那「父爲農夫，臥處茅屋，十五歲前未嘗有錢購履」的中山先生爲同樣的從民衆的底層出身的人物。中山先生「努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柴魯爾却從三十餘歲起，已成爲埃及的革命領袖。在四十餘年中間領導埃及民衆，最初竭力排斥專制的王室，到了後半生，則致全力於反帝國主義運動。最初他是溫和色彩的人民黨首領，到歐戰發生，纔一變而爲國民黨領袖。他的一生，政治主張雖幾經變換，但始終未離國民革命的途徑。埃及人說他「舌如黃金，筆如烈火，眼如明星，」這更使我們彷彿想見唱導知難行易的中山先生了。

柴魯爾死了以後，英帝國主義者彷彿拔去了眼中釘了。因爲柴魯爾是埃及反英運動的領導者。自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英國宣布埃及爲保護國後，柴魯爾就奔走國內外，到處作反英宣傳。巴黎和會開始，柴魯爾被選爲代表，出席請願承認埃及爲獨立國，因此遭英政府之忌，把柴魯爾逮捕監禁於馬爾太島。這麼一來，便激起了埃及全境的反英大暴動。全國交通斷絕，到處發生擾亂，英國駐軍壓迫亦無效果。英政府中間曾把柴魯爾釋放，不久又逮捕起來，經幾次的糾紛，卒於一九二二年，英

國宣布放棄在埃及的保護權，承認埃及的獨立自主權。並於一九二三年三月釋回柴魯爾。一九二四年埃及選舉，柴魯爾派的國民黨獲得大勝利，柴魯爾便出而組閣。以後柴魯爾就進一步謀埃及民族的完全解放。因為英國雖承認埃及為獨立國，但是財政及司法權仍在英人手中，蘇彝士運河英國駐軍未曾撤退，尼羅河上游的蘇丹仍為英國屬地，所以所謂獨立還不會得到一半。柴魯爾是主張反英到底，把英國在埃及的勢力完全剷除，因此遭英帝國主義的怨恨。後來英國駐防軍總司令被暗殺，英國便借了根由逼迫柴魯爾內閣辭職。以後每次選舉，柴魯爾派都佔絕對多數，可是因英國勢力的壓迫，柴魯爾不能重行登台。以後的幾年中，他領袖在野民衆，努力於反英運動，直到臨終時為止。

在大戰後東方民族因自身的努力而獲得成功的，第一是土耳其，第二是埃及。埃及在名義上雖脫離英國的保護，但領土權與行政權依然被侵犯，經濟命脈又操在帝國主義掌握中。埃及民族要得到自由與解放，還須經過長時期的艱苦的鬪爭。而在這個緊急的時期，埃及國民革命的首領，竟賫志而歿了，這眞是最可悼惜的事啊。但是中山先生去世後，中國民族運動却日見擴大，柴魯爾去世後，埃及民衆也當繼續柴魯爾的精神努力奮鬪，使埃及早脫半殖民地的地位，這是我們對於埃及的唯一的安慰了。（化魯）





上海特別市土地政策之研究

董修甲

土地政策者，指一市政府，對於市內之土地，與土地上之設施，皆有相當之政策。其目的，既欲使一市之地價，得由市政府隨意支配，以防止私人投機於土地；復欲以土地上之所得，供給於城市之建築費用也。歐陸各國之法律，尤以德國法律為最著，對於城市土地之價值，概許市政府嚴定章程以管率之；更許市政府將市內外之土地，隨意收買，隨意轉賣。故市政府對於市內一切土地及其價值，更易依其所計劃者，支配裕如也。現在英美各城市，對於德國城市之土地政策，極其贊許，提倡採用者，日見加多。但考英美兩國之法律，對於城市除所需之土地可以購置外，不得額外多購土地。蓋多購土地除將所需留為市用外，其餘轉售於民，非公共目的也。因有此政策，故英美各城市之土地，不能由市政府隨意支配之，其結果所有市內土地，各地主皆得任便投機，對於地價，多方操縱，致使市政府之建設計劃，往往受其阻止，不能實行，殊為可惜。歐美之土地政策出入既如此之大，然則上海特別市，應以何者為法乎？愚以上海特別市，既然從事建設，其市內各地主，必思於土地上多方投機，從中取利。如將來所有農田土地，或廉價土地，盡被私人購入，出以種種陰謀奸計，使地價增高，則特別市政府，將來需用土地時，向之購買，困難必多。如照時價付價，市政府之購地費用，恐難籌得甚多；如依原來低價付價，各地主必羣起反對之。處此兩難之際，市政府所計劃各種建築，必然不能進行無阻。查數年前吳淞商埠局訂定建設計劃甚詳，祇以早無土地政策，未能預收土地，致商埠範圍內一切土地，概由投機者完全收買，幷故意高抬地價，使商埠所需土地，不能依所訂收地章程廉價購入。非特此也，投機土地者深知不肯依埠局定價出賣土地，易受法律之制止，竟敢施以毒計，控告商埠局當局，使商埠局根本取消，其一網打盡之毒計，眞險矣哉！上海特別市既有前車之鑑，更應早定土地政策，幷應效法德

國之土地政策，藉以防止地主之投機，而利建設事業之進行。查上海特別市土地政策，應分兩方面討論之：一在收買土地，二在規定地稅，請分別詳言之：

一、收買土地政策——依上海南北兩市之收地章程，凡築馬路所需之土地，概由兩市政府隨意收用民地，無須付價。是將來上海特別市建築馬路時，仍可依照舊章，無價收用民地，似乎特別市政府，將來收用土地時，并無如何之困難，不須規定收地政策也。其實不然，蓋上海特別市將來所需之土地，不僅建築馬路而已，所有公園，學校，圖書館，各局辦公處，各種公用事業房屋之設置，均需土地甚多。南北兩市，既從未建築公園，是無價收用土地建設公園等之法律，尚無先例，上海特別市將來亦難效法之。況上海特別市，將來應設置之房屋，既如彼之多，所需土地亦自甚多，如完全收用民地，概不付價，於情理上，亦多不妥。尤有進者，現在歐美各城市，常有自建廉價工人房屋，或出租工人或出售工人，特別市政府如不預先多購土地，則此種計劃，不易辦到，而市內之工人，既無低廉房屋可以租得，更難望購得廉價房屋，工人居住問題，必然不易解決。再上海特別市以廉價多購土地，以便於所需土地外之餘地，出售市民，將所獲之利，充建設事業之補助費也。關於市政府應多收土地之目的與利益，德國多色大夫市（Dusseldorf）曾公布於衆曰：『多色大夫市近年來收用土地甚多。查本市日見擴大，年來所發生之城市問題，概係從前所未能計及者，所舉辦之城市事業，又日見擴充，為應各機關事業之要求，城市必須於市內各區之土地，多多收買。倘市政府僅將一時所需者而收買之，對於將來之需要毫不顧及，實在眼光太淺。依吾人之經驗觀之，凡土地於需用時收買之，概較不需用時為貴。故城市不應僅依當時所急需之土地而收買之，即城市組織市政機關，使市內地價增長，再以土地上之所得，維持該各市政機關之所需，亦所許可也。再城市應於市之四郊地方，多收土地，以便對於各區之發達，房屋之式樣，及公園之建設，均可自由支配之。此外，對於郊外之土地，尤應多多開闢，以便建築房屋，藉使地價低落。依吾人經驗觀之，地價之增長，如以長久時期計算，每年平均，至少亦有百分之四。卽有時地價增長，不免停頓之虞，但利息仍不至少於百分之四。其實，吾人計算土地之利息，應以百分之四之複利推算之。據云投資於實業，其利息為百分之四者，於十七年後，可獲利雙倍之多。但投資於土地者，於同一長久時期間，可以獲利三倍至四倍，有時更可超過之。』

因有以上之土地政策，多色大夫市除道路與公園土地，均為市有外，尚主有全市百分之十七之土地。其中固有一部分，因改良市內建築物而收用者，但大部分之土地，皆係城市之投資，并藉以左右一市之建設，與防止私人之投機也。德國柏林市以市款投資於土地者，非常之多，其所收買之土地，市內市外均甚多，統共算之，柏林市主有之土地，有柏林市自身三倍之多。德之師絕斯卜格市（Stressburg），主有土地亦甚多，統共算之，約有全市土地之七倍。咈蘭克法梯市（Frankfort）主有土

地，約有全市土地之一半。漢堡市亦主有全市土地三分之一。至喔爾母市（Ulm），則主有全市土地百分之八十也。

據云喔爾母市自收買城壘，以城壘土地，改建新城市後，卽有私人於土地上投機，因之城壘以外之地價，忽然大增。但因城市已經收有土地甚多，幷接續多收土地，故地價增長後，市政府獲利甚多，私人不能不勞而獲大利也。查喔爾母市於一九〇九年時，僅有人口五萬六千人。其時以一百四十萬美金，收購土地一千二百英畝。收買後未及多時，更以四百英畝，轉售於民，得洋一百六十二萬五千美金。但城市除可自留八百英畝土地外，更得餘利美金二十二萬五千元之多。再喔爾母市，非獨主有土地甚夥，幷曾自建房屋極多，以廉價售之於民，先收百分之十之買價，其餘分期付繳，利息極輕。但與買房屋者訂立合同時，均預先聲明，凡遇買房人不能按期付利，得由市政府以原來售價，將房產收回之。因有此嚴厲之土地政策，故市民幷不敢於土地上投機也。

再德國城市土地政策之目的，在防止私人隨意起造房屋於各處，或於市內各區，任便發展。此不獨於市民之衞生與安寧上諸多裨益，卽於市政府方面，亦可減少無窮困難。查德國城市之建設法，概自中心點起，逐漸發展。如市內一段落之房屋，尚未建築齊備，不能於另一段落，興造房屋。如此，不獨使城市建築費用可以儉省，卽城市建築物之保養費，清掃費，燈火費，巡警費，均可儉省甚多。

依前面之討論，上海特別市之收地政策，可以決定，請分條述之於左：

(一)上海特別市應將市內各區之廉價土地，卽日祕密調查明白，盡量購置，幷應調查各區土地，於將來城市建設上爲必需者，亦盡量預先購置之。

(二)所購置之土地，得以左列方法處分之：

(甲)建築各種公共房屋，

(乙)建築廉價房屋，出租於貧苦之市民，

(丙)建築廉價房屋，出售於市民，

(丁)以所餘之土地，轉售市民。

(三)所有收地費用，均須分期發行公債充之。第一年先發行十年長期公債五十萬元，其辦法如左：

(甲)實收四十萬元，

(乙)以八萬元作獎勵費，二萬元充一切手續費，

(丙)公債每股定爲十元（以本埠或外埠本國人爲限）。

(丁)利息定爲月息八厘，自購票之日起計算，按月付息，

(戊)以所收買之土地全數，爲擔保品，

(巳)還本期自第三年起，每年抽籤還本一次，其每次之還本數，列左：

第三年一月一日，還本三萬元，

第四年一月一日，還本四萬元，

第五年一月一日，還本五萬元，

第六年一月一日還本六萬元，
第七年一月一日，還本七萬元，
第八年一月一日，還本八萬元，
第九年一月一日，還本八萬元，
第十年一月一日，還本九萬元，
共計五十萬元，

(四)農地收買後，如不需用，仍可由農夫承租耕種之。

依上述公債辦法，籌集第一次購地費四十萬元。如地價每畝為二百元，則可得地二千畝。如地價每畝為四百元，則可得地一千畝。即以一千畝土地計算，如市政府能開築道路一二條，接通特別市之熱鬧地方。(築地費可征特別估稅)則地價必然增長。蓋市政府既有此一千畝土地，其土地即可由市政府隨意支配，即其地價之高下，亦在市政府支配之中。當地價增長後，再以極少一部分土地，出售市民，此時所收地價，既可較多，則獲利必然極大，以所獲之利，償還第三年應還之債本，當可富足而有餘。如此每年應還之債本，均以土地出售，或以土地上建築物之收入充之，均無不可。至債本還完後，當可餘地甚多，以所餘之地，留作公共房屋之地位，或建築普通房屋，出租或出售市民，均無不可。而市政府之獲利，必然甚大，以所獲之利，即可補助市政府之政費也。或曰：一二千畝土地收入後，更須轉售市民，特別市政府所留土地有限，於特別市仍屬無補。但一二千畝之土地，僅係第一次所收者，第二年第三年仍可依第一年發行公債辦法，收購第二第三批土地，即每次須出售一小部分，而所餘者仍可甚多。如此逐年收購，特別市政府之土地，亦可日見增多。特別市既有土地甚多，則不獨市民無從操縱地價，即市政府亦可於土地上獲得無窮之利益。此種一舉兩得之土地政策，特別市政府，不應注意乎？

二、地稅政策：——市內土地甚多，城市政府若欲將一切土地完全收購，此不獨無此財力，即有此財力，於事實上亦難辦到。是以僅依收用土地方法，以為防止私人投機於土地與操縱地價之利器，仍難完全達到目的，故必須另有方法，以為之輔，方可制止私人之以私害公也。其法為何？即採用中山先生之平均地權方法：按中山先生之平均地權方法，包括普通地稅與土地差增稅而言。前者每年征收一次，各國採用已久，後者乃新發明之地稅，每隔若干年方征收一次也。至征收土地差增稅之重要理由，係指一市土地，因市政之改善而增價者，應將土地所增之價，由市政府征收地稅若干，以充全市公共利益之用，不使市民不勞而盡獲其利益也。查各國所實行之土地差增稅，概包括普通地稅在內，故討論各國土地差增稅時，應連普通地稅一并討論之。考各國所實行之土地差增稅，雖提倡於德國，但實行於我國之膠州。當一八九八年時，德國租我膠州灣九十九年，所有土地權亦屬德國。查膠州計有一百六十方里，自德國租得後，竭力經營，對於膠州城市之建設計劃，皆聘有德國市政專家，主持一切，故其碼頭船塢之完善，竟為香港所不及，而膠州一港，

竟於十數年中成爲東亞最完善最優良之德國海港矣。

按膠州土地，在德國未租借時，人民以極廉之價，預購者甚多，及德國租借後，地價大增，德國之膠州政府，於一八九八年九月二號，卽發出通令，飭地主照所增之地價，抽付百分之三十三差增稅。如各地主於二十五年後，不將地售出，地主再照土地所增之價，付百分之三十三差增稅。在第二十五年時，各地主如有售地之意，應登報聲明，政府得依賣主之索價，享購買優先權。予政府以優先權者，所以防賣主於索價中作弊也。不但如此，地主每年須就土地時價，付百分之六之地稅，每年收稅時，亦照地主之索價而定。再地主之索價，政府仍得有照價購買之優先權，所以如此者，亦防地主虛報也。自以上各稅征收後，在土地上作投機事業者，竟褰足不前，而膠州全市之土地，竟無一處無營造房屋矣。除以上各稅外，更有法律，可以防止投機土地者，卽地主須於一定之時間，照政府所規定，在土地上建築房屋，如過期不造，政府得以一半之地價，收買其土地。以上各種租稅及法律之用意，是在防止人民，以土地作投機事業，幷鼓勵購買土地者，專爲發達事業也。

在一八九三年前，德國各市之征稅，咸據租金之多寡而定，幷不問賣價之多寡。此種稅制，爲當時全歐所通行，卽現在各國，仍有遵行之者。但在數十年前，普魯士內務部照普邦邦會所通過之法律，通告各市，應照各土地之售價征稅，不得照土地租金征稅。於是數年之內，三百五十市均照新稅制征收地稅，而各市之、地收入因之大增，各城市無營造物者，竟不之見，德國之工人及資本因得發展機會矣。

再査晞蘭克法梯市於一九〇四年採用是稅，其法律亦甚完善，請略述之：

（一）土地買賣時，賣主應照售價付百分之二之地稅。此僅土地易主之稅，與地價漲落無關。

（二）征收土地差增稅，分二種：（甲）凡土地之價値增長後，原地主如無意出售土地，應照土地之時價，付土地差增稅。凡在土地上起造房屋，經營事業者，付百分之一至六之差增稅。無營造物者倍之。

（乙）如將土地售出，因地價增長，得有厚利，則須付土地差增稅。此種地稅較多於（甲）種，大槪收稅自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十五不等。

此種地稅，二十年征收一次，係在地主出賣土地，地價增至百分之十五時行之。

中山先生之平均地權辦法，簡言之，在先規定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地方政府則照價徵稅，幷可隨時照價收買。自此次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會之進步，而增價者，則其利益當爲全縣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第十條）

査膠州與德國之晞蘭克法梯市，及中山先生所提議之土地差增稅辦法，頗多出入：（一）膠州所定之稅率，爲依土地所增之價，征收地稅百分之三十三。晞蘭克法梯市，則規定爲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六及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十五兩種。至中山先生所提議者，則欲將所增之地價，

完全由政府征收地稅，以充公益之用。(二)膠州土地差增稅之征收，係每二十五年征收一次。咈蘭克法梯市，則定爲每二十年征收一次。至中山先生所提議者，因係建國大綱性質，幷未規定年限，但實行時，自須規定年限，蓋年年征收此稅，因地價未必增長，故不易辦理也。(三)膠州之土地差增稅，與中山先生所提議者，均未規定此稅須俟地價增長至如何程度後，方可征收。但咈蘭克法梯市，則規定須俟地價增至百分之十五時，方可增收此稅也。(四)膠州之土地差增稅，與中山先生所提倡者，均未規定有房屋與無房屋之土地，須有不同之稅率。但咈蘭克法梯市，則規定建有房屋之土地，祇征差增稅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六，其未建築房屋之土地，則征收差增稅，自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二十五。(五)土地差增稅，概皆附征普通地稅，依土地時價而征收之。譬如膠州，則於每年就土地時價，征收百分之六之普通地稅；咈蘭克法梯市，則於土地買賣時，向賣主征收易主稅百分之二；至中山先生所提倡者，與膠州之辦法，大概相同。

按上述各種土地差增稅辦法，上海特別市究以何者爲法乎？愚意，各種辦法，均不宜隨意效法，應依上海特別市情形，參考其善者，另定適宜之辦法，務使普通地稅，與土地差增稅，實能施行無阻。至此種地稅，上海特別市究應如何規定，容當詳陳於後，今請先將免稅各點，約略述之：

查德國對於政府之公地，慈善教育機關之用地，均不征收普通地稅或土地差增稅，此甚合財政原理。但德國對於房屋公司之土地，如利息在百分之四者，亦免收兩種地稅。在普通人見之，以爲房屋公司既爲營業性質，何得准其免費？似與財政原理不合。其實不然，何也？蓋城市之中，人口繁多，居住問題，往往不易解決，故市政府對於提倡建造房屋者，無不竭力贊助之。況房屋公司雖爲營業性質，但其利息限於百分之四，是此種公司於營業性質之中，帶有慈善之意。慈善機關既可免付地稅，房屋公司之利息在百分之四者，自亦可以免付地稅也。上海特別市將來對於此種房屋公司，亦應免收地稅，藉以鼓勵市民多建房屋，減少市民居住問題也。

再普通地稅固應一律征收，無須視土地之多少，而定稅率之大小，但土地差增稅則不應規定稅率一律，應依土地增價之多寡，而規定稅率之大小。有時增價過少者，可以免征差增稅，其增價特高者，又可將稅率略爲增高。務使中山先生平均地權之主張，實能實行，則社會上不致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而階級戰爭之禍，可以無形消滅矣。茲將上海特別市之普通地稅與土地差增稅之要點，分條列左：

(甲)普通地稅：(日前中央財政會議巳決定地稅爲地方稅，故上海特別市應收歸市征。)

(一)普通地稅，分有房屋與無房屋土地之地稅。

(二)由地主自行呈報各人所有之土地畝數及其價值，

(三)呈報後，再由市政府土地局分別派調查員丈量實地，幷調查其價值。

(四)如疑地主所報之地價有以多報少之情事，由土地局陳明市政府，依地主所報之價，收買其土地。

(五)如丈量地主之土地畝數有不符處，由土地局改正之。

(六)土地丈量并定價後，由市政府發給新地契，將舊地契取消之。其丈量與發給新契之手續費，由土地局訂定徵收之。

(七)凡關於土地之爭執，概由市長委派公正與熟習土地情形者五人，組織土地公斷委員會，審查後公斷之，爲最終了之決定。

(八)土地經公斷後，由土地局依有房屋與無房屋土地之不同，分別徵收地稅。

(九)無論有房屋或無房屋之土地，均以畝爲單位，不及一畝者，以分厘計算之。

(十)無房屋土地之稅率，以千分之八爲準，有房屋土地之稅率，以千分之六爲準。（查上寶兩縣，共有三十三市鄉，計有土地一百九十七萬四千六百七十畝，如每畝平均之地價爲三百元，即以千分之六之稅率計算，則每畝之地稅爲一元八角，而每年上海特別市之地稅收入共有三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〇六元，如其中尙有千分之八者，則收入當更大。）

(十一)兩縣之土地，爲左列各種者，均免徵地稅：

(甲)市有土地，

(乙)市辦之學校，醫院，圖書館，博物院，

(丙)市設之公園，及免費游戲場，

(丁)市立之倉庫，公共市場，公墓與義塚，

(戊)市辦之公用事業，

(己)慈善機關之自用地，（其有以土地作營利事業者，不得免稅。）

(庚)房產公司之土地，其利息在百分之四者。

(十二)凡土地無永租於人，或長期典質於人，或抵押於人情事者，其地稅均由土地所有權人繳納之。

(十三)凡土地有永租情事者，其地稅均由永租人繳納之。

(十四)凡土地有長期典質於人情事者，其地稅均由長期典質者繳納之。

(十五)凡土地有抵押情事者，其地稅除由抵押權人依照押款全額繳納外，更由所有權人依照土地地價與押款全額相差之數，繳納之。

(十六)所有地稅，得分兩次繳納，第一次之納稅期，定爲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第二次之納稅，定爲七月一日至七月三十日。

(十七)逾限一星期不繳者，加倍納稅，逾限兩星期不繳者，照應納之稅，多納三倍，逾限一月不繳者，由土地局依照土地時價收爲市有。

(乙)土地差增稅：

(一)所有土地，無論地主願否出售，每隔十年，征收土地差增稅一次。

(二)在非征收土地差增稅時而土地有移轉者，仍須納稅。

(三)凡土地均以畝爲單位，其不滿一畝者，以分厘計算之。

(四)凡土地之增價在百分之十以下者，免征土地差增稅，其在百分之十及滿百分之十者，依累進法，征收土地差增稅。

(五)凡未起造房屋之土地，其稅率定爲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五，凡已起造房屋之土地，其稅率定爲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五，請列左兩表說明之：

未造房屋土地之稅率。

地價之增高	稅率
10%	五%
一一%至三0%	六%
三一%至五0%	七%
五一%至七0%	八%
七一%至九0%	九%
九一%至一一0%	一0%
一一一%至一三0%	一一%
一三一%至一五0%	一二%
一五一%至一七0%	一三%
一七一%至一九0%	一四%
一九一%至二00%	一五%
二0一%至二一0%	一六%
二一一%至二二0%	一七%
二二一%至二三0%	一八%
二三一%至二四0%	一九%
二四一%至二五0%	二0%
二五一%至二六0%	二一%
二六一%至二七0%	二二%
二七一%至二八0%	二三%
二八一%至二九0%	二四%
二九一%以上	二五%

%代百分法

已造房屋土地之稅率

地價之增高	地稅之次序
至10%	一%
一一%至三0%	二%
三一%至五0%	三%
五一%至七0%	四%
七一%至九0%	五%

九一%至一一〇%	六%
一一一%至一三〇%	七%
一三一%至一五〇%	八%
一五一%至一七〇%	九%
一七一%至一九〇%	一〇%
一九一%至二〇〇%	一一%
二〇一%至二一〇%	一二%
二一一%至二三〇%	一三%
二三一%至二五〇%	一四%
二五一以上	一五%

%＝百分之幾

（六）凡在土地上營造房屋，或有其他改良事業者，其所費之數，應除去之，不受土地差增稅之征收。

（七）有左列各種情事者，免征土地差增稅：

（甲）市有土地，

（乙）市政府一切辦公處房屋之土地，

（丙）市辦之學校，圖書館，醫院，公園，通氣草地，市場，博物院，公立倉庫等之土地，

（丁）公墓與義塚，

（戊）義務游戲場土地，

（已）慈善機關自用之土地，（其有以土地營謀利益者，不得免稅。）

（庚）房屋公司之土地，其利息在百分之四者，

（辛）市辦公用事業所需之土地。

（八）凡土地無永租於人，或長期典質於人，或抵押於人情事者，其土地差增稅，均由土地所有權人繳納之。

（九）凡土地有永租情事者，其土地差增稅，均由永租人繳納之。

（十）凡土地有長期典質於人情事者，其土地差增稅，均由長期典質者繳納之。

（十一）凡土地有抵押情事者，其土地差增稅，除由抵押權人依照押款全額繳納外，更由所有權人依照土地地價與押款全額相差之數繳納之。

（十二）土地差增稅之征收，由市政府土地局預先公布，限期於一個月內繳納，其逾限兩星期不繳者，照應納之稅，多納三分之一，逾限一個月不繳者，由土地局依照土地時價，收為市有。

（十三）關於征收土地差增稅之爭執問題，均由土地公斷委員會公斷之，其組織與辦法，已詳於前面普通地稅條文內，不再贅述。

（十四）所有土地公斷委員會之決定，為終了之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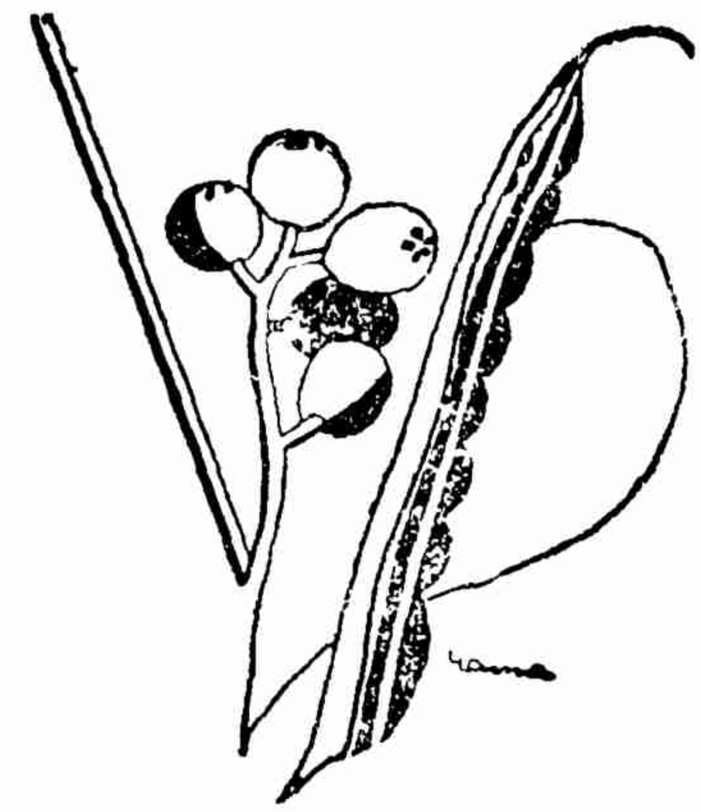
前述關於上海特別市之土地政策，僅係大而顯之要點，詳細之處，須俟訂定條文時，方可規定。總之土地政策之目的，應為社會的，一在防止

上海特別市私人於土地上作種種之投機，以妨碍城市建設之進行；二在以上海特別市土地之收入，補助建築上海城市費用之不足。欲達此兩目的，既須由上海特別市政府多購土地，以便隨意支配之，不受私人之壟斷；更須可以自由將所餘之不需土地出售於民，或自建房屋，出售或出租於民，以所獲之利，補助建築費用之不足；尤須規定普通地稅及土地差增稅兩種藉以收得大宗款項，用充上海特別市興革事宜之費用。關於普通地稅之征收，是每年征收者，其稅率爲一律者，至土地差增稅，則每十年征收一次，但土地增價爲百分之十以下者，概不征稅，其增價愈多者，則其稅率更大。此實行中山先生平均地權之主張，以防止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之趨勢也。此外，對於未建房屋之土地，則規定差增稅較大，所以鼓勵城市建築日多，市面日興起也。雖然，一人智力有限，難免顧此失彼，其中未盡事宜必然甚多，尚希指正焉。

環境與心理健康狀態

由

環境與遺傳，這兩個科學的雙生子，形成了人類個人的命運。這兩個因素，究竟那一個較有勢力，這是一個問題。據近來波斯頓市，勃列格斯博士 Dr. L. Vernon Briggs 的研究，更使我們了解環境和遺傳這兩因素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勃列格斯的材料，凡根據於二萬八千人，這些人皆在過去五十年間死於開潑可特地方的沙岸的。這一個捕魚的海岸的居民，幾代以來，包有美國一切種族，在該處歷來的醫生，教會，法庭，醫院，以及墳碑上所紀的疾病或自殺的情形，都搜集起來，以供心理問題的研究。計有三千人係因中樞神經的疾病而死，有一千人以心理病就醫於醫院。這樣的觀察記載十五年來繼續不息。對於這地方幾代以來神經衰病現象的所以顯著，已得有相當了解，結論則說環境對於心理病態其勢力較大於遺傳。當地醫院所容心理病者千餘人中，只有百分之十八係自兩親遺傳而來，有百分之三十七係自其他親屬遺傳而來。



國際報界專家大會之先聲

戈公振

今夏，予旅居巴黎，得國際聯盟祕書長戴蒙爵士(Sir Eric Drummond)公函，(附件一)邀予參與八月間在日內瓦(Geneva)舉行之國際報界專家大會(Conference of Press Experts)。予以新聞記者為職業，而此行來歐，更欲考察新聞事業之新進步；觀於大會議程，(附件二)皆與我國報界最近之將來，有密切關係，遂復函允其請，並述其厓略，以告國人。

一九二五年，國際聯盟第六屆常會期中，智利全權代表楊賴君(M. Yanez)，於九月十六日在大會建議可否咨請行政院；討論召集能代表各大陸之報界專家大會。其目的在解決各種職業問題，以消弭民族間之誤會。大會討論此項建議，及其所擬定之範圍與方法後，於九月二十五日，由比利時全權代表伊芒君(M. Paul Hymans)報告，大致謂：『智利代表之建議，當然具有充分之理由。然報界與其他大勢力者，同有保持獨立之精神，故國際聯盟對於此項建議，必須慎重進行。本席以為國際聯盟，不欲干預新聞記者自身事。倘報界以此事為有益，則國際聯盟甚願贊助之。』又謂『國際聯盟於若干問題中，確可在政府與報界間，從事雙方有益之舉。新聞事業，雖為私人企業之一種；然如利用電報電話無線電報無線電話以傳遞消息，多賴政府機關之贊助。又如郵費報費及著作權等問題，新聞事業之發達與否，亦常視各國國家立法為轉移。在此一方面，國際聯盟確有友誼贊助之可能。』大會聆伊君報告後，全體通過。旋又於九月二十六日，由行政院討論，應否召集報界專家大會，須先徵求各國報界意見。遂議決訓令國際聯盟祕書長查照辦理。

一九二五年冬季，國際聯盟祕書長，遵照行政院訓令，開始進行。其結果，有三十國新聞團體表示贊成，並有若干團體於覆書中且附有建議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國際聯盟行政院，將各國報界之覆書，詳加審查之後，遂議決此項報界專家大會，有召集之可能。至於大會議程，仍訓令祕書長與有關係者公同討論，乃在日內瓦召集若干籌備會。與會者，皆與報界有關之要人，如各處電報通信社之經理，各國政府之公佈局長，及

國際著名之新聞家。

第一次籌備委員會，於一九二六年八月舉行。與會者，爲歐美亞三洲大電報通信社十六家之代表。議決關於傳遞新聞之費率，交通之改善，以及新聞所有權之保護等志願案若干條。(附件三)

第二次籌備委員會，於一九二六年十月舉行。與會者爲歐洲十六國之公佈局長，將電報電話傳遞新聞之費率，新聞所有權，及給予新聞記者之便利等，詳加討論之後，議決將上項問題，加入大會議程。此籌備會復爲搜集各種問題之詳細材料起見，將關於歐洲各種問題之普通報告，擬爲答案，以資根據。(附件四)

第三次籌備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一月舉行。參與者爲新聞記者之因職務而常旅居各國者若干人。特爲便利其職業起見，擬具志願案若干條。此項志願案，並送交各國之外國記者聯合會參考。(附件五)

一九二七年三月，行政院審查此三項籌備委員會之報告書，遂決定於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日內瓦召集國際報界專家大會。特請倫敦每日電報館總理柏恩漢爵士(Lord Burnham)爲會長。至會員人選，交本案報告員比利時外交總長范德爲君(M. Vandervelde)與祕書長愼重聘請。此國際聯盟召集報界專家大會之經過情形也。

附件一　國際聯盟致戈公振之請書

本年三月七日，國際聯盟行政院議決國際報界專家大會，定於八月二十四日，在日內瓦舉行。敝祕書長謹奉請閣下參與此項大會。此項大會，係由一九二五年九月，國際聯盟大會議決，咨請行政院，於適當時期，召集足以代表各大陸之報界專家參預。其目的如下：(一)設法使新聞之傳遞愈加便利，費用愈加減少，俾民族間之誤會，得以消弭。(一)討論各種職業問題，此種問題，爲各專家認爲足以使各國輿論息爭者。上項大會議決案通過之後，復經若干之籌備會，詳細討論。此項籌備工作完竣之後，行政院於本年三月會期中，根據行政院報告員比利時外交總長之報告，決定召集報界專家大會之會期。參預大會之會員，聘請各國電報通信社及日報之總理與深有經驗之著名主筆任之。各國政府公佈局局長，與曾經參預籌備會之國際新聞記者會會長，以及其他國際新聞團體之代表，俱得出席大會充審查員。報界專家大會，專以考慮具有國際性質之專門問題。其議決案爲國際聯盟各機關力能贊助者。玆附呈印刷公文一束，所有召集大會之目的及起原，均已詳載，暫定之大會議事日程及籌備工作之說明，亦在其中。八月二十四日之大會，具專家建議之性質，而不爲某部份新聞團體之代表者。今之請柬，謹爲對人而發。故閣下對於此項大會之態度，無須預向閣下所在之新聞團體，徵求意見。凡參預大會之專家，在會期內，由國際聯盟供給旅費，其來回川資，亦由國際聯盟致送。倘荷閣下俯允，承受此項邀請，務乞早爲示復，實深銘感。

附件二　報界專家大會之暫定議程

(甲)新聞電費。

(一)電報　(二)電話　(三)無線電報　(四)無線電話

(乙)傳遞新聞之密碼。

(丙)交通之改善。

(丁)報紙之運輸。

(戊)報紙之郵費。

(己)新聞所有權之保護。

(庚)新聞記者在職業上之便利。

(一)旅行,(二)新聞學校,(三)新聞記者之學額,(四)新聞記者旅居外國之複稅,(五)舟車之減費,(六)新聞記者護照之簽字,(七)新聞記者之發電執照,(八)驅逐外國記者之防禦,(九)對於外國記者之平等待遇,(十)給予新聞記者採訪之便利。

(辛)平時之檢查新聞。

(壬)與新聞事業有關之最近科學上之進步。

如無線電話長距離電機攝影等。

附件三　通信社委員會之報告書

本委員會,遵照國際聯盟行政院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議決案之規定,陳述電報通信社之意見,以供報界專家大會之採擇。茲通過下列議案若干條,請國際聯盟祕書長將其送交各新聞團體參考,並交祕書廳各屬機關討論,以期從專門上再有切實之研究。

(甲)本委員會以為用最速之時間,與合理之費率傳遞新聞,實為普通一致之意見。下列各項,應請與各國交通當局商酌辦理。

(一)電報電話無線電等交通機關,不僅須於夜間留出一定時間,且須於日間留出一定時間,專為報界之用,並照普通新聞費率計算。

(二)未經公開之無線電,應准報界利用,並准全部或一部引用密碼,照普通新聞費率計算。此項密碼,應預送電報電話管理局備查,

(三)緊急新聞電報電話,應照普通費率,加增一倍半。但傳遞時應排在官家電報電話之後,私人緊急電報電話之前。

(四)本委員會,對於各國電報電話管理局,設立特別長途電話之計畫,表示非常滿意,深望此項計畫,早日實現。

(五)現在傳遞長途新聞之電費,非常昂貴,應請各關係國政府,對於海電無線電等設法減價。

(乙)本委員會對各新聞記者表示同情,採取同一態度,深望各國政府,與以極大便利,俾在國外,能盡其職務。

(丙)本委員會,深願各國政府所屬之電報電話無線電海電局,對於通信社記者及各日報記者,當發遞新聞之際,一律給予同等之便利,無分先後。

(丁)本委員會,希望各國政府特別注意,為政府與報界雙方利益計,宜立即將平時檢查新聞之制度取消。此項制度,不特有礙新聞事業之發展,對於實行此項制度之國家,亦損失極大。因其不能阻止不實消息

或錯誤消息之傳出國境以外，甚或因不滿意於政府施行此項制度之人，而揑造新聞。

（戊）本委員會，深願國際聯盟，將左列之議決案，即關於新聞所有權者，照會各國政府，請其從速自訂法律，並立即施行。

新聞所有權問題，自一方面言之，此項問題，尙未經國際間注意。但在若干國家內，有竭力保護者。如業經某報揭載之新聞，非得許可後，無論如何，他報不得轉載。有新聞必須報紙登載及售出以後始行保護者，亦有不認此項所有權之存在者。自他方面言之，各種國際會議對於新聞，舍具有個人性質者外，從新聞一字之嚴密意義上解釋，尙未以其與其他文學事業，同一待遇。然關於新聞之搜集與研究及傳播於社會，在組織上，實爲個人之工作與努力，確爲保護之價值。

本委員會因通過下列之議案：

（一）深願國際間，對於新聞所有權，根據下列原則，訂立同樣法律。原則維何？即凡日報或通信社所得之一切消息，無論形式內容或其傳遞之方法若何，苟具有商業性質者，均認爲該日報及通信社的產業。

（二）下屆國際保護工業所有權大會開會之際，應將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一一年間，關於工業所有權保護問題之巴黎華盛頓公約修改，並將非法引用新聞之範圍擴大。如公約中第十條附條，應修改爲「關於商業上經濟上財政上之普通新聞，爲謀利起見，引用及轉載之不正當競爭，應加消滅或懲戒。」

（三）從政府機關所得之官中消息，亦不得認爲例外。所有一切新聞，由日報或通信社自行設法採得者，均應按照議決案之文字作爲私家財產。

本委員會對於由無線電傳遞新聞之所有權，又發宣言如下：

關於由無線電報無線電話傳遞新聞之所有權，其法律尙未經各國採用。但有若干國家因法律未備之故，已將關於無線電之接收，另立章程。此種情形，對於各國以無線電交換各種消息，實足引起糾紛。而此種交換，又爲國際聯盟所從事之國際間合作與了解，極有關係之一部份。因此本委員會希望國際聯盟，贊助此項問題，向各國政府磋商，以下列之條文，速訂關於接收無線電之公共章程：

「凡收音之無線電機，應給以執照，只許其接受公共電台或試驗電台所發，如音樂，演說，天文台報告，交易所市價，本日新聞等。至關於經濟之各種新聞，由無線電傳遞者，只預定此項新聞者有接受之權，其他雖領有執照，亦不得接受。倘此項新聞之傳遞，於無意中接得時，不得宣布，或交與他人。但公共電台傳出之新聞，亦不得作爲商業新聞。」

在中歐之某國，對於私自接受及應用具有商業性質新聞之無線電，業已訂有法律：如私自接受者，科以八日至三月之監禁；如私自接受而又宣布或妨礙應行接受此項新聞者之應用者，科以十四日至六月之

監禁，本委員會希望各國援引此例，定為法律

附件四　公佈局長委員會之報告書

本委員會將各問題研究之後，以為國際聯盟行政院提議召集之報界專家大會，確有注意之價值。各公佈局長，對於電報電話之費率，新聞之所有權，新聞記者之便利及職業團體與其他問題，曾各將其本國情形，細為陳述。

各公佈局長互相交換意見之後，乃知各國報界間，將於所應討論之問題中，有已經互相訂立協約者。本委員會以為此項協約，今僅行於歐洲之若干區域內，應推廣於其他各國，以為訂立國際公約之標準。

本委員會所討論者大致如左：

（一）歐洲報界在交通上所得之特別便利，各國至不相同。在若干國家內，交通上業照科學之最近進步辦理，故此等國家之公佈局長，將於改良方法，甚少建議。在其他國家，有說明交通方法之進步甚速者，有業經採取改良方法者，為求全歐交通之特別便利，本委員會極為重視。

（二）本委員會又知多數國家，對於外國新聞記者，向給以特別便利；並有若干國家，對於外國新聞記者護照之簽字，一律免費乘坐火車，或特別減價，或完全免費。有人以為除對於新聞記者職業團體，有相當改良之處外，對於新聞記者之便利，恐難再有增益。又有公佈局長數人聲稱，對於新聞記者職業團體之會員，業已給予便利。

（三）本委員會，深信此項會議，對於各委員間聯絡感情，交換意見，極有利益，以為此後可常在日內瓦繼續討論進行方法。

（甲）答案



國際報界專家大會中國委員戈公振君

（問）新聞電報較之普通電報所減之費率若何？

（答）從國外交通上言之，按照聖彼得堡所訂之國際交通公約，（一九二五年曾在巴黎修改）新聞電報而非緊急，亦不享優先權者，在歐洲較普通費率減收百分之五十，歐洲以外，至少減收百分之五十；緊急新聞電報，不得減費，亦無優先權。從國內交通上言之，多數國家，對於新聞電報之非緊急，亦不享優先權者，較之普通費率至少減收百分之五十。

（問）有一個或多數電報通信社，享有特別權利乎？如其有之，其情形若何？

（答）國際交通公約，對於電報通信社及報館之電報，並無區別；但

德國對於通信社傳遞其他電報有益於電報局之進行者，得特別減費。

(問) 報界之用無線電報，是否與用電報享受同一權利？

(答) 在國際交通上，無線電報與有線電報之費率相同，在國內交通上亦無異。

(問) 新聞電話費率，較之普通電話費率相差若何？

(答) 在國際交通上，新聞電話費率，並不較普通電話費率減少。但有若干比鄰之國家，自定協約，如芬蘭，愛沙尼亞等國，又如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兩國間，對於新聞電話費率，減收百分之五十。據波蘭公佈局長稱：波蘭電話局，已決定在國際交通上，給予報界減費百分之五十之權利，但以互惠為條件。

在國內交通上，有若干國家之電話局，已採用種種方法，使報界得有便利：或允許於相當時間內談話，或在相當時間內減費，或雖不減費，而享有優先權。大概電話局對於本國交通，常給報界以特別權利，而現存在之國際交通公約，則無給予同樣便利之規定。

奧地利電話局，定有新聞電話規則二條：(一)若一報館用電話每月至少在五十次以上者，得減費百分之五十，其時間限於晚九時以後早八時以前；(二)在早六時至九時，午十二時至三時半，晚六時至十時間，新聞電話之傳遞，較之普通電話，享有優先權。又與匈牙利，捷克兩國，訂有協約：晚九時至早八時，在該國間新聞電話之傳遞，較普通電話，享有優先權，緊急電話亦然。對於德國，在早六時至九時，午十二時至二時半，晚六時至九時間，僅緊急新聞電話之傳遞享有優先權。

比利時及國外新聞電話之傳遞，較普通電話享有優先權，且不加費。

保加利亞與他國，尚無電話往來，國內新聞電話，亦不減費。

捷克新聞電話之傳遞，在晚八時至早九時間，較之普通電話享有優先權，且不加費。

丹麥普通及緊急國內新聞電話費率，較普通電話，減收百分之五十，對於瑞典及挪威訂有協約之新聞電話，亦得減收百分之五十。(從晚七時至早九時間，每次談話至少六分鐘，又晚十一時至早七時間，每次談話至十五分鐘以上者，得減費百分之八十。)

愛沙尼亞與芬蘭，萊多維亞間新聞電話之傳遞，較普通電話，減費百分之五十。

芬蘭對於新聞電話，日間減費百分之二十五，夜間減費百分之五十。

法蘭西對於新聞電話，與普通電話無異，並不減費。

德意志對於國內新聞電話，緊急者付給普通費率，並享有優先權。

英吉利對於新聞電話無減費之規定。

希臘與他國，尚無電話往來，對於國內新聞電話，減費百分之八十

七.五，(卽普通電價八分之一)。

匈牙利對於國內新聞電話，在晚七時至八時間，減費百分之七十五；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起，實行國際交通公約，給予國外新聞電話之減費，業已取消。

意大利對於國內普通新聞電話，按照預約時間，在日間減費百分之十或二十或三十，夜間減費百分之四十或五十或六十。

萊多維亞對於新聞電話，自晚九時至早十時間，減費百分之五十。

立陶宛對於國內國外新聞電話，均減費百分之五十。

挪威對於國內新聞電話，在晚九時至早九時間減費百分之五十；緊急新聞電話，照普通電話，加收三倍之費；與瑞典，丹麥訂有協約之新聞電話，其費率已見丹麥條。

荷蘭對於新聞電話，無特別規定。

波蘭對於國內新聞電話，自晚六時至早九時間，較普通電話，減費百分之五十。

羅馬尼亞對於國內新聞電話，自午後一時至二時，晚六時至八時間，照普通電話減費百分之五十。

塞爾維亞對於國內新聞電話，照普通電話減費百分之五十。

瑞典對於新聞電話，無特別規定，惟於相當時間內，給予便利；與挪威及丹麥之協約，已見丹麥條。

瑞士對於新聞電話，與普通電話之費率同；惟在國際聯盟大會及緊要會議期內，瑞士電話局對於由日內瓦發出之電話，以緊急電話待遇，不收三倍之費。

至報界之用無線電話，現在甚爲有限，美國已在試行，但不減價。

(問) 新聞電報電話之傳遞，有無優先權？

(答) 新聞電報，在國際間並無優先權，與普通電報同一傳遞。但在日間，有若干國家，對於新聞電報，給予優先權，如意大利，捷克是。希臘對於國內報界之用無線電者，給與優先權。羅馬尼亞銳都通信社 (Agence Rador 係政府所辦) 經特別法律許可，在官電之後，享有優先權。

新聞電話，在國際間，亦無優先權，但瑞士電話局，在特別情形之下，如國際聯盟大會及緊要會議期內，凡自日內瓦發至德意志，奧地利，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荷蘭，意大利，捷克，之電話給予優先權。德意志與奧地利間，對於緊急新聞電話，給予優先權。奧地利與捷克間，普通及緊急新聞電話，在早八時以前，晚九時以後，給與優先權。捷克對於新聞電話之在夜間者，給予優先權。比利時對於新聞電話，無論日夜，皆給予優先權；荷蘭亦然。德意志對於緊急新聞電話，給予優先權。

(問) 在貴國電報通信社及日報，得將密碼預呈電報局，而在其電報全部或一部，引用此項密碼，仍照新聞電費計算乎？

(答) 照國際交通公約新聞電報第六十六條規定，新聞電報，應用

法文或其他文字，為發電國家或收電國家所指定者，因此電報如引用密碼，不能作為新聞電報，亦不能享減費百分之五十之權利。如在瑞典，希臘，波蘭，比利時，荷蘭，愛沙尼亞，保加利亞，瑞士，意大利，匈牙利，芬蘭，等國，對於新聞電報，不許引用密碼。然在其他國家內，亦有按照特別情形，允許引用密碼者。如在羅馬尼亞，新聞密碼，若預呈電報局，卽可引用。奧地利規定，苟新聞電報字數不因而減少，亦准引用一部份。丹麥對於傳遞交易所行市及由無線電所發之新聞電報，允許引用密碼。捷克對於新聞電報，允許引用密碼，惟政府如遇特別情形，保留禁止之權。法蘭西對於新聞電報，在特別允許之下，可引用密碼，如由無線電傳遞者，可以一字而送達若干收電人，但密碼不得超過全文十分之一，亦不得因引用密碼而減少其字數；又為便於稽查起見，電報中引用之密碼，須全部譯成原文，送交電報局備考。

(問) 在貴國之報館，能在各種火車上，運輸其報紙否？如從特別快車，或睡車，或花車運輸者，是否特別加價？

(答) 各公佈局長，雖詳述數種缺點，然對於改良轉運上，尚無切實建議。

(問) 在貴國能否向郵政局訂購報紙？如其有之，郵政局所得之報酬如何？

(答) 已有若干國家，實行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之波恩(Berne)公約，可向郵政局訂購報紙及雜誌。

(問) 交通之改善如何？

(答) 按照各國情形，西歐方面所有電報電話無線電之交通，均可認為滿意；惟東歐與中歐方面，尚有改良之處。

保加利亞與外國尚無電話往來，無線電報亦有必須改良之點。

荷蘭與瑞典間，有建設電話之必要。

希臘與外國，尚無電話往來，亦無無線電話。

匈牙利與外國間之電報，未臻完備，而電話尤多缺點。

羅馬尼亞僅與塞爾維亞有電話往來，對於西歐無線電報之交通，亦多困難。

捷克與東歐，無電話往來。

(問) 貴國對於新聞所有權，及由電報無線電報無線電話傳遞新聞之所有權，有無法律上及習慣上之規定？

(答) 德意志對於新聞所有權，並無特別法律保護；但在相當情形內，對於有商業性質之不正當競爭，法律上有保護之義務。

奧地利對於新聞之未經宣布者，法律上不加保護；其由無線電傳遞之新聞，必須受電者領有執照，方得許其宣布。

比利時對於新聞所有權，無法律上及習慣上之規定。

捷克業經頒布之著作權律，現在修改中。

丹麥著作權律，及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頒布之藝術所有權律，允

許一報館或一通信員，對於電報及新聞，享有禁止轉載之唯一權利。凡禁止轉載之件，或自外國傳來，而亦禁止轉載之件，須在電報或論說之前，加以聲明。

據該國新聞界稱，此項法律，向皆遵守。至由無線電報無線電話傳遞之新聞，僅許領有執照者接收。發電之人，如欲保有所有權，須說明禁止宣布此項保護法，對於由國外傳來之新聞，同一適用，但尚無效果。

愛沙尼亞向無新聞所有權之規定。關於無線電報無線電話，據一九二六年第六十一號官報載有交通部令，將接收新聞及經濟消息之無線電機與普通無線電機分別辦理；普通無線電機，僅得聽演說音樂及公開之新聞，不許私收國外之新聞及經濟消息，及將其宣布，或自用，或交與他人。

芬蘭對於從外國無線電傳來之特別新聞，在接收後二十四小時之內，禁止轉載；此項所有權之保護，已由國會起草。

法蘭西無新聞所有權保護法。

德意志對於新聞所有權之保護，並無特別法律，但對於不正當之商業競爭，在相當情形內，加以限制。

英吉利對於新聞所有權之保護，並無特別法律但不成文法，對於濫用，亦有若干效力。

匈牙利關於新聞所有權之保護，法律上與習慣上分三項辦理：

(一)用通信或電報或電話之形式，將新聞按照地址，送達於指明之人者；(二)業經宣布之新聞，收集能載於報紙或通信社之原稿者；(三)新聞之業經宣布者。

按照保護新聞所有權之法律，(一)通信或電報指明個人或編輯接受者，歸入通信及電報條文內，惟新聞業經宣布，及按刑律第二百零一條與第三百二十七條所述，禁止非法應用外，無論何人，違反此等條文，須負賠償損失之責任。

關於用電話傳遞新聞之保護，刑法上無特別規定，惟查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匈牙利皇家高等審判廳頒布之第三八四二號法令，對於上述刑法條文，得引用於電話。如有從電話中洩漏祕密者，亦負賠償損失之責任。以通信電報電話之形式，傳遞新聞，若非法接得並轉載者，按照一九二一年法律辦理。此項法律規定，不經著作者許可，而轉載者，卽爲違反著作權，按律科罰，並得將不合法之印刷品沒收。

(二)新聞苟經非法接收，轉載於報紙，卽屬違反著作權，照一九二一年法律第六節辦理；其以號外或報紙形式宣布者亦同。

(三)關於轉載新聞，法律上無明文禁止。一九二一年法律第九節第三條規定，轉載日報或雜誌揭載之新聞，而僅說明事實者，不違反著作權。

意大利在一九二一年頒布之出版法規定報紙之記載，亦受其保

護；惟第四條，曾加說明；苟將新聞來源注明，即可轉載。

萊多維亞對於新聞由電報電話傳遞，照普通法律及出版法辦理。

立陶宛至今尚沿用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號關於出版之俄國法律，其第四十條規定：『日報雜誌及其他定期出版物，得轉載他項出版物之新聞；雖該新聞由特派員用電報電話傳遞者，亦在許可之列。』定期出版物登載之文件，苟未經著作者禁止，亦得轉載；惟不許常從一種出版物上轉載。

在同一城市之電報電話，禁止非法接收；惟既經原有報紙登載十八小時之後，可以轉載。但此項條文，引用者甚少。

荷蘭法律，對於新聞所有權，有特別之規定，電報同一適用。關於無線電報及無線電話，刑法第四百四十一條，曾規定相當方法，保護此項新聞之專利；該法律且禁止由無線電機所接得新聞之宣布。

挪威之新聞電報及論說，皆受出版法之保護；然在實際上，苟將來源注明，亦得轉載。

波蘭對於新聞所有權，根據一九二四年協約國通信社大會之議決案辦理。此項議決案，曾向各國政府請願，制定法律，禁止轉載新聞。其文如下：

『一報館或一通信社，無論用何方法或何形式及內容，所宣布之新聞，只須具有商業上之價值，應即視爲有關係之報館及通信社之財產。』然實際上之效用，至今尚未獲得。

同年六月三日，該國所定關於電報電話之法律，對於由無線電報傳遞新聞，訂有保護之方法：『凡允許在家內設置無線電機者，如接得與彼無關之新聞，應守祕密；除將此項新聞報告官廳外，不得宣布。』按照此項特別規定，在波蘭領有執照者，有權得接收各種新聞。惟無論如何，不得將此項新聞，轉告他人，或報館或通信社。

羅馬尼亞對於新聞所有權，尚無法律保護；現在討論之報紙條例，對於新聞之臨時出版權，擬定文字如下：『報館或通信社，或其他新聞機關，在本國疆土以內之一切新聞，皆享有出版權。因報館通信社或其他新聞機關，獲得此項新聞，曾付給傳遞之費用。此項新聞之收發者，較他人享二十四小時之權利。無論何人，凡違反本條例，得將郵政電報電話局發給之執照或用其他方法所得之利權證書，將其起訴。被告亦得提出同一性質之公文，以爲辯護。否則除賠償原告要求之損失外，應罰羅幣一萬五千至二萬利，再犯倍罰之。

塞爾維亞對於新聞所有權，業經注意，將以出版法提交國會審查。

(問)　貴國記者，有無至國外旅行之事？(或個人或團體。)苟其有之，其情形若何？組織者爲何人？(或政府機關或私人團體)

本國及外國記者旅行時，有無給予便利之處？(如火車減價等是。)

對於常駐一地之記者，有無給予便利之處？(如旅館減價等是)

記者欲取得此種利益，須向何人請求？

(答)　旅行大都由新聞團體組織，有時得政府贊助。在若干國家內，鐵路局對於記者，給予減價或免票；外國記者，有相當介紹，亦得同樣待遇。

瑞典鐵路局，對於德意志，英吉利，法蘭西，意大利，捷克，及本國記者，每年各給予免票十紙，可在該國全境通行，惟以互惠為條件。

小協約國與波蘭間，又羅馬尼亞，波蘭，捷克，與塞爾維亞間，曾訂有新聞協定，在各該國內，給予記者以鐵路免票。

意大利鐵路局，對於本國及外國記者，每年給予減價百分之七十之車票若干。

旅館及有益衞生之處，甚少減價。

欲取得上述各種便利，或由該國之新聞記者聯合會，或由外交部公佈局辦理。

(問)　有無為新聞記者特設之學科與演講？

(答)　在瑞士，芬蘭，德意志，瑞典，希臘，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比利時，立陶宛，愛沙尼亞及小協約國，對於記者，有演講之組織。

(問)　貴國政府或私人團體，曾否設立學額，備新聞記者至國外遊學？又貴國各大學或其他高等學院，有無為本國或外國記者，及有志於新聞事業者特設之學額？

(答)　捷克外交部，設有學額數名，備新聞記者至外國旅行，其時期為一個月至三個月。教育部亦有其學額，時期為一個月至兩個月。

丹麥政府，每年給予新聞記者學額數名，其一為參與國際聯盟大會者。此項學額，由新聞記者中央委員會支配。此外新聞團體，如該國京城記者聯合會，亦給予該會會員以旅行學額，其費由該會自籌。

愛沙尼亞記者至外國游學，由該國記者聯合會辦理，政府給予津貼。如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四年，每年津貼愛幣三十萬馬克。一九二五年津貼六十萬馬克，一九二六年津貼一百四十萬馬克。

芬蘭政府，每年派新聞記者五名使至外國研究社會政治狀況，每名給予荷蘭幣一萬五千馬克。其他私人團體，亦多有新聞記者學額。

立陶宛政府，對於新聞記者及著作家，設有學額，使至外國旅行。

挪威政府，本有新聞記者學額，曾實行二十年之久，但現已取消。該新聞記者聯合會，設有學額數名，為會員旅行研究之需，其費係由私人供給。教育部每年給一新聞記者以挪幣四千克郎至國外游學，其費係私人所捐。

塞爾維亞政府，有時派一已有文學聲譽之記者，至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游學，其時期由半年至一年。

瑞典政府，已將從前給予新聞記者之學額取消，但現又在考慮應否恢復此項學額。現有私人學額若干名。

(問)　貴國有無對於外國記者之便利？如其有之，其所享受者若何？一

關於財政者，如免捐免費等是。一關於行政者，如護照簽字及海關等是。一是否常年有此項便利之設備？

(答) 關於財政問題，對於外國記者，並無給予便利之處。但德國公佈局長稱，外國記者之在德國者，得免收所得稅，但以互惠為條件。其已經實行者，為瑞典，意大利，土耳其，埃及與西班牙。

多數國家，對於外國記者護照簽字免費。

各國對於新聞記者之職業上組織，均給予便利。

(問) 貴國宣布官中消息之方法如何？又有無優先權？

(答) 多數國家無優先權。然有若干國家，雖不對於某通信社給予優先權；但公佈局常將新聞交一定之通信社發佈。不過新聞記者請求此項新聞，亦不加以拒絕。

(問) 貴國於取締外國記者時，有無先向新聞團體磋商之手續？

(答) 各國現在尚無此項辦法。

(問) 貴國與外國記者以新聞，有無集中之處？須經介紹之手續否？

(答) 上述事實，應向各該國外交部請求。

乙 建議

萊多維亞公佈局長建議：各國間對於新聞，應根據互惠之原則，收極少之費率，並仿照新聞協約，訂立同一公約。又建議：國際聯盟公佈股內，應設一新聞紙室，搜集各會員國家之日報及定期出版物，將報紙之名稱，該館主人或經理及主要編輯員姓名，該館地址，又新聞職業團體及其會長或主任姓名及地址，編為表冊，每年至少印刷一次。

羅馬尼亞公佈局長建議：各國報界間直接訂立之協約，應行推廣於其他各國，按照此項原則，訂立國際公約。參與會議之各局長，應竭力設法使各該國報界，成立此項公約。更希望分區組織，彼此以其章程，互相通知。又建議：本委員會於散會以前，應對全世界新聞紙致頌詞，說明報紙對於世界和平，負有重大責任，其一切事業，各局長願表示誠意之合作。

捷克公佈局長建議：各國政府，對於外國記者，應設立旅行及研究之學額。各國間應互相協定，由外交部或教育部或其他機關辦理。

波蘭公佈局長建議：各公佈局長回國後，應搜集各報對於本委員會所討論各問題之電報及新聞，並將此項剪報，分送國際聯盟及參與本會之其他委員。

附件五　記者委員會之報告書

本委員會以為「便利」一字，有詳細解釋之必要。夫新聞記者對於各方面之注意與禮遇，雖極衷心感謝；然以為欲求國際間了解之進步，須對其職業上之尊嚴與獨立，加以保證。因此本委員會以為各種待遇，有足損害其尊嚴與獨立者，均在拒絕之列。同時新聞記者之職業，既負重要之責任，故本委員會以為彼等有要求便利之正當理由，俾得秉個人良知，在國內外傳達消息。如此，則新聞記者所要求者，非為優待，不過欲

使其以敏捷確定之新聞，宣布於公衆之改良方法耳。

（甲）新聞記者因職業關係，旅居外國，爲欲盡其職務，其必需之便利有三：

一、旅行之便利　新聞記者爲調查事實眞相，有時須立卽前往目的地。現多數國家，雖將常爲遲誤原因之護照簽字手續取消；但其他國家，尚有保存者。本委員會，以爲新聞記者苟將其職業證明之後，應免除護照簽字形式，庶幾不致在邊境，消失其有用之光陰。又本委員會以爲各國對於新聞記者，有火車減費之習慣者，外國記者，業經證明其職業之後，亦應給予以本國記者所享受之同等權利。

二、調查之便利　外國記者，抵一人地生疎之處，欲調查一事實，常受種種困難。本委員會以爲此等記者，苟呈驗證書之後，公佈局或地方官，應給予以本國記者所享有之同等便利。

三、傳遞之便利　以電報電話無線電報無線電話傳遞消息，所以期其迅速也。在多數國家內，對於報界皆給予減價；但欲取得此項便利，非有特別允許不可。爲免除此項困難，本委員會建議，此後可由國際交通協會，對於新聞記者之旅行外國者，給予電報電話無線電報無線電話減價之同一執照，俾得隨處可用。

本委員會當討論旅居外國記者之必須便利時，以爲欲取得此項便利，關係人有呈驗證書之必要。本委員會因此研究應否備一簡單公文，使執之者，可以免除種種困難，而易盡其職務。有人建議：以爲記者本國最高官廳之一，所發給之公文，足應此項需要。因此本委員會建議，請國際聯盟祕書廳研究能否增設此種公文證明一新聞記者，必須旅居外國，而介紹其於各國官廳，俾此記者爲欲盡其職務，可持向各國官廳，取得給予該國記者之各種便利。

此項公文之時效，應爲一年，但得延期。並應由該報館或通信社之經理或主筆，請求該國外交部發給。於必要時，亦可由該記者所在之職業團體出具介紹書。

此項公文，過邊境時，與護照一同呈驗，卽可代替領事館之簽字，並可使該記者於業經實行對於報界減價之火車輪船公司，獲得同一待遇。又可向公佈局或地方官，取得新聞執照向有之國際交通上之種種權利。

此項公文之效果，對於外國政府及新聞記者本身，皆有利益。蓋足以免除自稱特派員之人，向政府任意婪索，而眞正之記者，反爲人視爲貪得無厭之流也。

（乙）本委員會以爲新聞記者於執行職務上，既有要求若干便利之權，則亦有權督促各政府，注意其職業上自由發展之障礙。此等障礙中之最重要者，厥爲檢查新聞。

本委員會深信平時檢查新聞，不論公開的或祕密的，皆爲國際間通常交換消息之根本障礙，影響於國際間之接近極大。

且檢查之舉，並不能阻止不實消息與揑造消息之傳播，於施行此種檢查之政府，無益而有害。此點已詳電報通信社委員會報告書中，故本委員會，深願檢查新聞之舉，立卽並永遠取消。

根據新聞自由之原則，苟國家猶保存平時檢查新聞之舉，則記者至少必須要求左列之保證

（一）檢查電報之法，必須由專門家管理，檢查之後，須立卽發出。

（二）給予專門家之訓令，須預爲通知各記者，俾彼等自行注意。

（三）電報中删去一段或傳遞特別遲延，必須通知該記者等，俾彼等將已經檢查或遲延之新聞加以選擇，決定登載與否。

（四）凡因檢查或遲延之電報，已經預付電費者，必須按照删去之字數，給還電費。

（五）對於各新聞記者，須完全平等待遇，無少歧視。

（丙）本委員會對於新聞電報通信社委員會，關於傳遞緊急新聞電報電話之建議，贊成將此項電報電話，排列政府官電之後，他項緊急私電之前。本委員會且特別請求此種辦法，無論如何，凡已給予報界交通之便利，不得減少。

（丁）本委員會贊同聯合通信社代表之建議：（一）凡對外國記者，因職務上之理由而驅逐出境者，在未執行之先，須將案由交新聞記者委員會審查。（二）對於日報及通信社，發表官中消息，必須絕對平等。

（戊）本委員會對於國際聯盟所注意者，已一一切實答復，但對於交議之其他問題，尚有不能已於言者。

（一）本委員會贊同捷克新聞聯合會之建議，以爲新聞記者暫時旅居外國，不應對其本國及旅居之外國，納二重所得稅。

（二）本委員會對於新聞團體至外國游歷，雖不極端贊同；但有時以爲此等游歷，苟無何種作用，及由職業團體辦理者，未嘗無利益。

本委員會贊助爲國際問題之著作家及有志新聞事業之青年，設立游歷及研究之學額。

（三）本委員會對於新聞所有權問題之法律研究，主張交國際聯盟祕書廳辦理，俾制定一劃一法律。





日內瓦之人物

Ernest Poole著　　中暇譯

一個身材高大的瑞士青年木然無語的站着觀望日內瓦 Beau Rivage 旅館的門口。他面前有一羣人，身後有許多影戲的照相機。他剛從積雪的阿爾卑高山下來。他在山上曾有一個極快意的長途步行，現在回家路過這裏，在這兒暫住一時來看看國際聯盟的情狀。他也許已經聽說白里安張伯倫一般人正在此地開秘密會議。那一天正是三月七日(星期日)，國際聯盟大會的特別會議將近開會了。

在那個星期日的下午 Quai Wilson 路上的各旅館(隔李門湖可以望見遠遠的白山(Mont Blanc)飄着各色鮮明的旗幟。加入國際聯盟五十四國中四十八國的代表絡繹不斷的蜂湧進來。我問人家，這班代表是不是強有力者？他們在本國的地位如何？他們對於國際聯盟持那一種態度？人家給我的答案和五年前的大不相同了。從前各國政府不論是大國是小國沒有那一個把聯盟當一件正經事看。他們眼中的聯盟好像不過是一種主日學校而已。現在却不然了。國際聯盟曾經碰到無數的實際問題，須用實際的心思才力方能解決。各國政府背後政治財政經濟的深厚的勢力，一步一步的促他們向日內瓦走，以避第二次大戰的發生，或經濟組織的瓦解。所以今年各代表中有四個政府元首，十六個外交總長，二十幾個大使，還有其他的各專家。

我有一個英國朋友說：『我對於這名單很不滿意，我恨不得能夠多加幾個思想較新的人物。』但他也承認就是守舊派的態度也跟從前不大相同。守舊派覺悟聯盟不但有利於歐洲，而且也有益於他們自己。

我那朋友說：『在從前時代，像白里安，張伯倫這種人，雙方不見面則已，一見面總是談判嚴重的爭執。他們倆的關係如何能不破裂？現在他們每年會面四次，或不止四次，大半的時間都費在雙方利害一致的問題上。這樣子他們友誼成熟，彼此了解。就這一點而論，對於世界和平已

有極大的補助了。」

不但英法兩國是如此，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各國代表對聯盟的熱心大加國內人民也越發重視聯盟。各國的新聞界的態度便是一個證據。在三月七日那一天有三百新聞記者從別處到日內瓦來。在祕書處(Secretariat)樓上一個甬道裏，我看見他們聚集成行各地的語言釀成一片嘈雜聲，大家都在着急，恐怕新聞記者的旁聽劵不夠分配。他們知道震撼世界的新聞正在醞釀。新聞記者中有一個美國人住在日內瓦有好幾年了。他帶着惋惜的聲調對我說：

「大風潮快要發生了。世界人大多數人所注意的不過是這一點。而聯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反而沒有什麼人去研究他。」

我問他道「什麼是最重要的部分!」

「祕書處的事業。他們眞是聯盟的功臣。祕書處的範圍也澎漲了不少。各報館現在也知道不能再置之不理。五年前亦有兩個通信員常駐在這裏。現在有二十七個人，其中六個是英國人。」

祕書處的辦事處是一座極大的舊建築，從前是 Hôtel National (旅館)現在改爲辦公室。有一天我跟美國領事站在候客室裏看一羣的代表們。我說我想這個地方一年到底空的時候大概居多吧?領事微笑道：

「來這裏的代表時時變換，每星期不同。今天你來碰到許多財政專家開會。下一次你看見一大羣的教育家，科學家，或公共衞生的委員。再下一次又換了一班鐵路專家，工程師等。」

祕書處現在成爲各種國際會社的淸算所；這種國際會社的數目增加得非常之快。在祕書處的各辦公室裏有靠近四百人，包含三十餘國籍的辦事員在那裏做事。這般人都是祕書長特勒門(Sir Eric Drummond)小心挑選出來的。他們都是不辭勞苦認眞辦事，有許多人是國際聯盟的信徒，情願犧牲自己在這裏幫忙。祕書處分爲好幾部，政治，財政及經濟，法律，交通，衞生，武備，委托管理及少數民族管理，婦女販賣，兒童保護及其他種種。海牙的國際法庭，和本地的國際勞工社，跟他們所辦的事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看過他們紀錄之後，我們覺得這個祕書處眞是各種傾向和平勢力的總機關。在這裏各國有許多公共的問題，大家通力合作，成績要比各幹各事的好得多。關於國際事業的智識及經驗，在這裏一天一天的堆積起來。有一天我在底下圖書館裏，親眼看見這一方面的成績。管理員是一個美國女子。她告訴我：世界各地都有她所委托的各門的專家，替她收集關於國際的商務，實業，法律，政治，教育的材料。他們留心新書的出版，翻檢各種雜誌報章。我還看見有好幾萬本的書籍，報紙，文件層次不紊的，分門別類的收藏着，把好幾間的地室都佔滿了。我不覺失聲道：

「再過一時，你們不能不有一所大建築，專爲你們作圖書館用。」

她微笑道：「我也是這樣想。在計劃中的祕書處的新建築，預備留下一所側廂，給我們用，其中有很大的餘地將來可以擴充。」

新建築的大計劃可以證明各國對於聯盟的將來有很強的希望。在那三月中雖然一方面大家劍拔弩張在爭持，聯盟大會決議支出靠近兩百五十萬美金，爲建築會所之用。地位很寬綽以備這個國際淸算所，國際善感的儲蓄銀行將來大大的擴充。

・　・　・　・

在過去的幾年中，各種增進人類幸福的會社，聚集在日內瓦羣附於國際聯盟左右，數目之多幾乎使聯盟難於應付了。除大的組織，像萬國紅十字會，婦女解放聯盟會外，還有二十多個小組織也把總會建設在日內瓦。他們事業雖然不同，直接間接都是有助於國際的和平。此外還有不少別種的宣傳員到這裏來。每年到日內瓦的美國人數目也加增得極快。

我們的領事（美國）告訴我：『去年夏天我們這裏有十萬四千多人，今年大概還要多呢。』

有一天下午我看見兩個美國人；照他們裝束的講究看起來，好像是新婚的一對。新郎拿着照相機，站在馬路的那一邊。年輕的新娘滿面笑容，很得意的背着花園的圍牆，站在一個大銅牌的旁邊，等他拍照。銅牌上面鐫着

『紀念國際聯盟的發起人，
美洲合衆國的總統，
吳特羅威爾遜。』

當初我們總統的理想離開現在的國際聯盟眞不知多少路，卽使威爾遜復生，日內瓦也沒有他的地位了。現在的祕書處所需的人材要能夠和人家合作，不是直接簡單的人所能辦得了。在這裏辦事的人時時刻刻在疑難的問題中討生活，有時晴天一個霹靂使人不及措手。所以他們做過幾年之後，都學會謹愼及忍耐的態度。三月中的那個不幸的外交齟齬，是這種意外變動最重要的例子。以下我將把這椿事敍述給你們聽。這件事在我腦海裏留下好些深刻的印像。我還記得候客室中那天坐在我身邊的那個人。那時事情正在危急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員在特勒門房裏開祕密茶話會。候客廳裏人語喧雜，風聲很不好。我身旁那個人冷眼旁觀，眼中包含一種幽鬱的鄙棄的神氣。我不覺好奇心動起來，便和他攀談。他是一年輕的英國人。

他說：『這眞是糟極了。這班流氓那裏要什麽和平。他們肯不肯爲擁護和平而坐三年監牢？我在上次大戰中曾經吃過這種苦。如果每個壯丁都像我那樣，不肯加入戰爭，卽使把你槍斃也不變本來的宗旨，那麽世上那裏還會發生戰事！』過了一會，執行委員從梯上走下來，其中有一個是瑞典的恩屯。他在會裏堅持異議，七天七夜還不肯讓步。我的鄰人認得他是誰，說道：『這個人纔是抱定宗旨始終不變！』

我答道：『不錯，他眞是肯奮鬭的人。』但他沒有聽見我的話。他指着白里安的倦乏的面孔，傴僂的背說道：『這個人眞是他們中最可惡的巨滑！』

我說：『是的，他只不過是一個和事老。』製造和平的手續是很遲緩的，苦痛的，麻煩的，不是一天或一禮拜所能完事。沒有經驗的人驟然置身其中，碰到意外的事無從對付，自然不免失敗。日內瓦三月中那樁案子便是一個例子。但那一次的失敗不能概括聯盟一切的事業。世界上人熟聞那件事的詳情，沒有什麼人知道，有好幾百件意見參差的案子，曾經在這地方解決。上面已說過聯盟是各種和平運動的淵藪。聯盟也是一種救火會，他們每年從世界各部接到許多的火警。我們在日內瓦的人覺得世上戰爭的原因眞是不少，時時刻刻在各方面發生。不長進的人類！整天裏只是爭奪，爭奪！國際紛爭的消息，正如本地衞生部從電報及無線電中所接到的世界各地傳染病的報告。政治科的紀錄，在純樸的愛和平者看起來，眞是一團烏烟瘴氣。但這裏幷沒有純樸的愛和平者。辦事的人都是和平的醫生，他們雖然耐心而仔細的診察病象，却是非不得已不肯動手醫治。他們的成績可以表示聯盟所採取的調停妥協的新方法的價值。大多數的爭端始終沒有經大會或執行會的處置。秘書處接到這種案子，先把他送到被控告的政府那裏。十回有九回那個政府和對方的政府私下了解，或藉聯盟的幫忙，把爭端付仲裁判決。不論控訴的理由是完全對的，或一部份對的，雙方都不願把案子送到大會，執行會，或國際法庭裏去，因爲那樣一來，不免把事情宣揚開來，大家面上都不好看。

聯盟處置爭端有時成功，有時失敗，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未免太複雜，不能在此地詳敍。我現在只好舉一個有趣的小小一樁事來說明。這事情發生於「希臘保加利亞之爭」的中間。雙方的軍隊已在邊界上開過仗。聯盟干涉，命令他們暫時停戰。他們便按兵不動，等聯盟派的委員來。聯盟挑了一個英國人，一個荷蘭人，一個意大利人遣他們到那地方去。他們正在邊界上調查事實，有一天下午碰到一樁小爭執。在邊界上有幾百頭牛，給希臘人圈在希臘疆界裏。雙方人都堅持牛是屬於自己那一邊的。商議了半天，還沒有解決的方法。後來那個意大利的委員提議：『諸位先生讓我來處置這個事吧。』

大家都答應。他便吩咐把籬笆拆下來，於是對衆說道：『這樁案子讓牛自己去解決罷。』那些蠢笨的牛，腦中絕無半點外交的機詐，慢慢的抬起頭來，默默的瞪視着那些不到一英里遠的保加利亞的村莊。一個一個慢慢的向保加利亞踱回家去榨乳。

這個小小的故事自然是成功的例子。但失敗的故事也不少。那樁希臘和意大利間的哥甫(Corfu)爭端，在日內瓦人心中一時還不會忘記。聯盟總算渡過這個難關，但威望已降落了不少。當列強還是全副武裝，聯盟還沒有力量能對付這種危機的時候，只要再有一次比哥甫還要嚴重的困難，我們所渴求的和平將在第二次的戰爭風潮中，喪身滅頂。

所以日內瓦秘書處裏服務的人(他們方是聯盟的功臣)，努力建設一種新的策略，一年一年的漸臻完備。這種新策略是根據於理性，公平，

及友誼上面所用的方法是調停，公開及延擱。

· · · ·

從三月中那一場惡鬬，我們可以看出聯盟的弱點及優點。聯盟的組織時常不免太呆板，不能變通。舊式的國與國間的猜忌，外交上的祕密交易，這些都是他的弱點。但各國所爭的是要在聯盟裏多得一點權力。可見大家對於聯盟還有相當的重視。所爭的權力是執行會裏的位置。大會雖然是權力最高的團體，操縱金錢的進出，提出及表決關係重大的議案，然而行政的事情都在執行會掌握裏。執行會實在是指揮各事的機關。執行會中四個永遠席，法英意日各得一個。六個常年席是由大會指派的。但許多小國都以爲常年席的分配，不免受各大國的操縱。這不過是三月中那個爭執的一端。

我還記得很清楚第一天大會的情景。會場設於 Salle de la Reformation ——一座很寬大的穀棚式房子，四圍有兩層迴廊繞着。那個較狹的下層是爲新聞記者而設，可以容三百人。上層較遠一點是來賓席。那一天擠得滿滿的都是人。矮小的日本的石井坐在前面一張蓋着天幕的桌子旁。聯盟的總祕書特勒門就靠着他身邊坐着。兩旁的櫈子是爲祕書處的人員而設。主席的講台就在下面。一會兒各候客室中鈴聲鐺鐺，好像老式的飯鐘一般。各代表都魚貫而入，在各種語言的喧囂中，大家各歸座位。大廳中各長桌從左邊的阿爾巴尼亞 (Albania) 到後方的委內瑞辣 (Venezuela)，漸漸坐滿了人。他們大都是中年或老年的人，我沒有看見幾個青年的代表。從新聞記者的迴廊裏忽然發出一種嗤嗤的聲音，隨後就是兩道耀目的慘澹白光，顫抖着交集於會場上，好像新聞界的兩隻如炬的眼睛。張伯倫，包爾逢戈(Paul-Boncour)，恩屯南生 (Nansen)，及其他有名的人物一個一個走進圓光裏，到講台上，投票於箱中，選舉臨時主席。從葡萄牙來的一個短小的人當選。他把預擬好的演說辭，葡文及英譯各一份，帶上去。他的演說真是冠冕堂皇，但新聞記者們的心都不在那裏。

我身邊一個新聞記者嘻嘻的笑道：『馬麗安(指法國)已闖出牧場了。她要想把德國的位置給波蘭，而且他老實不客氣一刻不容緩就要實行。她在這裏亂跳亂踢，大家看着疾首蹙額而無可如何。』

大家的態度自始就看得出來。石井在他的開場演說裏，宣佈『有一大國要求加入聯盟』時，會場中幾乎沒有一點反應。如果這句話在羅加拿會議時發表，一定會使全場歡聲雷動。有幾個德國新聞記者立刻把這事記下來，打電報到柏林說：『德國名字提出時，全場寂然。』一場大鬬法已經開始了。

從各種謠言及宣傳裏，我們漸漸推究出來，怎樣這個僵局面會發生，大戰之後爲時還未久，此時若便容納德國進聯盟，並且給他執行會裏的永久委員席，豈不是好像在美國南北戰爭後便教台維斯 (Jefferson Davis 南方聯邦的總統) 來參加格蘭脫 (Grant) 總統的內閣一般的要引起是非來麼? 因爲要避第二次的大戰，救歐洲於覆亡，英法

兩國雖然已決定這樣辦；波蘭却大不滿意，立志如果她不能也得到一席，她便拒絕簽名於羅加拿的條約。這又是勢力均衡的老花頭了。法國的白里安雖然極贊助聯盟，究竟逃不了舊式外交的影響。他暗地裏幫波蘭的忙，勸張伯倫回國時把這椿事提出於內閣中商議，但不要讓英國民衆知道。但英國老早就答應西班牙，替她設法求到一個永久委員席。巴西好幾年來也要求一席。這兩國都是執行會的常年委員。如果她們不樂意，別說波蘭，就是德國也不能通過，因為章程上規定要全體同意方能通過。那時德國大概沒有聽到這許多話，她以為三月中單是她一國得到永久席。執行會裏各國政府都有文書擔保舉她做永久委員，就是巴西不在內。巴西提出泛泛的幾條保留條件。德國也沒有把巴西的猶豫不決告訴人家。也許德國受了騙，也許他們故意弄巧不發表出來。

張伯倫重到日內瓦時，他已得到內閣的吩咐，無論如何不要妨礙德國的加入，總要維持惟有大國能得永久席的原則。又教他用英國的勢力替波蘭爭一個常年席，即使現在做不到，總求於最短時期內得到。至於西班牙可以等一時再加以「特別注意。」關於巴西他們一字沒有提起。這些吩咐也是祕密的，關於波蘭的要求的信息漸漸洩漏出來，於是英國自由黨紛起攻擊。如果那些內閣的吩咐能够宣佈出來，或者能夠稍殺他們的憤怒。但內閣沒有把他發表，關於波蘭的那個新聞，雖然不符事實，只得讓其於一天之內傳遍歐洲。大家也都知道西班牙和巴西的要求。德國覺得受欺，大大的發怒。所以各國代表到日內瓦那天，大家都懷着鬼胎，跼蹐不安，結果是一場暗鬬。

這是不是完全由於祕密的外交呢？我看不是那麼簡單。一千年的老歐洲決不能於五年十年之內更新過。從前的國際爭雄的精神亦是潛伏着，並沒有熄滅。一旦復發，別國也都醒起來，大家競向執行會提出要求。中國也宣告要得一席。由一個要求而引起別個要求。這樣牽連過去，把聯盟的基礎，歐洲各國的均衡，都捲入旋渦裏去。這個迷陣實在不是簡單！但總得想一條出路呀！瑞典（常年委員）除了德國外不肯投票讓別國也進去，許多小國都隨聲附和說：這事關係聯盟的根本政策，不能通融。在這事發生以前，每有重大的議案，都是先幾個月報告給大會曉得。這一次大家沒有得到一點通告，因此各國聽到了外間的謠傳後，以為大國打算操縱大會，糊裏糊塗的把事情通過。於是大多數的國家極不滿意於英法兩國，而英法將如何對付嘵嘵的衆口呢？祕密的外交家不是容易做的呀！

執行會第一次公開會議我也到場。會場設於一間玻璃房子裏。這個時候而有這種的會場，未免有點開頑笑，好像說萬事公開，無論什麼人都可以來參觀。我們先經過一條甬道，兩旁是長列的郵箱，上面印着各國的名字。出了甬道我走過不露風的洋台，到那從前旅館的咖啡店。這是在臨園的一所側廂裏。這間房間的牆都是玻璃做的。對面那一端掛着紅色的厚帷，以避過強的日光。在一不甚高的台上，放着一張U形的

桌子，上面蓋着的布不是向來的綠色，而是藍色，執行會的委員都已坐好在那裏。他們的後頭坐着各人的顧問。他們的前面擠着許多來賓及新聞記者，各佔一邊。還有一副影戲照相機迫近他們眼前，毫無聲息的搖轉。

會場裏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巴西烏拉圭西班牙瑞典，比利時小協約的代表都在座。我們留神觀察他們，對於此次暗鬬的主要角色，尤其注意。場外來賓要求入場券的喧嘩聲，時時到我們耳鼓裏來。我看見一個不得入場的女人，她所用的一條小計，很得我的心。她跟大衆站在門口候着，看見裏頭走出一羣人，便混進他們的隊伍，跟他們走幾步，然後忽然失聲驚呼，回身望裏走，嘴裏叫道：『啊，對不起，我把我的錢袋丟在裏面。』這樣子她便混進去了。她面上立刻露出那洋洋得意之色。紐約碼頭上女人們的行李檢查過後往往有這副神氣。

* * * *

執行會的議事曆上有二十幾件小問題待解決。每星期公開會議中所討論的不過是這些問題而已。新聞記者們不很到場旁聽，他們知道新聞不在這裏。眞眞重要的會議是在特勒門房間的秘密茶話會中，或在附近旅館的客堂裏，參加的人物不過是直接有關係的二三個或四五個代表而已。商議的形勢時刻變更，捉摸不定。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一點鐘時候，我跟幾個同業的人坐在某旅館的候客室裏，英國人的房間在上頭。有時他們的哨卒倉忙的跑進來，從別的房間裏探得新聞帶來報告。有時一英國青年從樓上直衝下來，到外邊去查問某事，或帶信息去，或向某方去借一點助力。這幾天內各小國的代表等得有點不耐煩，他們中自然也有人秘密的商議自己的事情。爲什麼儘教他們袖手等着，不讓大家來對付這椿危及聯盟生命的糾葛呢？

有一班美國訪員玩厭了撲克牌，換一種新花樣叫做「卡來脫」，每天晚上藉以消遣。但他們不能儘是這樣游閒過日。他們不時又要到各處奔走幾趟，從 Beau Rivage Hotel 到 Berques，再到 Métropole，到處窺探考察，鑽營，好比一羣獵狗，一刻不停的追尋野物的縱跡。這種生活跟通常美國的集會不同，這是國際的聚會，不限定於一國人的。在秘書處的新聞記者室裏，各種族的人坐在一處寫字。有一天我聽見一個美國人向鄰座的一個短小的日本人問，石井這個字怎樣拼法。一個從羅馬來的魁偉新聞記者從一個淡髮的瑞典人處，得到恩屯一生的大略，隨後很客氣謝謝他。我們大家都在交換新聞呢。

有一個美國人有一天說道：『這種集會有一種好處。你儘管和人家交換新聞，不怕新聞到本國時，給別的報紙捷足先登。昨天晚上我跟一個意大利人，一個德國人，一個日本人交易。今天晚上我要和一個瑞典人合作。我這椿新聞已經洩漏出去，無論如何瞞不了別人家。』

上說那問題添枝生節，愈弄愈糟。那般聰明的外交家惹出這一場糾葛，將如何脫身呢？紛爭的焦點不時變更，今天在這一國，明天又移到那一國。先是英國向瑞典說項。過一時英國又轉向西班牙和巴西去說項。

巴西說他的前程浩大，應該得一席。西班牙根據他過去榮耀的歷史也要求一席。巴西宣言，如果他自己得不到一席，他一定也不讓德國得到，當這個時候德國的代表在 Métropole 裏一個小咖啡店裏喝啤酒。他們宣言道：『我們的理直，我們怕什麼？在羅加拿會議時，他們都答應執行會只增加一席，這一席就給我們。這一點我們可以堅持不放，我們一定可以得勝。』

過了一時，他們似乎沒有這樣樂觀。有一晚上時間很遲，我們隔鄰一張桌子坐着總理路德。他身材不高，粗粗的頸子，平剪的頭髮，堅毅而能幹的面上長着一副有力的眼睛。他的同僚正在談笑。送信件的人，報告消息的人，來來往往，把日內瓦各處的材料搜集來，此外還有從德國來的電報。我看見總理支頤而坐，他的雙手交叉着，握得緊緊的。那天晚上，期德萊斯曼 (Stresseman) 正在和白里安談話。他的幫手面露笑容跑過來對我們說『諸位，稍等一會，我有新聞報告給你們。白里安看要讓步了。』

那天晚上，我又碰到一個德國人。他是歐洲一個大報館的主筆，他的報紙是屬於自由主義派的。他的神情看過去不十分高興。

他說：『不錯，我想我們會得勝，但這樁勝利有什麼好處？羅加拿那杯美酒現在已打翻，一滴無餘了。』站在他旁邊那個人也是怏怏不樂的樣子。

他說：『我在普魯士的本鄉裏，三年中就是我一個人替聯盟說好話。我的鄉鄰對我的態度，正如大戰時他們對待主和者一樣。後來我這邊人數漸漸加多——從羅加拿會議後，情形大改了。竟有幾百萬人贊成聯盟！如果聯盟把我們關在門外，等了許久還不得進去，那麼我家鄉裏人的感情怎樣，可想而知了。』

那位主筆望着他微笑說：『忍耐一點。現在歐洲的生命中醞釀着很深厚的和平勢力，總有一天能夠實現。這種勢力有海洋那麼深，不是海面上區區的風濤所能打動。』

但是這些勢力似乎離開我們很遠。等了一天又一天，到了第十天局勢還是那樣。各小國的代表等得不耐煩，表示極不滿意的神情。隔湖那座白山，插天的峯，積雪的嶺，在晚霞中發光，巍巍然高據雲端，遙望着我們這塵囂的世界，如像漠不關心似的。祕書處裏不時走出倦乏的人，有的成羣走，有的分開走。他們憂慮的面孔仰起來對這永久和平的幻像略看一看，便分散開來各到各的旅館裏去。有時兩個人並肩踱來踱去，儘在商議，不肯卽休。Quai Wilson 路上好像是世界各處爭執的游行會。

* * * * *

各種討論的中心是在祕書處的總候客廳裏。那地方的情景，時刻在變遷。一會兒空空沒有人，一會兒擠得滿滿的，各種語言喧雜在一起。有一個很高的白髮老翁，腋下挾着一巨册的耶教聖經，時時拉着不耐煩的代表們要和他們談他自己對於世界和平的計劃。有一個膚色黧黑，

身材短小的邏羅公使,滿面笑容的和我談中國的內戰。附近一長睡椅上,坐着一個魁偉的美男子,黑得和煤炭一般。他是從亞比色尼亞來的,他身邊帶着「女皇中之女皇」所發出的國書。據說那位女皇自稱是古代希巴女皇 (Queen Sheba) 的嫡裔。還有一個愛索尼亞的將官,他在本國曾用鐵腕把鮑爾希維克的革命壓平。我又碰到一個保加利亞的外交官。沒有幾年前,保加利亞發生農夫革命時曾懸賞二十萬佛郎購他的頭。這兩個人都是守舊的人。

我還記得有一天白里安也在那裏。他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背傴僂着,一頭班白的頭髮中,露出一副儼然有威的面目。他站在那裏和一個朋友談話,同時之間,有三個諷刺畫家,在三個地點,用筆把他的容貌鈎下來。一羣代表走上前來,他笑着跟他們招呼,略為談一談,便急忙的回頭走開。幾個新聞記者追上去,問他打算怎樣。他回過頭來,用倦乏的眼對他們望一望。我心裏忖想,他自己曉得麼?過了幾天一個下午,執行會委員在樓上開過茶話會之後,一個一個很莊重的走下梯來。幾十個的訪員一擁而上,衆口同聲道:

『你們打算怎樣?看上帝的情面,告訴給世人吧!』

他們得到的答覆仍舊是:『我們沒有什麼新聞可以報告你們』

這還不仍是老式的外交嗎?但有一點不同:全世界的目光都注在這一點,無論什麼重要的祕密,遲早總有發見之一日。

但何以見得這裏一定有極大極黑暗的祕密呢?

一個英國人含譏帶諷的說道:『為什麼大家堅信後台裏一定有許多陰謀詭計呢?這些強國現在正在駕馭聯盟;他們駕馭不得法,幾乎使聯盟疲於奔命。然而他們決計不為已甚,因為他們不要戰爭復現,自然要維持聯盟的生命。不過他們一定要依他們的主意辦去。英國和法國不是自始就操縱一切嗎?不這樣辦,這一齣戲就莫想演得成功了。大部份的費用是誰出的?各小國為什麼肯把他們的爭執交給聯盟判決?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打起來,聯盟將加以懲罰。但叫誰去懲罰呢?不用說是英國跟法國了。巡警的執務,都擔在英法兩國的肩上。他們既負最重的責任,他們自然要指揮聯盟的政策了。我並不是說他們應自居為慕沙里尼,武斷一切。小國自然有機會參預。十回中可以有九回,以平等的精神處置各事。但第十回的案子不免要依老方法辦理。誰有勢力——軍隊,金錢及其他——就得讓他做聯盟的首領。把執行會擴充到二十個人,於各小國也沒有好處。他們如果一定要闖入那間密室,那麼密室裏又要另開一門,通到更裏頭的一間密室裏。無論如何,聯盟的運行總得讓列強去操縱。』

那個英國人談論聯盟時,我想起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裏,我在柏林碰到的那位參謀部軍官。他說道:如果戰爭沒有發生,德,法,英跟美國,四國『很可以在一會議桌上管理全世界。這是維持和平唯一的方法。』但管理全球的事,並不如那德國人所說的那麼簡單。那間執行會的密室裏,不但坐着英國,法國,又加上意大利跟日本,還有西班牙,巴西,烏拉圭,比

利時，瑞典及「小協約」諸國。而且瑞典堅持異議同大家反對。西班牙和巴西各爲自身立言。德國還在門口候着，因爲德國欲得一席，非全體同意，不能通過。強國專權在這裏並不能指揮如意。而且在那間房子裏，羅加拿的影子，好像一個可憐的鬼，還在徘徊不去。他不斷的叫道：『誰陷害我？全世界的人將來總得知道。』他們很顧慮世人的輿論，所以時時還發出宣傳的材料。他們表面上雖在宣傳鼓吹，心裏正是憂急萬狀，日夜不斷的尋求一條出路。

特勒門告訴我：『今天下午會議時，我把一盒百枝的香煙放在桌上。執行會裏每人自己都帶煙來。後來都抽完了，便來用我的。散會時剩下的一共不到十二枝。』他又笑着說：『我可以告訴你的只此而已』。

他們在密室裏所討論過的各種辦法，世人大概永遠不會知道。他們最後所採取的方法是：教瑞典和捷克斯洛伐克把常年席讓給荷蘭和波蘭。荷蘭大家知道是袒德的，而波蘭是袒法的。德國也答應了。至於新添的一席，只有德國　國，西班牙和巴西只能再等一時。候客室裏大家不覺吐一口氣，心裏大鬆。感謝上帝，他們果然把事情解決了！但那一天執行會議之後，有一個面貌瘦削，兩眼發火似的一個人從玻璃室裏出來。我看見有兩個衣服麗都的西班牙美婦人跑上去會他。他口講指劃的發議論，兩女人也喁喁不休的贊成他的話。那個男子是巴西的美羅佛郎哥。那一天日落時候——靜穆柔和的光線射進圓屋裏——一個消息突然傳遍衆口，巴西仍然堅持前議，不肯讓德國加入委員會。有一個說道；『執行會要把這事擱起！我們回家吧！聯盟從此完了！』

這個消息傳佈得非常之快，影響也非常之劇烈。頃刻之間，候客廳裏的情形完全改變。黑壓壓的一屋子人，如波濤般洶涌不已！我跑上樓梯從樓上望下一看，得到一個印象，畢生不能忘記。這一幅國際聯盟的圖畫以前從沒有人看見過。大家受了刺激之後，不知不覺各用本國的語言；候客廳裏人聲鼎沸，口講指劃，聳肩怒目，各種姿勢，不一而足。那時聯盟的仇敵及朋友我們都看得出來。聯盟的仇敵高興得了不得，聯盟的朋友茫茫然到處亂跑，心裏還不願意相信。

我釘着芝加哥日日新聞的訪員後面。跟他鑽入衆人中間。他的工作眞是敏捷。他在候客廳裏擠來擠去，每碰到有認得的人，便探問消息，幾分鐘之內說了英，德，意，法幾國語言。房間裏還有許多別家新聞記者，熙來攘往，忙個不休。我耳邊聽到了好些議論。一句法國話的『內閣可以不倒了。』英國話的『到底是誰在後頭慫恿——是柯列芝或斯德萊斯曼或慕沙里尼？』一個短小的日本人，面帶笑容在我身邊塞過去，表面上穩定冷靜，好像漠不關心似的。那個挾着聖經的老頭子，茫然無所歸依的樣子，在衆人間踱來踱去。希巴女皇的使者走過。一個發狂似的新聞記者，喊道：『黑人呀！你應該感謝上帝你不是白種！我今晚一定要寫好一段新聞同電報送去！』

那一晚上的白種新聞記者眞是不好做。直忙到天亮方完。那件新聞並不是虛構的。他們打極長的電報，到地球的各處去。打完電報之後，憪

洋洋的，一個一個走回旅館裏去，略爲睡一會兒。十點鐘大會開會以前又得起來。

在新聞記者席裏，我身邊有一個人說道：『聯歡會到了，洋洋乎大觀也。他們肯不肯站起來把這事的底細宣告天下？決計不會。我們所得到的無非是冠冕堂皇的演說辭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張伯倫，白里安，日本的石井，瑞典的恩屯，及其他許多偉人，各代表他們的本國演說。一個一個極盡粉飾之能事，要想把巴西的美羅佛蘭哥關於他本國政策之憤慨的宣言遮掩過去。聯盟的朋友那一天總算盡了他們的能力了。誰料到事實之眞相却藏於他們的演說之中？他們宣言，全歐洲都竭力要維持聯盟的生命。他們叫道：聯盟機關上發生一個毛病，將來可以修理好的；到九月時，一定可以設法把德國應得的一席給他。那一天歐洲人中間可以說沒有人出來破壞。

那一晚我在等火車時，在車站裏看見一輛德國火車，預備送德國代表回國。我問一個看守的人『你們幾時再來？』

他用敵意的眼，看我一看說道『我們再不來了！』

我當時幾乎覺得他這句話一定不會應驗但誰敢說他一定是錯了。在將來幾個月裏，德國，英國，法國裏可以發生很多的變故。佛郎將到什麼地步？以後歐洲要在紐約借債能否像從前那麼容易？巴西國中將有什麼事發生？已經有一般人表示：『索性讓巴西脫離聯盟，我們事情不更好辦嗎？爲什麼讓離我們這麼遠，跟我們利害不同的一個國家，把我們的計劃破壞呢？美洲已有兩國不知怎樣跟我們不能合作。不如讓他們另外去建設一個國際聯盟吧？』

但是這樣一來，怎樣維持全世界的和平呢？美洲可以另設一個聯盟，那麼東亞的日本，中國，印度也可以有一亞洲的聯盟了。推而至於不列顛帝國，也未嘗不可援例做去。這些問題眞不是容易解決的。你在日內瓦就不容你不想起這些問題。好像有一道探視燈，四方八面的照射，把地球上各處的危險全顯示出來。國際聯盟並不是一種主日學校，而是一種救火會，各地的火警都報告到這裏來。國際聯盟能否漸漸發達，要看下次的火警是否不即發生便聯盟有從容佈置的機會。假使國際聯盟能夠生存，他將取何種的形式呢？是不是像那個英國人所說的，一切由列強指揮？列強中間意見如果還不能一致，這種組織是沒有希望的。列強能否始終同心協力，眞是一個疑問；加進了德國後怎樣？將來又加俄國或美國後又怎樣？聯盟中是否一定要有老式的均勢？小國也可以分爲幾派，互相牽掣，正如「小協約」那般。這樣子各國縱橫捭闔了許多年之後，也許會覺悟聯盟在此時期中曾經減了許多火災，阻止了許多炸藥的爆發，調停了許多次的爭執，於混亂的局面中尋出大家可以合作的基礎，而國際聯盟便漸漸成爲一座堅固經久的建築了。

無論如何，歐洲人的厭倦戰爭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現在是在 Rivera 寫稿子。這裏的 Caunes 旅館。近日是酒食徵逐，熱鬧非凡。但，不過幾年前，這些旅館都是傷兵醫院，這條沿水的的街，一路都是觸目驚

心的人物。

不錯，歐洲人是渴望和平的。但怎樣方能得到和平，怎樣方能維持彼此的友誼？我們應走的這條路，長而難走，前面彎彎曲曲，危險極多，『雖然走得通，但不是安全的。』現在這個國際聯盟也許會夭折，將來也許要再建設一個來代替他。我們這個聯盟只是一個小小種子，偶然的長出一個萌蘗。我們如果能夠放開眼光，遠矚人類茫茫遠大的前途，那麼這個聯盟眞是藐小而不足道了。

有一晚在那場爭執之後，我覺得無聊得很，同了兩個朋友散步到舊城的靜寂的小街裏。無意中我們遇見黑壓壓的一座建築，上面有兩個方塔。這是 Fosdick 和 Knox 兩人講道的教堂。教堂兩旁，高高的彩色玻璃窗裏，露出微光。我們找到了一個側門，是進這個幽暗的所在。裏面除了像我們一樣來聽音樂的幾個人外，沒有什麼人。有兩百個人的唱歌班齊聲在練習 Bach 的彌撒歌，叫做和平。這個唱歌班唱得並不十分正確，但那時我覺得這音樂非常之動人。許多人的歌聲如長江大河的波浪，洶湧而進，正是地上的渴望及喜悅的呼聲，直上雲霄以達天聽。雖然時刻變遷，奔放不羈，這些波濤般的歌聲是混成一體，滾滾不休。那一天晚上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意境，快樂中夾着悲哀。我不禁自己向自己道：『世界各國要到什麼時候方能這樣的同聲歌唱？』

——Century Magazine, Sept., 1926——

波蘭法律崇敬鬼怪

逐初

在科學發達的今日，鬼怪已絕無可以容身之地了。然而在新興的波蘭，牠們却還能得到法律上的保護，眞可謂匪夷所思了。波蘭國教的一個教士，使因反對鬼怪存在的迷信，被法庭控告倡持邪說的罪名，審判的結果，此侵犯鬼怪利權的教士，被判決監禁二十天及二千 zloty 的罰金。對於這個判決，波蘭報紙登着極深刻的批評，說：『自然，這個教士反對鬼怪是罪大惡極，法律應當加以嚴重的制裁；現在他已被處罰了，那些鬼怪的朋友現在應當可以歡樂了。除此而外，我們不能再多說別的話，因為我們是不允許批評法庭的審斷呀。』觀此，鬼怪在波蘭是確有法律上的權利，使人們對牠必須敬重，或至少有這權利，使人們承認她們眞正的存在。



中國對於西方文明態度之轉變

卡拉克

此篇原名"The West Goes to China and the remaking of her Civilization Begins"爲美人卡拉克(Grover Clark)所著。原文見美國世紀雜誌The Century Magazine本年六月份。卡拉克曾任北京英文導報主筆六年，北大英文教授七年，故於中國國情甚爲熟悉云。　青幹

當亞歷山大乘勝長驅入印度之時，彼時中國已不僅成爲一聲明文物之邦，且華人與地中海一帶之人民亦已時有接觸。逮至凱撒奧古斯丁肇建羅馬帝國，亙數千年，在此時期，中國隊商(Caravan)更多經由中亞細亞辛苦之長途，遠遊西方都會以逐什一之利。

至外人之來華，在紀元一世紀初，猶太人已拓植一部份勢力。按猶太人之初來中國有謂在後漢明帝時者，)嗣後七世紀時，耶蘇教徒與回教徒亦已相繼來華。（按當指唐初景教流行西安及回教徒塞爾德斡歌士來廣東而言）在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間有天主教徒數人及一意大利商人來華，（按當指柏郎嘉賓，維柏魯等，）其影響於中國官場尤大。葡萄牙商人之來中土在一五一六年；俄國與中國正式簽訂商約在一六八九年；西班牙，荷蘭及英國商人則在此時期中時有來往。在十八世紀之末年中外通商關係漸臻發達，惟貿易額甚微，且貿易範圍亦僅限於廣東一隅，當時來華通商國家，有英美及其他歐洲數國。嗣以中外接觸頻繁，至十九世紀以迄二十世紀遂更盛矣。

由上述交通之途徑以觀，自古代以迄近世，中西接觸殆以西方人爲主要媒介者。任數種情形下例如關於科學發明方面，西方文明對於中國文明之促進殆可云有眞正的貢獻。即如法國鐘表之屬有時頗爲中國皇帝及其侍從所喜，亦常自西方運入；惟以來華西人類多黠商遊僧，暴勵恣睢，且常作不當之政治活動，是以常激怒華人，視爲西方夷番。

要之，除回教之輸入中國，影響或較大外，至若此等接觸，就大體言，對於中國殆無若何重大印象。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在輸

入之初，固曾稱盛，然數世紀以後，即已消滅而爲一般人所淡忘。苟非一六二五年（順治九年）在西安掘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恐其昔日存在之歷史亦無人知之矣。猶太人之子餘，更爲貧困可憐，現僅存數百人聚居河南開封等處，稍存古代教儀。回教影響雖云較大，然對於學藝文化方面，對於中國亦從無大貢獻。

由此以觀，西方文化對於中國之眞正接觸期，直須至十九世紀爲始。其接觸之主要原因，當歸功於交通方法之迅速。如輪船火車，有線無線電報，皆前人所未知者。大海峻嶺前所視爲畏途者，現已不復成爲障礙。交通方面以有此等新工具之助力，不啻將世界歷程縮短。是以在十九世紀之末年，中國與西方各國，殆亦不啻天涯比鄰矣。

同時，以此等發明之如此迅速，致令中西日益接近，西方人士益復努力於新文明之創造。眞正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cy)雖未完全達到，而德謨克拉西的思潮已瀰漫而達於最高潮。近代新式的民族主義，亦已爲一般人所深信。新科學與新哲學，以及馬克思派經濟學亦多爲一般人所樂道。歐洲諸國，因人口之增加與機械工業之發達，乃更不能不逾海而東岌岌從事於新市場新領土之獲得。

以此種種原因，均足以令十九世紀之下半期形成一新時期，在此期中西方以其新思想新方法源源輸入遠東。在此潮流之中，其所輸入者姑無論其爲好爲壞，爲出於理想的自我犧牲，或純然出於利慾觀念，要皆夾雜於其間，未可以一概論也。此潮流橫渡太平洋以至日本，日人浸潤其間以謀重造國運，因努力過甚，幾遭滅頂之禍。此潮流又侵至中國，惟爲勢稍緩，然亦窮鄉僻壤無遠弗屆矣。

□

中國對於近代西洋文明接受以後，就其所取態度以觀，約可分爲三大顯明時期。第一期約爲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之中期。此期之特色乃在對於西方事物，皆以爲卑卑不足道，而全持一種鄙夷態度：凡西方事物皆加以深拒固絕，西方人士之來華貿易者，亦多作爲蠻夷看待，苟非彼等能低首下心者，殆難以忍受也。又此期中西方教士之來華宣教者，以聽衆智識幼稚，雖日事強聒，亦未發生若何重大影響；一般人民多詆斥西方，謂其實無足資吾人取法之處；苟有與西人接近者，又莫不竊竊以議其後。是以當時大部份人民對於外人情形實甚隔膜，即北京清廷，對於外人行動亦毫不爲意，苟非後來外兵竟欲陳兵於國都，清廷殆猶不願過問也。一應事務，清廷則一委於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每遇問題發生，解決方法則多擇其最簡便者行之，而不願過費心力。

因此，意見之齟齬，相互之控訴，外人謀以武力攫取利權，華人忍無可忍之抵抗，諸如此類事件，充滿於一七七五年以後至十九世紀上半期之記錄中。就大體言，在此期中，「西方通商」已非所需，更無論於「西方傳敎」矣。

及至十九世紀之中期，此際已有少數華人起而對於西方文明取一種新態度，此蓋已入於第二時期。此期之特色，在於事事必須效法

西方。此殆由於承第一期之弊，矯枉過正，浸至無論何事皆以西方者爲「善」而模仿之；凡屬中國者爲「舊」而擯棄之。此種新態度，就其本身方面表現出來者計有兩途，一爲採用西方之軍政工藝制度，一爲吸取西方之政治社會思潮。

茲先就前一項表現言。中國軍隊以屢敗於外人之手，至一八五八年（按即咸豐八年）英法聯軍竟長驅入北京，清廷無法，只得忍辱簽約，承認西方國家之統治者與清朝皇帝處於同等地位。蓋在過去中國之政治制度，以皇帝處於最高地位，所謂『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朝代儘可屢換而皇帝之威權曾不因之稍移。此與西方所謂神權統治亦正無殊。故就中國之政制言，皇帝君臨天下，他國之統治者應當爲其隸屬，或來彼處朝貢。乃自西方軍隊以武力強迫承認中國天子與西方君主處於平等地位後，中國政治之中心思想遂爲之搖動，而清室之覆亡亦遂於此召其端倪。是以咸豐八年英法聯軍之役影響可謂絕巨，正不下於歐洲昔日新教徒之擯棄羅馬教皇與十八世紀一般人民之否認帝王神權也。

方北京之爲外兵侵入也，此際多數華人，均以爲欲救中國於危亡，免爲外人統制，惟有速習外國戰術。又有一部份人則以西方輪船機械之效用絕偉，是宜先行效法。是以在一八六五年中，（同治四年）即有新式輪船九艘，航行於長江。自此以後，中國青年之被派出洋學習西方武器戰術以及工藝技巧之類者絡繹不絕。蓋其用意所在，以爲西方能行之有效者，中國抄襲之亦當有效，且可免受制於西方也。此種對於西方之變異態度，要爲此第二時期之一大特色。

再就第二項表現言，即對於西方政治社會宗教思想之肄習，庶藉此等思想之傳佈，潛移改造中國於無形，此種唯心的態度，又爲對於西方物質文明採取態度之一變化。當時許多中國青年遠赴海外學習此等科目；即未出洋者亦相率於國內研習或翻譯西書以應急需。

蓋當時中國，一方慨於軟弱無能之危險，致不能反抗西方之侵掠，他方又爲西方蓬蓬勃勃之新興德謨克拉西思想所激動，故即於此時期起，開始派遣青年出洋留學，以研習西方文明之源泉，至於西方文明究能昭示吾人以何物，在當時尙無暇計及也。直至十九世紀之末年，仍尙有保守份子反對此項新運動。觀於第一批留學生一百二十人，於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五年（即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元年）派送美國留學，至一八八一年乃又全數召回，蓋即恐其過於美國化也。然嗣後出洋學生仍復源源不絕，且其數目尙年有增加，迄至現時，每年出洋留學之青年男女，輒達萬人上下。而在過去半世紀中，中國學生於其留學時期（在西方或在日本）親自接觸西方思潮方法者，綜計殆不下二萬五千人焉。

於此時期，亦惟少數機會佳者始得出洋留學，大多數之華人，僅能於國內研究西方學術思潮。故當光緒初年關於西方政治，哲學，工藝書籍，翻譯甚夥，並且銷行甚廣。赫胥黎（Hux-

ley)，達爾文 (Darwin)，斯賓塞爾(Spencer)等人名，中國國內學生皆熟聞之，亦正無殊於其出外留學之同儕也。盧梭 (Rousseau) 與馬克思 (Marx) 之學說，法國與美國革命之理想，一八四八年德國青年暴動之動機，愛爾蘭自由運動之鬬爭，歐洲文藝復興的精神，基督教中之新教運動，凡此諸端俱爲中國學生探討辯論之資料。

西方人士抱激昂的熱忱以謀改善世界，遂致十八十九世紀之歐陸亦爲完全改觀；此項熱忱於十九世紀之後半期及二十世紀之初期，卽已激動中國青年之心胸。所謂民族主義的思潮，德謨克拉思的理想，天賦人權的學說，此皆歐西人士所屢冒危難而始底於實現者，至此又憧憬於中國青年之心目中。

□、

彼等於熱忱奮發之中，欲將其心愛之中國改造，故於歐西方法不惜盡量採取，此實十九世紀末年及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青年之通象；所可惜者，彼等乃忽視一極重要之事實。彼等不知歐西種種事物，其需要所以如是之切而成功如是之大，乃歐西人費若干之歲月辛勤解決歐西問題所致。彼等乃以中國僅模倣其形式，卽可享用其實際，斯亦可謂不揣其本者矣。彼等對於中國本國之眞正需要不加深究，對於改造中國問題上西方究能供給以何等啓示，亦未細察；惟知西方人行之有效者，中國抄襲成法，容或亦有效力。彼等目睹日本以模倣歐西而成功，以爲彼能之我亦當能之；而不知日本問題，以其國度之小，政治社會集中組織之強固，固未可與中國相提並論也。彼等又鑒於日本以甲午之戰(光緒二十年)而勝中國，乙巳一役(光緒三十一年)又勝強俄，以爲中國如果銳意變法，最短時期亦可造成一強有力之軍國有如日本。彼等又目擊日本已逐漸脫離領事裁判權，關稅代管，外人租界等桎梏，以爲中國如果急起直追，效法歐西，則不崇朝亦將如日本之成功。是以盈千屢萬之學生羣集日本以考察其所經歷。此等留學生中，大多數僅只滯留一二年，獲得新思想些許皮毛，卽回至中國大唱改革中國之論，輒自信以其膚淺學識卽可致中國於郅治，僅一反掌之勞耳。

尙有熱心過度之青年，曾往歐美各國深造數載而返國者，亦大都具此種見解。固然，在中國以及在留學生中，亦有頭腦較爲明晰之士，其見解與此稍異；但因彼等無通行政治之判別力，對於中國問題之浩瀚性又缺乏眞正的了解；且因去國離鄉的關係，對於實際的政治經驗又完全無有；是以理想雖高，熱忱雖篤，而終無裨於實際也。然而彼等徒以原始要終移植西方新制度於中國，卽可謂盡改造之能事；是以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輩青年熱心之士羣勸光緒變法，下詔頒布立憲制度，採用新式教育，並改變一切舊制，大有踰宿卽擬將諸事辦就之概。

不過「變法時期」僅只百有餘日，蓋因唯新派此項企圖過於操切，爲保守份子所不滿意。此等保守份子大多數純然出於私利觀念，卽恐因變法而衣食無着；至以國家福利爲前提

而反對者則寥寥無幾焉。此兩種人皆以西方思潮爲危險，欲盡力加以排除。此項排除「危險思想」之企圖，本爲上述戊戌變法時一般青年所激成，馴致成爲後來庚子拳亂之導火線。

□

中國以此次之痛苦經歷，而究未因此得着教訓。大多數之熱忱青年，仍大聲疾呼欲將中國政治社會全盤改造，雖有所謂少數老成持重人士，主張漸進改良，亦未得勢。在此等愛國志士中，孫中山先生卽爲主要之一人，其他亦皆爲彼所薰陶要求一共和國家者。此等人進行頗急，雖此時期中尚有其他領袖——如梁啓超一輩人，彼等曾經戊戌政變失敗，而仍於一般青年中具有一部份勢力，——羣起反對共和理想，主張君主立憲，亦不之顧。卒致梁等及一般主張緩進者均爲此輩青年之熱忱所掃蕩無餘。一九一一年武漢起義，傾向共和，星星之火遂成燎原，馴致全國贊同共和政體。彼開明之學生無論矣，卽頑固派之商人，亦因可以藉此脫離滿清之桎梏，免致外人侵淩，相率景從共和。

不幸中國此際，徒熱心景慕於共和之虛名，而極缺乏實際上之政治能力。尤不幸者，以袁世凱之雄才大略，本可鎭壓當時倉卒的亂事，循序漸進致中國於民主政治地位者；而乃利慾薰心，竟欲利用時會以圖增長個人之地位，薄滿清治下之內閣總理大臣而不爲，欲一任最高統治者——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位，以其機詐狡謀，後卒如願以償；滿清帝位遂爲彼所推倒；孫中山闊達爲懷，飄然遠引，讓位於袁，蓋彼愛國心長，希望此後能建立一統一的民國，於願已足也。

彼時一般熱心青年民黨，已將中國造成一法國式的新政府，皆自信此次襲取西方憲政形式以後，必足以爲中國開一新紀元。蓋彼等皆醉心於法國革命之往事，爲其熱烈的理想主義所沈醉也。無如辛亥革命僅爲中國政制名義上之表面改革，而非眞正革命。大權仍爲舊官僚軍閥所握有，此軍閥制度，亦卽袁世凱氏出於私利觀念所造成者也。

青年民黨中人對於民國初頗欲有所盡力；但袁氏及其部屬甚狡黠，且深諳政治手腕；以致舊垢新汚又復充塞政途；此蓋因滿清推倒，一般人民所習知之政治重心已告遷移，民國之建設，不啻穩固政治組織之基礎業已破碎無餘而急需一新造者。但舊制既已全部崩潰，而新基礎仍未設立。

□

民國成立，瞬卽五年，中國對於近代西方關係之第二時期，卽告終了。此際中國青年於失望之餘，意氣頗爲銷沈，有因而自殺者，亦有飄然去國或隱跡山林者。曾有熱心政治改良之一大政論家黃遠庸氏，於其失望離國之時，致書於其友人云『國事混亂如此，吾誠不知其有何足言。吾人之理想計劃，今後惟有長埋地下供來世之用耳』（譯文而非原文）尚有參與戊戌變法之一領袖，歷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及北京大學校長之蔡元培氏，亦宣稱『北方政府已無可爲，我將專心致志於教育

事業。』於時歐洲大戰亦已發生，許多華人所崇奉為圭臬之西方文明，至此已覺悟其根基動搖。一般學生對於國事亦皆抱不滿意之感想，惟均意氣銷沈不克振作。

剝極必復。至此中國改造問題又啓一新轉機。由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之數年中，遂開中國對於西方態度轉變之第三時期。此時期之特徵，即中國對於西方事物已知所審慎選擇；既不若第一時期之深閉固拒，亦不若第二時期之一味模仿，至此已知內審國情，外察需要，而謀所以取精用宏之道，期恰合於中國之適當需要焉。

因此，一般熱忱逐漸恢復，新聞雜誌以及各種書籍之數量亦日益增加。自一九一五年以後，一般人對於西方之精密研究，尤為前此所未有。蓋批評辨別之精神，科學之態度，舉用為研究西方之新工具矣。用歷史的辯證法以研究中國歷史，係以此時為始；用實利主義以探討改造中國之各種專門問題，亦以此時為始。要之在此時期無論中國舊日所有，或西方新與事物，皆非漫無抉擇而即承受之也。

使華人而具有創造天才者，似此對於西方文明逐漸接近所起之態度變化，即由深閉固拒之態度，一變為漫無抉別的態度，三變為審慎選擇的態度，殆為不可免之結果。又在此第三時期中，中國人以自西方所學得之政治社會觀念而即以為反對西方之用，殆亦為不可免之結果。

惡劣的復活節蛋



「我們很想曉得，他是在贊嘆微笑呢，還是在譏諷惡笑?」

華人熱忱所播，欲建設一新社會組織，而多數未成熟之青年未克受制於冷靜審慮之智慧，致不免有輕舉妄動之嫌，斯固無足深異。又詳細研究中國需要亦顯然非所能望於此輩熱心之青年，雖彼等自一九一五年以後，間有多數領袖，頗努力於此新社會組織之基礎，要亦未能肩此重荷。少年中國自一九一五年以後業已鑄成若干大錯，將來容或更正。其足以損害文明之真正價值，蓋正無殊於西方過去騷亂時之所經歷。然此等局勢從另一合理方面觀察，則又不啻為澈底改造之始基。現時轉變時期業已開始，世人佇望前途，大可逆睹中國之必將再歸於安定偉大，具有光耀之新文化，此新文化亦即由華人採納本國與西方之衆長而治為一爐者。

■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殆可視為中國進步第三時期之開始，因在此數年中，中國人所取之第一步驟，非為一種新政治制度，而實為一種新文化。蔡元培已脫離政治而專注意於教育；梁啓超亦已脫離政界而專門講學於寧滬；胡適在當時尚為美國之一留學生，乃首倡所謂文學革命。蓋彼等有見於從來之政治改革或其他改革皆無深厚之根基，

致均不能澈底，遂主張先行增加一般人之知識程度，而卽以語體文爲最重要之工具。在過去十年中，彼等企圖以此爲中國普通用語，大致已告成功，正不下但丁之於 Tuscan dialect，與威克里夫却騷翟之於 Midland English 也。彼等極力闡明「白話」效力之偉大，謂不僅可以用於種種純文學的表現，——良以在過去數千年中「白話」雖不爲學者所樂用，而一般民衆固用之甚廣。——卽深談哲理與政治宣傳之文字，亦皆可以白話出之。因彼等努力提倡之結果，致令現時初級學校之各種教科書亦皆用語體文。彼等業已爲眞正活用的國語立一文字的基礎，以代替所謂古文；此項古文不爲平常人所瞭解，蓋已達二千餘年。

自一九一七年以後之數年中，尙有其他重要改革；此等改革，亦如語言改革之同爲應用西方學理方法以謀適合中國需要之結果。例如晏陽初之以平民千字課發展平民教育，卽爲顯著之例。彼前在法國服務於華僑時，卽深感於中國需要一種較舊法更簡單之教授法，以教授兒童及成年不識字者，因擇最簡易習見之字約千字編纂成課以便易讀易寫，並足敷平常之用。彼編著此項課本，頗得力於西方

中國與列強



來一個打倒一個

統計的方法，與西方學習心理的應用。此外並利用西方幻燈，以爲推廣平民教育之工具。彼所提倡的此項「平民教育運動」，距今不過五六年，而收效已極宏大：百有餘萬之成人，因應用彼之方法學習，現時均已能讀能寫。此不得不歸功於彼之能善用西方學理方法，而又按照中國國情，以解決中國最重大之問題也。

同時在過去數年中，銀行家亦已努力創設一種新銀行制度。此新制度之能建設成功，亦由準酌中國舊日國情與參照西方新式學理合作所致。又中國實業之發達，得力於西方亦頗不小。中國資本家已知利用西方機械，近年來尤知利用而改良之使更適合於中國之用。在西方與日本，皆曾經歷近代產業革命初期之恐怖，中國爲欲避免此事，現亦盡力採取西方勞動組合之精意，而努力於組織適合中國工人需要的工會。

現時中國亦頗有人努力研究政治組織之新形式，以期適合於本國之需要。如國民黨者，於一九二四年改組之時，卽謀一方根據中國舊社會之範疇，一方師法蘇俄新政制之精神，而建設一適合中國需要之新政制。將來新憲成立，容或採用西方代議制度；但國會中之代議士，恐非如現時之以地域爲標準，而將以職

業為標準，因此種代表制度實吻合於中國之舊社會制度也。是以中國將來的新政治，必能兼採衆長，而使中國與西方的精意融合為一體。

要之，在此期中，中國對於西方文明接觸後所起的反應其種種新形式幾於舉不勝舉；人生一應事務，由日常之衣服玩好食物以至倫理宗教觀念，殆無不受此種新精神之浸潤。社會制度之重要者如家庭制度與婚姻制度，亦均逐漸受西方理想的洗禮，致中國舊制，為一般新青年所摒棄。基督教之來華，雖頗遭非議，然不僅基督教為然，即道教，佛教，孔教亦無不然。

□

綜而言之，在過去一百三十年中，華人接觸西方文明以後，中國固有文明的偉大建築，其基礎已見動搖。此偉大建築之一部業已頹落，其他各部亦遍見罅隙。有人主張僅將破舊部份拆除；大多數人則以向西方借用材料，亦可另造一滿意的新屋。現時已漸有人努力創造中國新文明，將舊建築之無用部份拆去而另就西方與中國之舊材料建設一新建築。

中國人仇視美國的原因

陶爾色

美人陶爾色(George A Dorsey)曾漫遊中國遠東四次，有三次皆為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院搜集材料事，蓋彼為該院之監理已二十年之久矣。陶氏曾著有科學名著 Why we Behave Like Human Being，一書，盛為世人稱道；科學界中人多知其為一著名人類學家。此篇原名假使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為甚麼要恨你 (If I were a Chinaman, This is why I'd hate you) 蓋即以人類學者公平的眼光設身處地而着墨者也。原文見 Cosmorolitan 雜誌本年七月份。通篇主旨，在解釋中國人民仇視外人侵掠之正當；而於美國對華政策之不當，尤多所指摘。文中有最透闢的幾句話，如：『我固然知道美國侵掠中國的方式與歐洲列強不同，然而所以不同的原故，並非特別愛護中國，尊重中國，實在因為美國國民的需要 (Nat onal Requirements) 不同。』這眞是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大可為我國的盲目親美主義者作一當頭棒喝。　記者

中國人為甚麼要恨我們美國人呢？我們又怎能希望中國人不用對待一般洋鬼子的辦法來待遇我們呢？就事實上加以推測，我以為華人是應該仇恨我們的。並且我可以斷定：假使我是一個華人，我都要把美國當作一個「白禍」(White Peril) 看待，把一些在中國的美僑也要當作洋鬼子看待的。假使我是一個聰明的華人，我一定不願費過分的精力僅來仇恨美人，我寧願用盡心力，使北美合衆國尊重我的主權，且平等對待我國。

總而言之，假使我是華人，我定要舍和平而備戰爭；備戰之後，便要破釜沈舟，奮鬪到底，使中國固有的尺土寸地，完全恢復。

我說假使我是華人，其實我並不是華人；而且我的生活習慣與華人大相懸殊，自然所說的話不能適如所分如同華人一樣。我們美人能夠站在平等同胞的地位觀察世事的，已經是難得。現在要一個美國人去設身處地代表華人說話，這又更加何等的難！但是現在我却要試一試。

我生平常與地球上各種人民接近，頗似人

種學者之所爲根據此種事實，便足證明我實在有代表華人的可能。我曾經和華人相處過，全然拋棄美人的地位而純以科學家的態度，考究他們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以及他們的眼光思想等。我曾遊歷嶺南，塞北，且遍遊中國內地約二千英里，心目中只有一種標的，卽試用華人的眼光觀察世界，以便了解華人的眞相。

若將華人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比較起來，我對於華人特有的德性，常有深刻的印象。這種德性乃我國所重視的。華人是富於常識的人民，他們善處理其本身事務，他們似有完全的人生哲學。有些問題，在我們似乎不能解決的；而在他們，常平心靜氣視爲日常的工作。譬如廣州一處，在我們看起來，便有許多不可能的事情，並且以爲世界上不會有此城市。因爲那裏一般人民簡直不能過他們的生活：上百萬的人民，住在紙裱的屋內，擁擠一處，好像醞魚之在箱中；多數街道，寬僅六呎。此外尚有從生到死，終身住在小舟中者，約二十五萬人。（按卽蛋戶）

凡是漫遊中國境內的人，都以中國情況似乎絕望，然而他們自處泰然，且十分滿足快樂，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絕不稍遜。我對於他們的勤勉，他們的毅力，他們的勇氣，以及他們工作忍耐，制勝的才幹，往往使我驚訝而稱羡。從許多方面可以看出他們是世界上頭腦清爽而奮勇激進的人民。

中國軍閥與英俄



英報說：「使這熊狂的不是英國，她是完全沒關係的！」

普通華人差不多都是富於理性的。他聽話，忍耐，辯論虛心，至理名言樂意信服；無論是省長，是古玩商，或是人力車夫，他常有一種我們所謂『紳士的本能』；他們這種本能，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強。就最精切的字義講起來，華人是禀賦優秀的博戲者。撲克牌便是試驗品性的良好品，我在北京重慶曾同華人頑撲克，從來沒有見過華人在入局時訴怨嗚咽的，在一局完結的時候也從沒有任意發言任意窺看的，更沒有賭輸人藉扒牌而獲勝利的。

他們打牌的態度是這樣，對於人生的態度也是這樣：這種人生哲學，只能夠由具有長遠歷史的中國人民中找得出。世界上沒有別國比中國立國還久，也沒有那國在歷史上受戰事的影響比中國更淺，也沒有那國在歷史上，被和平的光榮，比中國更甚。華人試辦各業已數千年，在數千年之中總是激勵不怠的前進；他們已經決定了許多享樂永生的方法，在他們認爲很有價值的。

假使我是華人，我對於中國歷史，絕不稍存恥辱，我還要十二分的自豪；因爲在耶穌紀元五百年以前，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孔子。他的名言偉論，誰都不能超越。還有一種事實足使我自豪的，卽中國的學者，在社會上所受的尊崇，在一切人民之上；至於服務軍伍，乃遊民的

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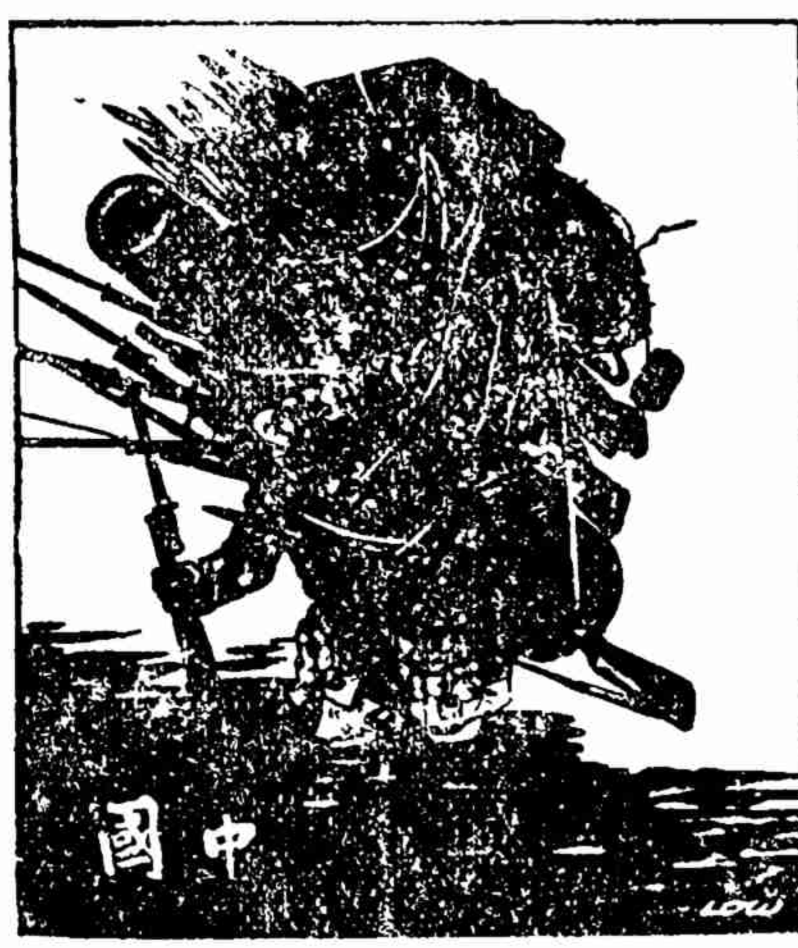
假使我是華人，我覺得西方各國除了最近幾種物理及生物科學上的發明與發見外，關於和平的講求生活的改善以及尊貴高雅的品性，他們對於中國絕無貢獻。假使我是華人，我定要驕傲起來，因為中國對於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道德，倫理，商務，貿易，銀行，事務，都有許多的貢獻，此外對於有用植物的培植，家畜的豢養，以及制勝天然，抑遏人慾，也算是華人的特長。

中國本部固然常有內亂，不得安寧，此朝傾覆，他朝繼之，其與替與歐洲無甚分別；但其結局終歸和平，而且和平的主張，總是一呼百諾，同聲響應的。在已往許多時代中，我們常可以斷言中國的勝利與隆盛，恐怕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國來咧。

現在請看中國的情況罷，在近代初期，中國自認滿足，歐洲商人堅欲與之通商，於是中國開廣州為商埠，與所謂「夷人」開始貿易。當時英商以鴉片貿易獲利最大，中國聲言不需鴉片，藉以抗議，遂致燒燬鴉片二萬箱以上，且警告英商不得再行輸入，中英之戰，便隨之以起了。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結果中國損失了香港，還要迫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更還要支付二千

英國與中國



愈陷愈深

一百萬元的賠款！假使我是中國人，我決不會忘記這次可恥的鴉片戰爭。從鴉片之戰直到今日，中國從沒有脫離外國的干涉，外國的侵略。華人看見了香港，怎樣能不觸目驚心仇恨「洋鬼子」呢？

鴉片戰爭以後，不久又有一八六〇年八國聯軍之役。列強以砲擊大沽口，進取北京。搶掠珠寶，焚燬圓明園，事後且脅迫中國賠款，威嚇中國優容教士。

諸如此類的故事，說來太長，不易罄述。總之近百年來，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的侵略，好比駱駝的鼻伸入帳幕底下似的。列強割分中國好像分割牛酪似的，——他們叫做「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列強同中國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開放了許多商埠，天津，上海，列強佔領了許多租界。在中國腹地，外國砲艦可以自由駛行，此外割讓台灣，安南，損失滿洲，西藏，蒙古等處，喪失體面，更不消講了！

總而言之，假使我是華人，我決忘不了近百年來白種人用種種妙想的策略威嚇中國，千方百計干涉中國的內政，違反中國的意志，分割中國的領土，就中國的抗議，作進攻中國的口實；倘有愛國熱忱的華人因盲目的忿怒，偶傷一外國教士，列強便認為重大慘案，藉此口實，強佔中國的要害，以圖管轄全省。

美國水兵常常巡邏中國都城，假使我是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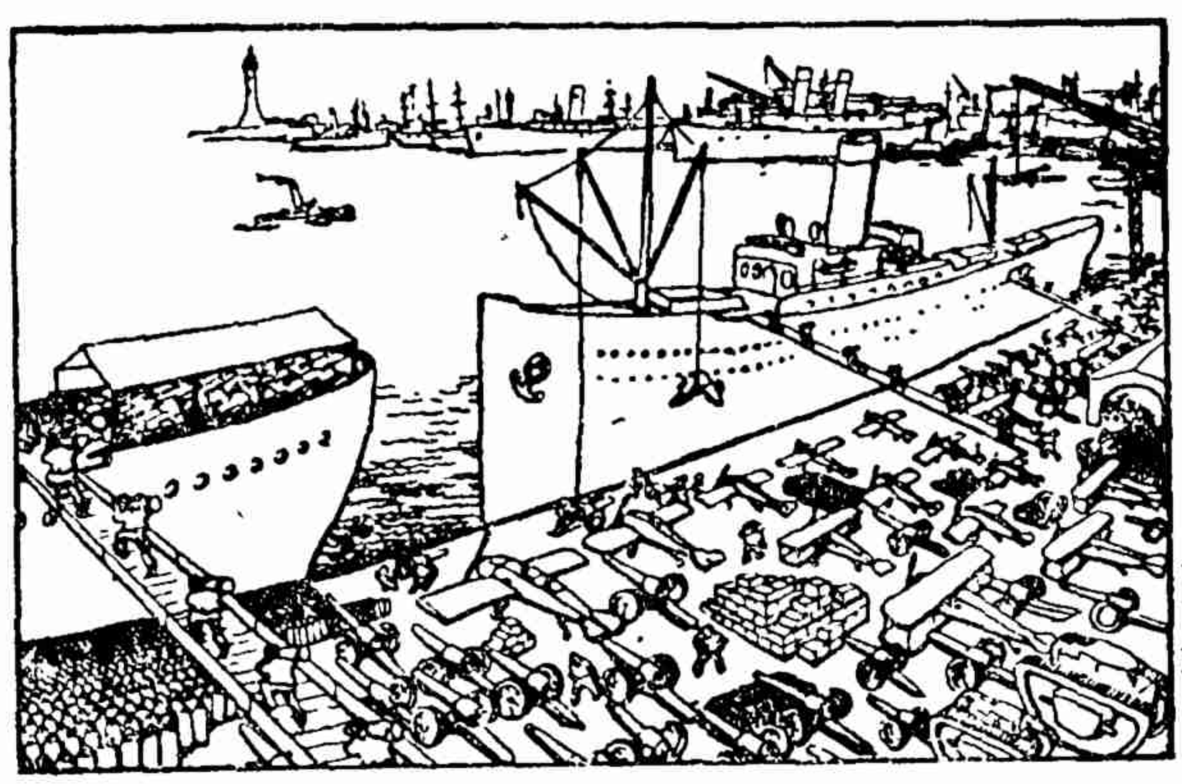
人，見了這種景象，便當憤激起來。對於中國腹地的外國砲艦，我更當怨恨起來。我從前在中國同現在在美國有一件不能了解的事情，便是為甚麼中國人對於我們不加甚怨恨呢？他們怎樣能夠忍受上述的恥辱呢？——上述列強對於中國所施的侮辱，不過是犖犖大者，其餘許多尚未列舉。西方列強派遣牧師教員來華，華人為甚麼又不憤恨呢？對於上述問題的答覆，自然可以說，他們是憤恨的，他們往往因憤恨而顛狂起來，而甚至於仇殺外人，如從前拳匪之亂，同最近六個月內華人的暴動，都是他們憤恨的結果！

屢次中外案件發生，華人抗議雖多，然終不及白種人抗議之得法，百年以前白種人在華得勢的時候，中國適在衰弱君主統治之下，凡百政務都很廢弛。當時中國還在弓箭作戰時代，自然沒有機會荷槍實彈與洋鬼子爭勝了。

換句話說，中國在近百年中是已絕望了的。歐美列強趁中國無望的時機，迫訂條約，侵佔土地，強開商埠，攫得華人特殊的利益，否認華人有自衛的機會，拒絕華人無武力為後盾的抗議。

現在我站在華人的地位，我對於國內所有的糾紛縱然不完全歸咎於白種人，然對於主權的喪失，總應當使白種人負此責任。我便應痛恨他擯棄他。我便應對於國內的各外國租界，及其他特殊利益完全收回。我便應收回香港，使中國屬地的管轄權完全統一起來；收回關稅權，使國內稅收全歸中國，且有徵收外貨關稅之權。

最後的減軍運動



歐洲從此不是一個武裝的世界了，所有的軍需品都送到上海去了！

假使我站在華人的地位，我還有一樁事實應當認識的便是：美國對待中國的策略，因種種原因常與歐洲諸戰備國所取的政策不同；然而我很懷疑着美國由烈火中攫取栗子，少有燒着手指，結果她也常取得應有的一份。假使我是華人，還有一件事情不能忘却的便是美國在五十年以前，以中國够不上同其他文明國受同等的待遇，竟拒絕華人入境。我總忘不了一八八二年美國公布的限制移民條例及一八九二與一九〇二年該條例之延長。除非使美國取消此種汚辱痕跡，准許華人與他國人民受同等的待遇，我將永不甘休。

我還有一件忘不了的事情便是美國統治菲律賓羣島之後，把從前羣島統治者所許給於華人的種種利權多數否認了。華人在西方礦區中被害者數十人，彼難後中國沒有取得賠償，死者家屬更沒有領得恤金。我固然知道美國侵略中國的方式與歐洲各國不同，然而

所以不同的緣故，並非美國特別愛護中國尊重中國，實在因為美國國民的需要不同。

近百年來美國對華的態度以及在華的行動無論她如何辯正，她總逃不了殘忍侵略的表示。她在華的侵略，在華人看來也不亞於歐洲列強。美國對於中國的貢獻，也許抵得過她對於中國的侵犯，但是我恐怕中國人不易看得出來。這樣看來，我們美國人被他們加上一個「洋鬼子」的頭銜倒也無怪。

凡是一個問題，總可以作兩方面觀，否則便不成為問題了。中國與所謂世界列強的關係，自然也可以作兩面觀。不過我這裏所留意的，是要先觀察華人對於這些事情的觀感怎樣，然後試為審查美國或其他列強在華的地位如何。華人是否仇恨我們，我却不敢斷定，但是根據報章上的記載，以及最近許多美人由華逃歸的事實一看，我可以推測必有某階級的華人已在仇視我們了。還有許多美人，從中國內地跋涉長途，找尋沿海岸美國軍隊的保護，根據這種事實，我不得不推想到華人痛恨之極，遇有機緣便要謀害我們了。

總而言之，多年來美國及其他列強在華的地位純然建築在威迫簽字的條約上。因不平等條約產生的結果，便是中國仇視外人的起因。我曾說過，假使我是華人，無論如何，我定要痛恨美人。——羅九經譯——

克伯屈的臨別贈言

克伯屈

近年以來，每次外國學者來華講學，總多少給中國文化教育方面以一點興奮。杜威羅素之言論，其為一般人所推重固無論矣；他如杜里舒，孟祿，推士，柏克赫斯特以及最近來華講學之克伯屈 (Kilpatrick) 等，於其專門學術之講授外，亦皆願以西方學者之眼光，述其對於中國之懇切希望。吾人對此殊深感謝其厚意。此篇為克伯屈臨別時之贈言，交給於中華青年會全國協會者，由殺人君譯為華文。文中對於中國現在之局勢分析極明，可以一振頑固外人之迷夢。克伯屈氏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教育教授，為美國設計教學法 (The P.oject Method) 之重鎮，國內教育者當已熟知其名，故此篇贈言亦頗有一讀之價值也。　記者

中國本是個古國，但現在新而強烈的民族精神，卻又重新勃發起了。舊時的習慣思想態度（不論中外）凡足以阻礙這種民族精神的透發的，都不適用了。在中國握有特權的外國人，見得這樣的變化，都驚得呆了。在這種局面之下，唯一的難題，就是中外雙方各走極端，祇欲對方讓步而不肯自己先退一步。

頑固的外國人說：『你們必須先把內部整頓好，有了維持秩序的穩固政府，那時我們儘有磋商一切問題的餘地。不過在你們內部還未整飭的時候，我們自非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可。所以你們須先讓步。』

急進的民族主義者道：『打倒帝國主義！撤消不平等條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的權利是中國人的權利。外國人用武力來把持中國人的權利，便是激動中國人公憤的根源。所以你們祇要將中國人的權利放棄，秩序我們自會維持的。所以請你們先讓步。』

這樣兩不相下的局勢，究竟有無可能的解決辦法？我們現在且來注意一下這個難題中

的幾個要點：

(一)中國的新民族精神是不容輕視的，牠的勇氣與決心，非獨不會隨反對的勢力而減殺，並且還要加倍的增強。頑固的外國人每不注意到這一點。他們徒然擾嚷俄國人與共產黨的搗亂。不錯，俄國人與共產黨確是激起中國排外感情的一個要素，但我們還須注意到中國的民族精神已瀰漫充塞於全中國，舉凡中國人的思想行動無不爲所支配，我們切不因恨共產黨的緣故，而壓迫這種新民族精神，使爲共產黨利用。

(二)不平等的條約是必須撤消的，但撤消若能愈早，那秩序的恢復，必也愈早。中國人無論是誰，對於不平等條約的撤消，是全體一致的。不過溫和派的意見，則還願磋商時期與條件等等問題；而激烈派則堅持立卽撤消，並利用外國人的保守態度，以爲宣傳激怒羣衆的材料。假若沒有這種不平等條約或外國人能自動立卽取消，那激烈派必無所施其伎倆。

(三)武力政策現在已不適用了。卽使武力還有靈效，也不經民族精神的一擊。所以現在若再執迷不悟而用武力，適足增強對方的力量，愈使時局不易收拾。中國人今日的民族精神自然和他種民族精神一樣，不免帶有幾分排外性質。但外國人若因其帶有排外性質而詬諸武力，不啻爲排外感情火上添油了，徒然予激烈派以充分活動之機，而使溫和派噤不能聲。頑固的外國人，仍以爲東方人祇須用武力對付，不知現在的中國，已不是往昔的中國，要對付現在的中國必須另取新方法。至於時代落伍的頑固外國人的武力政策，祇不過敗事而已，不會有成績的。他們以爲所以要用武力的緣故，無非對付共產性的激烈派，不知此舉適足助長中國人的對外仇恨，而予激烈派以可乘之機。所以武力干涉政策，必不會成功。若強欲行使這種政策，必使中國青年不直外國人的行爲，而造成共產黨操縱時局的市面。



克伯屈夫婦像

(四)強盜式的軍閥已不能爲患中國了，中國今日唯一的禍源，乃是共產黨的活動。至於中國國民黨的自身，祇是一個具有建設精神的黨，並無共產性質含在裏面。不明眞相的報紙，每每拿左派的態度與行動來作宣傳資料，實足淆亂西洋人的觀聽。但是俄國的共產主義確努力想擾住國民黨而使之趨入危險途逕。俄國這種活動的侵入始於俄國放棄在中國一切不平等

條約的時候，此後復藉援助國民黨的名義，利用國民黨的宣傳而漸漸在勞動界與學界之間佔得勢力。所以中國本身雖是個守舊國家，現在却亟亟有不可終日之勢。

(五)中國目今的溫和派與共產黨都謀控制國民黨。在這兩派劇鬬的中間。若中國人與外國人一有衝突發生，那必使共產黨收漁人之利。外國人對於不平等條約的修正，若稽延一天，那便不啻幫助共產黨活動一天。外國人的軍隊與戰艦若多在中國屯駐一天，不啻多幫助共產黨宣傳一天。

事實既如此，則爲我們外國人計，(尤其是我們美國人) 則當取什麼方法？我以爲應當：

、原文(一)(二)兩項，時間已過，略之。

(三)美國即須與國民政府謀外交關係的接近。現在的北京政府不過是徒負虛名而無實際的空頭政府。但國民政府在民間的信仰却蒸蒸日上，所以國際問題的支配權自然漸漸入於牠的掌握。

(四)我們必須幫助中國並須立即幫助。若列強而能合作運動，那自然不用說是最好沒有的事情了，設列強而不能共同援助中國，那美國也須獨行其所是。我相信我們現在若能予中國以切實的幫助，那必收良好的效果無疑。

(五)美國必須立即自動廢棄一切不平等條約，另與中國議訂平等互惠的條約。困難的地方自然不免，如治外法權的廢除，予外人以極大的不便利。但這一層我們或者也能與中國訂特殊條約作一過渡。凡此種種方策，我們要知道目的無非要使共產黨失却活動的根據。

(六)總之凡能幫助溫和派的地方我們總當幫助，我們非獨應爲溫和派劃策，就是更實際的援助也不應推辭。

此俄國人雖盡其破壞之謀，總不能損我美人毫末。美國人呀，不要失去了這個援助中國的最好時機。

最近各外報關於華事的論評

一 英日同盟殆已復活

此爲世界社譯最近密勒氏評論報社論，文中係就遠東及日內瓦之形勢而推測英日同盟殆將復活，其動機殆爲制華排美。其影響恐足以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 記者

英國圖與日本恢復同盟之徵象，今乃益益明顯。在遠東及日內瓦均可見之。前星期本報述法報之言，謂日內瓦海軍會議中大有英美海軍競爭形勢，且已有公開競爭之象，而上星期日上海報紙載倫敦路透電訊，亦謂關於英日同盟復活之猜測已復見於報端。六月二十八日，詩家谷講壇報載該報駐日內瓦通信員威爾斯君電訊，謂日本在會議中贊助英國之提議，凡美國方面之提議，均被兩票對一票打銷之。華府會議規定主力艦三萬五千噸，今英日均主張減至三萬噸，大砲從十六吋減至十三吋半，蓋以美國在遠東無海軍根據地，故需大型主力艦具有長距離之巡洋力者，始能保

國防之安全，而英日均有根據地在太平洋上，故英日一致欲將美艦噸位減縮，以限止其在太平洋之武力也。（中述英美日三國海軍力之比較從略）日內瓦會議糾紛之癥結，根本上實在英國不願其海軍力與美國絕對同等，其代表之舉動顯圖破壞柯列芝總統限制海軍之誠意，彼高唱減縮主力艦噸位之說，以難美國，同時則與日本協同發一種巡洋艦及毀減艦之計劃，以打擊美國在太平洋上之國家安全。

由上述情形觀之，日內瓦會議顯已失敗，其主因則在並無減軍之誠意故也。關於各種戰艦之建造，或者可有一種協定，籍節經費，亦未可知；但根本上並無減軍誠意，亦屬徒然。此種徵象，不獨見之於日內瓦，遠東方面，亦已有下次世界戰爭之醞釀可見矣。英國之打擊蘇俄，而與法意聯絡以抗俄及德國，卽爲戰爭導線。今且復圖與日本聯合，以制美國。然此種醞釀固不自今日始。以宣傳英帝國主義及中國軍閥主義爲職業之辛博森氏鼓吹英日同盟復活，已數閱月。彼謂此乃在中國國民主義勃起之中，保護英帝國在東方不至崩潰之唯一方法也。聞辛氏近已受任張作霖之顧問，果爾則彼又間接爲日本之宣傳者矣。

凡曾讀上海泰晤士報所載辛氏之論文者，久已知英日同盟，已有蛛絲馬跡之可尋，然此外證據亦隨處可見，不能逃明眼人之目，如中國總稅務處於英人總稅務司之下，許日人某氏坐第二位之椅子，一也；本埠英人以祕密之交涉，使工部局董事去一英人而增一日人，二也；至於日本出兵山東，佔領膠濟全路，阻國民軍之北進，則更證據昭然矣。英國曾圖牽率美國，與之合力封鎖長江，阻礙國民軍，然美國不入其陷阱，彼乃轉而向日本。日本正急急於保持其在滿蒙之「特殊地位」，遂投袂而起。如是英日同盟之作用已見諸實際，彰彰明甚。又本埠英人近來組織種種國際委員會，以研究公共租界之問題，委員中輒有日人而無美人，華人則更不必論，此亦爲一顯證。

此種英日帝國主義者在遠東重復勾結之傾向，凡有思想之美人及英人均至少引爲遺憾。蓋此其意味，爲英語民族團結之終止，一也；爲維護中國主權領土的華會協約之拋棄，二也；爲在華勢力範圍舊政策之復活，以引起第二次世界戰爭之險，三也；爲加厚蘇俄在華宣傳活動之力，四也；爲製造日美間或英美間戰爭或世界大混戰之危機，五也。至於此種趨勢之責任者，顯爲英國現政府，彼悍然漠視東方之新事實，欲撲滅中國國民主義，及美國在太平洋上之勢力。大戰以後，英國保守派顯未增進智識，尚欲運用舊日造成大戰之外交術，彼對於蘇聯爲無意識之反抗，致使世界多年不得安定。殊不知彼之反俄，轉使俄政府得以穩固，而予赤黨以反對英帝國主義最良之論據耳。雖然，保守派政府恢復英日同盟之傾向，或足致其自身之崩潰，而使自由黨或工黨重握政權，一新英國對世界之諒解，此則吾人所祝望者也。

二　日人對於英日同盟復活的論調

近來英保守派感於在東亞勢力之衰落，其機關雜有鼓吹恢復英日同盟之論調，然日本輿論對之却頗冷淡；間有數報著論且直捷表示日本無再與英國同盟之必要者，如大和新聞及萬朝報是。而尤以大和新聞謂中國在軍事上經濟上爲日本最重要之鄰，日本應助中國合禦外侮，其言尤堪注意，頗足以代表日本輿論之一部份。因就世界社譯文轉錄於此。　記者

自中國動亂日趨緊張，英國人即開始鼓吹與日本復締同盟之說，此可謂事勢當然之結果。因英國在華南之利益，與日本在華北之利益有同等之觀也。然吾人不悅此項運動矣。因英國似爲自己利益起見之故，英國自佔領印度爲其根據地後，即確立其霸權於中亞以至全亞各地。在經濟軍事兩方，久已深植其勢力；迨俄德法在東亞勢力擴張，英國感覺壓迫，不得不與我日本締結同盟，而以日本得自由向北發展爲諒解條件，此英日同盟大有裨益於日本，而英國所獲利益尤非淺鮮。俄國之南侵也，危害日本及英國在印度與阿富汗之安全，以利害衝突之結果，遂有日俄之戰，結果日本獲勝，間接保全英在東亞之地位。日本戰勝後，威望大張，而英國勢力之擴展，尤不可思議。青島一役，德國在遠東勢力完全崩潰，此爲英國所最感慰安者；然亦因此役而英日同盟變爲無意味，英國遂悍然拋棄其舊同盟之約束，直視同廢物矣。今者時代之進步，使英在中國之地位大受打擊，中國人敵視外國帝國主義，同時亦敵視外國資本主義，英國乃成愛國的華人之第一目標。英國兩世紀辛苦經營經濟霸權；岌岌可危。英人於是似又紀念其舊同盟國矣。日本在中國之反帝潮流中亦遭脅迫，然不若英國之甚；且自英日同盟締結以來，日本常爲中國人怨恨之的。故無論日本如何受迫，英人如何熱心，我國對於此舉不可不十分愼重。就軍事的經濟的觀點而言，中國乃日本最重要之鄰。日本對中國之關係乃根據共存共榮之原則(?)基於此等理由，日本將助中國抵抗帝國主義，俾彼此得以互相賴以禦外侮。中日兩國國民間之關係，必須爲相互的及平等的，故對於日本應否助英國以成其對華政策或應就自己的利益而取明智的方針之問題，其答語乃自明者也。

三　中國與尼加拉瓜

此文係譯自密勒氏評論報，乃從美國世界雜誌轉載的，著者爲遲美哈君。(Omaha)　逸初

無論誰持何種態度批評柯列芝的尼加拉瓜政策，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值得熱烈的稱頌的。依一般國際公法學者的觀察，列強對於南京事件，所以不採取嚴厲的高壓政策，是因受美國獨持異議的影響。因此中國應感謝美國政府的誠意。

旅居上海的歐美人士，却多數高唱嚴重壓迫中國的論調。他們對於南京慘案的主張，是各國應聯合致一嚴厲通牒於國民政府，抗議一切。各國駐華公使連瑪慕瑞在內，亦都贊成此種主張。其中尤以在上海的美國商會，態度最爲激烈，以會員鮑威爾之主張和平，竟取銷其會員資格。自然，英國和意國的政府對於高壓中國的政策，是表十二分的同情。

中國繼續不斷的內爭，擄掠和混亂，使美國僑民在華的生命財產，罹着重大的損害，但美

國仍保持她和平的，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堅決反對各國一致同意的高壓政策。依美國政府的觀察，內戰自是內戰，隨時隨地皆有發生的可能。因牠而受的不利，若是合理的，必要的，是應當原宥的。美國又明白中國內部一切問題，是應由中國人自己起來解決，自己選擇補救的方法，就是到非用戰爭解決不可時，亦當如此，這才是尊重中國的主權。從前美國，法國和英國所經歷的又何嘗不是如此。等到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的政治已上軌道了，美國應向中國要求相當的賠償，抵補美國因中國內亂而蒙的不合理的和非必要的損害。這時美國政府當竭力交涉，以保護美國在華合法的利益。

美國堅決反對的結果，使英，意二國的態度，不得不軟化下來。現在軍隊的輸送比較緩和，嚴厲的通牒無形取消，用武力壓迫中國的政策，也就不得不暫停實施。

假若美國的尼加拉瓜政策，能在中國實行，這樣，中國的一切重要問題，也就是美國的。美國便要用砲艦，海軍和陸軍去建立去維持中國的主權和統一。美國必須為中國撲滅反對黨，假若他們拒絕，美國當用武力剷除反對黨。美國應替中國預備選舉，定於二年或三年後舉行；而使美國代表監督，掌管其事；選舉終了後，美國再用武力維持牠所贊助的政府。自然，這種辦法在今日的中國是絕對不容許的。中國的版圖既大，距離又遠，中國的四萬萬人民若給美國咀嚼，又嫌太多。在同樣的環境之下，尼加拉瓜政策在不列顛或法蘭西或者連加拿大也是行不通的。

尼加拉瓜就不同了，她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但小而且弱，人民又極貧苦。當美國實施干涉政策之先，便早確定她是不會反抗的，一定服從的。此外，尼國位在西半球，鄰近巴拿馬運河；因地勢上的關係，美國更不容許尼國發生內戰，危害美國商人經營香蕉，木材的利益。美國可利用孟羅主義，作為干涉尼國內政的一種工具。

因此，行之於尼加拉瓜的一種政策，絕對不能實施之於中國。美國對華的政策和美國人渴求自由與民族自治的企望，是相吻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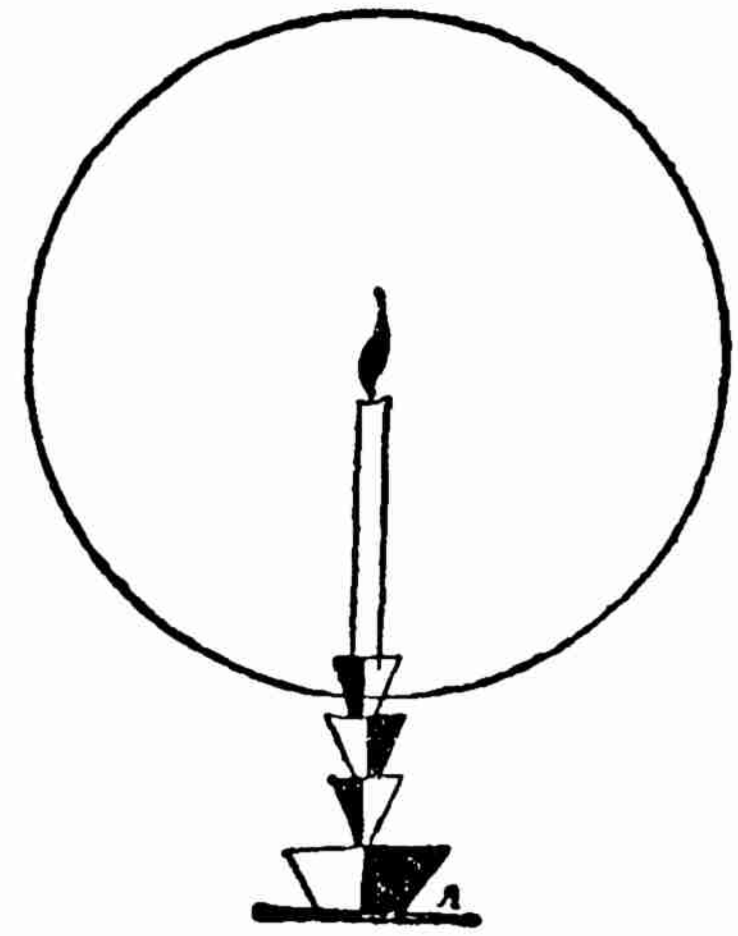


年紀老　精神好　委實
是服散拿吐瑾延年益壽
粉的功効　每天三餐飯
吃飽　先用冷水把這粉
來調　再加上些開水或
牛乳勻勻的攪　味兒刮
刮叫　補品之中要算這
粉爲最妙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柏林華發大藥行製造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歐洲近代三大批評學者（二）

——安諾德(Matthew Arnold)——

朱孟實

留心英國文物習俗的人大概都覺得英國人民穩健，祇是因為他們笨重；英國社會安固，祇是因為他們沈滯。他們祇有一套「文雅人」的衣缽，父傳子，子傳孫的沿襲下去。社會中彷彿有一種洪爐烈焰，從此中鎔鑄出來的人簡直都是一模一樣。你看過洛克(Locke)和休謨(Hume)，你便認識無數英國哲學家，孫悟空儘管靈活善變，而變來變去，總是依然站在經驗上。你看過邊沁(Bentham)和波克(Burke)，你便認識無數英國政治家，學理慢些講，且問這種政策所生實利如何。你看過約翰生(Johnson)和藤納生(Tennyson)，你便認識一般所謂英國「文雅人」，人生在世，祇要能信上帝，尊英皇，服從中級社會的道德，就算是心滿意足了。但是在這種沈滯的社會裏，偶爾跳出一二個性堅強的人，他的特立獨行的膽與識，却又非其他民族所能產出。比方在哲學方面，英國產出洛克，也產出羅素；在政治見解方面，英國產出邊沁，也產出卡萊爾(Carlyle)，在道德方面，英國產出約翰生，也產出雪萊(Shelley)。雪萊，卡萊爾，羅素一般人都是生物學家所謂「突變」例。在這些「突變」例中，安諾德也是一個錚錚佼佼的人物。他生在維多利亞后時代，家家都在歌誦太平，以為英國文化好到無以復加了，他却一個人喊着說：『你們都是一般非利賽人(Philistines)喲！祇有自由思想纔可以引導你向光明處走，快從迷夢中醒覺罷！』在批評方面，他祖述聖博甫，但是他又景仰哥德和海納(Heine)，所以他的批評範圍甚廣，不僅限於文學，凡是有關於人類文化的他都加以討論。因此他對於我們，較之其他歐洲批評學者更加重要。中國現在也太「非利賽」化了，他的言論大可以做我們的暮鼓晨鐘咧。

安諾德(Matthew Arnold)是一個名父之子。他生於一八二二年。他的父親做過臘格伯(Rugby)學校校長，在英國教育史上，是一個重要人物。安諾德幼時也在臘格伯學校肄業，後考得獎學金入牛津大學。當時牛津大學還未改中古制度。課程很簡單而學風很寬大，讀書的時候少而交際辨論的時候多。安諾德受牛津影響極深，而生平愛戴牛津也極切。大凡受過大學古典教育的批評家，其長處在有正當訓練，眼界廣而思路平正，其短處在過信名宿 (Authority)，處置新奇作品過於苛刻。安諾德就兼有這個優點與缺點。在英國文學家中，除密爾敦(Milton)以外，他算是最淵博的。古代的希臘拉丁文學，近代德法文學，他都有很深刻的研究。這種訓練一方面固然使他能見出英國人的偏狹，而另一方面，也使他養成許多成見。他私淑聖博甫，而聖博甫的靈活與寬大，他卻始終沒有學到。

就事業言，安諾德是一個教育家。他在臘格伯母校教過希臘拉丁文，在教育部當過三十五年的視學，在牛津大學當過十年的詩學教授，晚年又赴美國公開演講一次。他對於英國中小學教育革新，貢獻極大。他曾赴德法瑞士意大利各國考察教育，著成報告數種，為英國教育改革的借鑑。他是第一個人運動廢除以學校考試成績為政府津貼標準的陋制，他是第一個人提倡強迫普及教育。視學的職分在英國最清苦。他要終年巡視全國學校，製報告，有時還要親自教課給教員們看，使他們知道改良教授法。從安諾德給他母親和妹妹的信札看，他幾乎沒有一日不為教育瑣事忙碌。論事功，他頗類似德國哲學者菲契特(Fichte)。

從來忙人很難得成詩人，安諾德卻是一個以忙人而成詩人的。他生當十九世紀中葉，當時浪漫主義的流風餘韻還極盛。與他同時的藤納生和伯朗寧 (Browning) 都受有溪茲 (Keats) 或雪萊的影響。安諾德寢饋於希臘文學甚久，頗不同情於浪漫主義。他是浪漫時代中唯一的古典詩人。他不像十八世紀的假古典派學者，他的詩眞能表現若干量的希臘作風，極力於莊嚴冲淡中流露深情至理。他的短處在理勝於情，往往詩其形而散文其實。他雖反對浪漫主義，而卻未曾完全脫離浪漫派的影響，比方他極力崇拜華茲華司和哥德，而這兩位大詩人都是浪漫派領袖，雖然比其他浪漫派詩人稍近於古典精神。煩惱是浪漫期的時代病，安諾德也很受其傳染。不過擺倫哥德和夏託白利安一般人的煩惱由於戀愛，而安諾德的煩惱則與戀愛無關，他的婚姻是很滿意的，他祇是傷時感世。他是一個熱情的淑世者，當時功利主義瀰漫世界，而生活中最有價值的眞善美漸不為世人所注意，大家都祇以飽暖為太平，這是他所最感傷的。他知道世界在走錯路，而舉世皆濁，摧陷廓清，又非他一個人能力所可勝任。所以他的詩中充滿着一種不可言喻的哀感。他最擅長輓詩，就是通常敍事言情，也帶有輓詩的風韻。他的詩集中最膾炙人口的是父子英雄(Jobrab and Rustum)，屈斯丹與伊素兒的死別 (Tristram and Iseult)，迷路的歡宴者 (Strayed Reveller)，它色司輓歌 (Thyrsis)，被棄的海神 (Forsaken Merman)，

入野人羣的學生(Scholar Gypsy)諸篇。在維多利亞后朝，他的聲名爲藤納生所掩蓋。現在人纔漸漸看破藤納生的虛華，而讀安諾德的人便逐漸多起來了。

* * * * *

安諾德在詩的方面，成就固頗可觀，而他所以重要，則不在詩而在批評。他的批評論文第一集在英國要算是考老芮齊的文學傳記以後的第一傑作，現在文學家都還奉爲圭臬。他在批評方面本想追蹤聖博甫，可是兩人所用的方法頗不相同。聖博甫的文章沒有一篇講主義，而安諾德的文章則幾乎沒有一篇不講主義。不過他的主義有時是從聖博甫的著作中推衍出來的。

他的批評主張在批評論文集第一篇裏揭出。這篇叫做批評的任務(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極爲批評史家所重視，所以在這裏有撮述的必要。

一般人往往把創作力與批評力劃爲兩事，以爲沒有創作力的人纔去幹批評的勾當。創作家尤藐視批評，比方華茲華司就說，人的精力與其費在批評，不如費在創作，因爲創作失敗，祇白費自家精力，批評失當，就不免遺誤他人。這種見解在從前極普遍，從聖博甫以後，人纔逐漸發覺沒有創造力，也決不能從事批評。聖博甫所作文人行狀，其所流露的創造力，實無異於寫實派小說家。安諾德辨護批評，則又有一說。天賦才力各有所偏，能批評而不能創作的人，我們不能叫他丟開批評，睜着眼睛向失敗的路走去勉強創作。約翰生的阿林里斯(Irenes)簡直不成爲詩，而他的詩人傳記則人人都承認是傑作。我們定要拉他多做阿林里斯一類的詩，還是望他多作詩人傳記呢？華茲華司做了許多無味的宗教詩，倘若他節省那副精力去多做像抒情民歌集序(Preface to the Lyrical Ballads)一類的論文，不比創作更好麼？

批評力較之創作力高下誠有懸殊。但是沒有批評，創作也決難有大成就。要想偉大的創作出現，天才(The power of the man)與時會(The power of the moment)必須互相湊合。所謂時會便是當時思想潮流(Current of ideas)。天才秉諸自然，而時會則須藉人力造作；造作時會的人是批評家，不是創作家。創作家祇能利用時會，處被動地位，受當時思想潮流之激盪，而後把他所受的時代影響返射到作品上去。假如沒有批評家努力傳播思想，思想便不能成爲潮流，世間縱有天才，也必定因爲缺乏營養，缺乏激刺，以至於乾枯無成就。這個道理祇要拿擺倫和哥德比較便可見出。這兩位詩人都有極大的創造力，而擺倫的成就遠不如哥德，就因爲擺倫時代的英國思想貧乏，無養育天才的滋料，而哥德時代的德國則正當「狂飈突進」，思潮洶湧。好比同樣種子，一粒種在肥土裏，一粒種在瘠土裏，種在肥土裏的開花結實，種在瘠土裏的因爲缺乏營養，沒有成熟就枯謝了。不單是擺倫，其他英國浪漫派作者也同樣的缺乏時代思潮的營養。連安諾德所最景仰的華茲華司，有哥德之深而無哥德之廣，也就壞在讀書少而思想狹隘，讀者也

許要問：伊利薩伯后朝，英國也並無壯大思潮可言，莎士比亞也並沒有讀多少書，何以當時創作却像雨後春筍，欣欣向榮呢？安諾德說，伊利薩伯后時代，雖沒有批評學者預先造成澎湃的思潮，而當時文藝復興的餘風猶存，英國又是新興，勢力正在蓬蓬勃勃的伸張，全國人民有一種烈情狂熱，其激盪天才的能力也不亞於思潮。十九世紀的英國既無德國在哥德時代的文風，又無伊利薩伯時代的朝氣，所以英國浪漫派的成績無甚可觀。

法國革命也是一種驚天動地的運動，論理，其時應有偉大創作出世，與希臘巴芮克里司（Pericles）時代和文藝復興時代先後媲美。然而法國革命時代的文學殊使人失望，這是什麼原故呢？爲答復這個問題，安諾德提出一條很重要的學說。凡是一種主義須久經傳播，成爲思潮，深入人心以後，纔能見諸實行。假如這種主義纔初露頭角，祇有少數學者主張，而多數人民則未澈底了解，在這個時機未熟的時候，就想把牠拿來實地試驗，其結果往往使聞者驚駭而生反動，不惟實行受阻礙，而主義本身也失其易於傳播的可能。安諾德以爲法國革命失敗，就由於操之過急。他並非反對法國革命，他祇是嫌牠發生太早。人權民約各種學說在當時還沒有成爲思潮，很少有人能澈底了解。人是一種賤動物，遇着不懂得的東西，總是懷着惡意仇視。所以當時歐洲各國都把法國革命看成大逆不道，羣起而攻之，是以至於失敗。安諾德以爲在歷史歷程中，生發期（Epoch of expension）與凝集期（Epoch of concentration）常相代謝。生發期是新思潮膨脹期，凝集期是思潮停蓄期。偉大創作發生，都在生發期。法國當盧梭福爾特提倡人權民約諸說以後，學者如果讓這種學說自由擴張，結果應該造成一種生發期，類似文藝復興。不幸法國革命成爲墮胎藥，沒有讓新思想充分的蔓延，就把牠弄到流產了。這個時期沒有產生偉大創作，就因爲這個原故。

因此，安諾德極力主張批評學者應該保持一種「無所爲」的精神 (Disinterestedness)。所謂「無所爲」就是純講學理，不粘落實際問題。用現在北京上海學者的統行語來說，就是所謂「爲學問而言學問」。他的批評定義是「心智自由運用於所論各科學問」(A free play of the mind on all subjects which it touches)，是「無所爲而試求研究及傳播世間最好的知識與思想」。(A disinterested endeavour to learn and propagate the best that is known and thought in the world)。這種知識與思想傳播出去成爲一種新潮流以後，靜止腐朽的舊思想潮流便會被牠激盪，被牠淸化。久而久之，人的心理便在無形中澈底改變。這時好比水到渠成，理想自然易變爲事實了。倘若操之過急，使學理與實行，雙管齊下，則實行所招的反動必爲傳播學理的障礙。安諾德這番話是着眼英國人而對症下藥，因爲英國人太偏重實行，太藐視學理了。

觀此可知安諾德所謂批評，涵義甚廣。凡科學哲學政教風俗都在批評範圍以內。後來他著了一部文化與亂政（Culture and Anarchy），

就是專批評英國的政教習俗。他的文化定義大旨是這樣：「文化目的在趨赴完美，其方法則在求於世間關係人生事項之至理名言都能洞悉周知，然後以其所知造成新穎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清洗吾人成見積習」。(Culture is a persuit of perfection by means of getting to know, on all the matters which most concern us, 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 and through this knowledge, turning a stream of fresh and free thought upon our stock notions and habits.) 這個文化定義差不多和批評論文集裏的批評定義完全相同。所以在安諾德看來，批評就是傳播文化，文化是從新思潮中所得的「和諧與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而此中所需工作就是批評。

批評涵義既如此其廣，批評家所應有的修養準備就不是容易事了。依安諾德說，批評家應該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和一種東方古代文字。本國的文學固然應該知道清楚，另外還要至少熟悉一種重要的外國文學。這種外國文學愈與本國不同，愈爲有用，因爲參觀互較，易見優劣。英人具有極強的島國性，頗輕視他國文化，尤其是在安諾德的時代。安諾德生平所汲汲皇皇的就是指出英人的缺點，引誘他們注意外國文化。他說，英國批評學者所應該研究的，應該傳播的是外國思潮，至於英國自己的文化，英國人很能「敝帚自珍」，用不着再去鋪張揚厲。批評論文第一集裏面的文章盡是介紹外國學者，如海納 (Heine)，斯賓納莎 (Spinoza)，猷伯爾(Jubert)安東大帝(Marcus Aurelius) 等等，其中沒有一篇專門討論英國著作。

他雖是祗談外國文學，而着眼却仍在英國文學。他處處留意比較外國文學以映照出英國文學的缺點。比方他在法國學院在文學上的影響那篇論文裏，比較英法兩國的國民性與文學優劣，就說得很中肯。法國學院成立於十七世紀初，在法國算是最高學府，會員名額限定四十人。在學術上眞有大建樹的人纔能被選入院，所以法國學者以入選爲最大榮譽。凡是會員著作須經全院會員審定，纔出版。凡是書籍一經法國學院審定，便聲價十倍，所以非會員也往往進呈著作請求審定。此外院中會員又常分工研究古今名著，發行論文。他們對於國語的標準也極力注意釐定。比方最近他們爲了 Minimum 一個字的複數問題 (沿用拉丁文應作 Minima，照近代文法，應作 Minimums) 開全院會議討論沒有解決，就特別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研究。其審愼可想而知。因此，法國學院成爲學術界的掌權衡的機關。各種學問都賴他們定標準。他們有左右輿論的能力，無形中一般法國人的文學見解都受法國學院指導。學術上因而有眞是眞非，不像現在中國這樣羣龍無首，任何人都可以打起學者的旨牌，鬧得烏氣猴烟，不成體統！安諾德也是極力主張學術應有中心應有標準的，所以把法國學院的制度介紹給英國人知道。但是他又預料這種學院決不能在英國成立，縱使成立，也決難收好效果。何以故呢？英法兩國的國民性根本不同。英國人魄力

(Energy) 有餘而智力 (Intelligence) 不足，法國人智力有餘而魄力不足。英國人笨滯，法國人靈活。英國人重力行，不歡喜分析學理，法國人對於事理，銳敏精審，錙銖必較，容不住絲毫苟且。英國人祇在道德方面有所謂良心 (Conscience)，而法國人則於理智方面亦具良心 (Intellectual conscience)。因為有理智的良心，法國學院所以成立。英國人因魄力強，重視自由，所以不樂有學閥束縛。凡詩尚魄力，散文尚清醒；詩尚自由想像，而散文尚精確推埋；詩尚天才而散文尚規律。學院雖能保存規律，而對於天才則不免約束。法國有學院而英國無學院，所以法國以散文勝而英國以詩勝。

安諾德生平最大目的在攻擊非利賽人。「非利賽人」這個名詞是德國詩人海納創用的，而流行於英文中則從安諾德起。所謂非利賽人是愚而好自用的人，是頭腦頑鈍，新思想不能滲入的人，是一味反對自己所不懂得的學理的人，是道聽塗說，不窮其究竟的人。安諾德所下的定義是「光明驕子與思想功臣的仇敵」(The enemy of the chosen children of light, or servants of ideas)。他把英國人分成上中下三級。上級是「蠻方人」(Barbarians)，安富尊榮以外，別無他求；中級就是非利賽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為天地間祇有英國的文物政教是好的，用不着再謀進步；下級本也可以叫做非利賽人，為區別起見，安諾德稱他們為庸俗人 (Populace)，他們的特點在「行其所安」(Doing as one likes) 不顧全局。這三級的公同點是安常守舊，思想不靈活。英國人何以這樣缺乏靈活的智力呢？安諾德歸咎於過分的猶太化 (Hebraised)。中國學者從來好討論知與行的關係。這個問題在西方也是一個辯論的焦點。英國人看重行不看重知，安諾德則看重知不看重行。他把西方文化分成希臘主義 (Hellenism) 和猶太主義 (Hebraism) 兩個成分。這兩個成分根本不同。希臘主義重知，猶太主義重行；希臘主義重學問，猶太主義重道德；希臘主義求識覺之自由生發 (Spontaneity of consciousness)，猶太主義守良心之謹嚴 (Strictness of conscience)；希臘主義以世間極惡為蒙昧 (Ignorance)，猶太主義以世間極惡為罪過 (Sin)。總此諸因，猶太主義產生世間極虔誠的宗教，希臘主義產生世間極燦爛的哲學。安諾德以為文化在趨赴完美，希臘主義與猶太主義不可缺一，缺一則流於畸形發展。盎格魯薩克遜民族都偏於猶太化，都缺乏希臘化。英國固然，美國亦復如是。法國學者越闌 (Reuan) 批評美國說：『像美國一類的國家，盛倡普通教育而無鄭重的高等教育，將來智力平凡，習俗劣陋，精神膚淺，普遍學問缺乏，必貽無窮之後悔。』(Les pays qui, Comme les Etats-Unis, out Créé un enseiguement populaire Considérable sans instruction Supérieure Sérieuse, Expierout long tempts encore leur faute par leur médiocrité intellectuelle, leur grossièreté de mocurs, leur Esprit Superficiel, leur manque d'intellegence générale.) 安諾德引這段話，謂為知言。一言以蔽之，

英美都難免爲菲利賽氣所征服，除非極力提倡希臘主義。而這種責任就是批評學者的責任。

* * * * *

批評論文第一集以一八六五年出版。到一八八八年他又出了一部批評論文第二集，第一集所載的是廣義的批評，大半講歐洲思潮和學風，第二集所載的是狹義的批評，專講文學。其中除托爾斯泰，和亞米兒(Amiel)兩篇以外，都是討論英國詩人，如密爾敦，格雷，溪茲，華茲華司，擺倫，雪萊，等篇。第一篇爲詩學研究，(The Study of Poetry)最爲重要。在這篇文章裏安諾德提出一種衡詩的標準。他說衡詩最難免除兩種錯誤。第一是歷史的錯誤 (Historic fallacy)。一篇詩在文學發達史所佔位置或頗重要，而就討論詩，不必是一篇傑作。學者往往把歷史的重要和詩的本身價值混爲一談，就犯了歷史的錯誤。(比方柏梁章開中國聯句倡和之始。以歷史的眼光去看，這詩很重要；而就討論詩則實無足取。) 第二是私見的錯誤 (Personal fallacy)。人人都有偏見和癖性，阿其所好，伐其所異，就犯了私見的錯誤。比方約翰生自己是保皇黨，論密爾敦便不免攻擊他的革命主張，自己是古典派，論格雷便不免厭惡他的浪漫色彩，大約批評古人最易犯歷史的錯誤，批評近人，最易犯私見的錯誤。要免除這兩種錯誤，安諾德提出所謂「試金石主義」(The Touchstone Theory)。通常試金的質，以試金石摩擦之，看牠的痕紋如何。安諾德以爲鑑別詩的優劣也要有一種試金石。這種試金石是什麼呢？就是大詩人的名句。他從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密爾敦諸人作品選出幾段實例。比方莎士比亞的哈孟列德裏一段：

"If Thou didst everhold me in thy heart,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 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y breath in pain
to tell my story.

『如果你的心曾經愛過我，
請暫拋開安樂
在這個殘酷世界裏忍痛引吭
傳佈我的行跡。』

(哈孟列德臨死時告訴友人浩越秀的話。)

安諾德以爲如此等類的名詞記在心頭，遇着一首詩就拿來比較，就可以見出高低。所比較的詩儘管風格性質完全不同，但是如果是上品詩，一定都含有同樣的「莊嚴氣派」(High seriousness)。他拿這種眼光去評英國詩人，祇取莎士比亞和密爾敦之數人，像喬叟(Chaucer)竺來敦(Dryden) 博恩司(Burns) 一般人都被他指摘了。我在上面說過，安諾德因受牛津的影響而過信名宿，他的「試金石主義」就是一個例證。這種主義固然含有若干眞理。但是文學是創造的，新的作品和古的作品總不免各具特殊風格，難得相提並論。古人名句究竟能做衡詩的標準麼？我們總不免懷疑。

批評論文集和文化與亂政兩書以外，安諾德尙著有論翻譯荷馬 (On Translating Homer) 與塞爾惕民族文學研究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 諸書。但在批評學史上的位置，這些宏篇鉅製還不如他在一八五三年做的那一篇寥寥數千言的詩集序 (Preface to Poems 1853)。在這篇序裏他反復推論做詩選擇材料的問題。

西方文學史上一句大懸案就是材料 (Matter) 與形式 (Form) 孰為重要。從亞里斯多德至十八世紀，學者都以為偉大作品必有偉大事蹟 (Great Action) 做材料。這種主張證之文學史的前例也不無根據。從前最好的史詩和悲劇都是敍述偉大人物的偉大事蹟。到了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風行，詩人乃推翻前說，以為任何材料須經藝術家鎔鑄，賦以特別形式以後，纔成美術。所以美術之所以美在形式不在材料。小題目也可以做出大文章來。比方華茲華司的馬克爾 (Michael) 祇是一個貧民家常悲劇，考老芮齊的古舟子詠也並非詠英雄奇遇，而就詩論詩，都不失為傑作。

安諾德是一個站在浪漫主義潮流中而崇奉古典的人，以為詩人第一任務就在選擇可歌可泣的偉大事蹟。人類有幾種根深蒂固的基本情感，與生俱來，與生俱去，不隨時代變遷，也不隨境遇變遷。詩人要能感動這種情感，纔有永久性與普遍性。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智愚賢不肖，都能領略他，欣賞他。所謂偉大事蹟就是能感動基本情感的事蹟。希臘大詩人都能抓住偉大事蹟，所以他們的著作到現在還是一樣驚心動魄。讀希臘悲劇或史詩，擷字酌句，不必有何奇特，但他們所生的總印象 (Total impression) 是不可磨滅的。上乘文學作品其佳勝處都在總印象而不在一章一句的精鍊。近代文學家不能擒住要點，祇於形式方面做雕刻的工夫，所以拆開來看雖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而合觀其全，則所得的總印象甚為淡薄。比方溪茲的丁香花盆 (Isabella, or Pot of Basil) 一首短詩裏所含佳句比蘇菲克里司悲劇全集還要多，而論詩的價值，則蘇菲克里司比溪茲不啻天壤懸殊。安諾德說這全是由於古人注意全局 (Whole)，今人注意部分 (Parts)；古人力求偉大事蹟，今人力求美麗辭藻；古人目的在激動基本情感，今人目的在滿足飄忽的想像。安諾德力勸初學者多讀古人名著，寢饋既久，便自能於無形中吸收其神韻，浸潤其風格。近代作品還未經時間淘汰，好比衣服樣式祇是一時新，過時便沈到敗紙堆裏去。在這種著作中費時間不特徒勞無補，而且走入迷途，到結局祇落得頭暈目眩。

安諾德雖不絕對主張偉大事蹟須從歷史上搜求，却深信選歷史的事蹟比選近代的事蹟較易抓住永久的普遍的情感，不至於為一時飄忽的風尙所迷惑。選過去史蹟作文學材料，難在不易明瞭古代生活習慣。安諾德以為這也無妨，因為詩人所描寫的是在內的永存的情感，而生活習慣祇是外表的常時變化的。

參考書籍

1. Essays in Criticism。(First and Second Series, 版本甚多, Oxford Press 出的可用)
2. Culture and Anarchy。(倫敦 John Murray 出版。)
3. On Translating Homer。(版本甚多; John Murray 版可用。)
4. Preface to Poems 1853。(見牛津版安諾德詩集 Saintsbury's Loci Critici 裏也選載全文)
5. Mixed Essays。(John Murray 出版。)
6. The 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John Murray 版。)
7. 安諾德遺囑不願人替他作傳，可是他的傳現在已有四五種之多，如 H. W. Paul 著的（麥米倫公司出版，英國文人叢書之一）G. Saintsbury 著的，W. Russell 著的均可讀。
8. Letters of Matthew Arnold。(Russell 編。)
9. Saintsbury: History of Criticism, Vol.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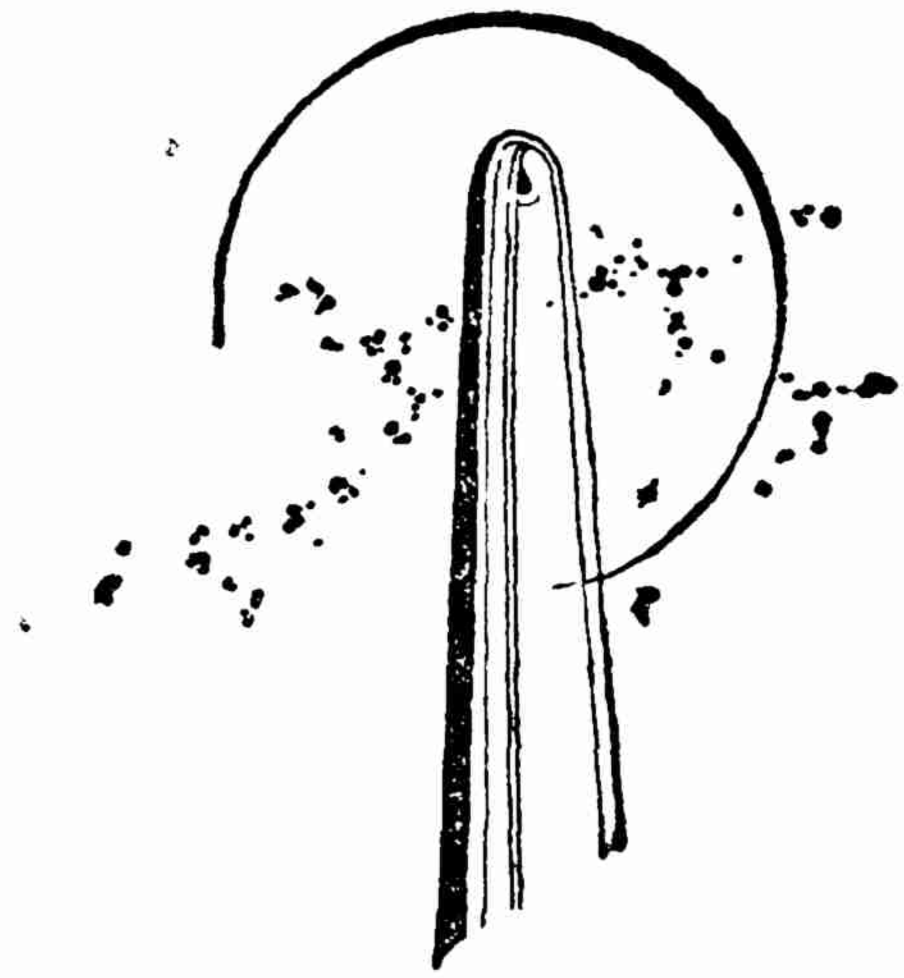
本年六月二十九日(舊曆六月甲午朔)之日食

此次日食，在英倫，瑙威，瑞典，北冰洋，西比利亞東角白令海等處，皆見全食。中國北部稍見偏食，南部皆不能見。青島預算見食不過對徑千分之八十七。預推時刻爲初虧下午三點十四分二十六秒，食甚三點四十六分十七秒，復圓四點十六分三十三秒。(皆用中國海岸時刻)。是日午後，濃霧四塞，幾無觀測希望。初虧時尙無所見。至食甚前五六分鐘，雲霧忽開，天日淸朗。因得攝取照片五張。惟第一張已過食甚約三分鐘，故其餘各片所得食分皆以漸減少。至第五張已有薄雲掩映，像不甚淸。至四點十五分半時，距預推復圓尙有一分鐘。此時觀測所見，則日體尙虧一線。而雲霧又合，故未能確定復圓實時，以與預推之數相對校。惟量算第一片食分，得日面對徑千分之八十八。似較預推微大，然亦適在量度差之可能範圍以內也。是日地磁力毫無變異。

膠澳商埠觀象臺高均攝影幷記



去舊
裝新
—在此時—
永備電筒，功用何止千百。君其及時裝以新穎之永備乾電池以備日常之需。
永備電筒
永備電池
—光明耐久—
No 950
EVEREADY
TRADE MARK REGISTERED
UNIT CELL
FOR FLASHLIGHTS
NATIONAL CARBON CO. INC.
NEW YORK, N.Y.
MADE IN U.S.A.
EVEREADY
美國紐約國家電池公司製
各大商店均有出售



太谷學派之沿革及其思想

——清學旁搜記——

盧冀野

敍

記云：『教學相長。』後人又云：『不學無術。』蓋教必有學，故教可通學。不學則無方術，故學亦可稱術。方術者，隨方成術，復可辨方以外術爲宗教，方以內術爲世學，稱名雖異，取義可同也。吾讀盧君所著太谷學派源流，竊以該派仍爲陽明之支流餘裔。雖無傳統確證，必稟受其風氣而講學者。以王學近禪，易雜佛老，又以佛過高，遂遁就於道，而附以神秘。至傳承既久，哲人云逝，拙者或棄所學而專趨於神秘，殆於有教無學，故有如黃崖之禍生。然時移世易，復有同嗜者，重研其學，因而不絕。以故絕續隱顯，自有其所謂教與學，以之屬宗教非爲輕，列學術亦非爲重。梁汥之未爲列者，亦以神秘，故與學者異式。章氏貞敍其事，亦未爲誤，誤於當時不知而作者。然吾獨以爲吾人執大象天下往，則編學術史者，宜不遺宗教，談宗教者，復應知學術。丁卯春，古郡梁唐大圓敍。

卷頭語

清學旁搜者，孰謂？謂搜剔於清代學術之旁流支節間也。太谷學派其一焉。曩者，耳是名，未悉其詳。予姨丈袁筠孫（雲慶）探訪其事甚久，舉以告我。五月間，家居多暇，因參平日所聞，著泰州學派源流述略，載東南論衡第一卷七期。梅君逸才，遠道惠書，商榷校訂，益我良多。秋八月，復與鍾山師遇。適王師伯沆，歸自吳門，於予文皆有所論列。蓄意改作，迄無間也。

冬夜，處圍爐傍，燈下呵凍，二夕，成一卷。草率急就，謬誤必多。然此本雜記之例，未能與於著作林也。

梅君來書，錄附卷後；不敢掠美，兼致謝悃。長沙章士釗主撰甲寅，近爲此案頗涉筆訟。斯卷既成，聊供芻蕘之獻，世有賢達，進而教之。

十五年除夕江寧盧前書於飲虹園側。

茲卷所述至爲簡略。臚舉名目，約有數事：

研究清學之途徑及二大著作之得失。

時人對於清學中太谷派之謬妄觀念。

太谷派學說之主旨。

太谷學派略史。

一

晚近談論清學，厥有二書：曰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曰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梁氏概論之長，在鉤玄提要，使人一目了然。惟其間多所舛誤——如原書第三十一節（一百六十九頁）論清代文學，謂：『乾隆全盛時，所謂袁（枚）蔣（士銓）趙（執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邇。』案：趙執信（秋谷），王士禎（漁洋）之甥也。江左三大家執詩壇牛耳之際，其人殆物化已久，蓋以執信誤爲趙翼（甌北）矣。此尙其小疵，四十一頁以下，乃有一可驚之錯誤，吾友儀徵厲小通嘗以語我。其始曰：『清初有一大學者，而其學無傳於後者，曰大興劉獻廷。』誠能引人亟讀其下文之興趣。其後摘錄王源居業堂集中之劉處士墓表，又稱：『而全祖望述其遺著新韵譜，尤爲精奇。』遂引全氏鮚琦亭集中劉維莊傳一節，復歎『尤幸而全氏作傳，述其崖略，使今之學者，得資考證。』坊間廣陽雜記，末附王表全傳，而卷三中明載其所定韵譜大綱，較全傳所引加詳，且全傳末有言：『予終未能悉其行事，乃即據廣陽雜記撮拾而傳之。』然則梁氏下筆前，非惟未讀廣陽雜記，即全氏之傳亦未卒讀。且其自序謂：蔣方震林志鈞胡適校訂，信矣治學之艱難。蓋梁氏屬文，每爲草率急就之篇，仗其犀利之筆鋒，表其激昂之思想，未能沈潛撰著，自成一家言也。此書之成，不過十五日，欲求其免於謬，豈可得乎?小通嘗撰短評一章，載東南論衡一卷二十三期。

支氏列傳，體製與概論異，全部較爲精密，章炳麟之論訂，固甚詳明。書分二十五卷：曰「清代樸學先導大師」，曰「北派經學家」，曰「吳派經學大師」，曰「吳派經學家」，曰「皖派經學大師」，曰「皖派經學家」，曰「常州派今文經學家」，曰「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曰「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曰「南北懷疑派兩大家」，曰「小學家」，曰「史學大師」，曰「作史學家」，曰「考史學家」，曰「地理學家」，曰「金石學家」，曰「校勘目錄學家」，曰「諸子學家」，曰「治事學家」，曰「曆算學大家」，曰「曆算學家」，曰「博物學家」，曰「提倡樸學諸顯達」以大體論，系統組織，井然有條；行文亦頗暢達。惟每述一家，行狀詳於學說，其以列傳體裁所限歟?尙有一端，予以爲在全書結構中不甚和諧者，第一卷舉先導大師，述畢一家，作者附以按語。二卷以後，則按語末之見。不過此屬編撰之方式問題，無與於實質也。

清社既屋，十數年來學術壇上，於清學僅有此收穫，彌足感慨。吾人今後之努力，惟有一途，最着成效：曰事小勿大，曰事偏毋全。其說爲何?以清

學爲例，其範圍之大，包羅乎萬象，置身其間，眇然無從得其要領。是知全部之觀察，非掛一漏萬，即乖謬叢生。不若研究其一部分，擇問題較狹者，求其精不求其博，集腋成裘，匯小爲大。以梁氏概論與支氏列傳證之，則列傳之對象，限於樸學，概論所述，清學之全部也。試問列傳與概論，孰精？孰詳？更以專治戴東原學，或專攻段玉裁學者，在樸學中範圍尤小，其價值愈大，研究之部分雖偏，而影響於全甚鉅。胡適曰：『大處著想，小處著手。』治事論學，皆當如是。

清學之源流，兩家書既已述其梗概，然此未足以盡清學也。予嘗聞明清之交，講學大師，不聞於世者，固大有人在；是皆清代學術之旁流也。此記所稱，亦其一支。江左人士，或有所聞，第未知其眞相耳。

二

清學有一支流焉，不爲世所稱道；間有耳其名者，則厚誣之。支流者何？太谷派也。傳者多泰州人，予昔名之以「泰州學派」，有梅逸才者，自溫州以書抵余，闢王心齋東崖父子，原有「泰州學派」之稱，沿襲其名，至不愜當。予從其說，以始倡者名其流別，故曰「太谷派」。述「太谷派」源流前，請先闢時人對於該派之謬妄觀念。此派近見於記載者，厥爲章士釗孤桐雜記，其言曰：『近有人創救世新教會，以儒釋道耶回五教合一爲旨，募貲刊報，頗涉張皇。成立之日，讌宴於吳自堂宅，見同人多往磕頭。非之者，曹潤田，朱博淵，湯斐予數人而已。李木齋（盛鐸）言：近五教合一之說，實根三教而來。主三教合一者，始於明嘉靖間之李兆恩。李著述甚富，即此一派。閻文介（敬銘）爲東撫時，黃崖地方，教民數百人，自爲村聚。平時拒匪不入，傳有法力，官兵往查，依例被拒，人遂揑報於文介，稱是匪巢，以兵剿之。此數百人者，俱端坐誦經受死，下至婦孺，無一苟免。光緒年間，有泰州人李晴川，云是教主，年八十餘，曾有人迎至京師說教。後李化去，傳者黃姓近亦死矣。而教仍有力江湖間，門戶甚謹，非嚴介不得入云。』此種臆度，時下士往往如是觀。於是不知有「太谷派」，而知有「太谷教」；未知其講學之風，但知三教合一之說，甚者謂有符籙罡咒。善哉逸才之言，述其內容甚詳，足以解妄人之疑矣。曰：『初來爲其徒者，如入會然，必經會員之介紹。合格與否？俟領袖面試驗定。不重文藝，不論男女。生徒或留蘇長住，或每年來蘇一見，分別等第，因人而教。領袖於其徒，一言棒喝，不啻雷霆，不肖者往見，輒懷懼色。（中略）惟二十年來，泰州人加入者，不可勝數。有昂然以入黃門自詡，若已爲聖人之徒者。亦有胸無點墨，品流卑鄙者，羨其名而歸之，無與於學。蓋規例雖存，已漸寬弛。』又『贊許該派者，稱能融合儒釋道三家之旨，而造爲學說。或自有其眞義，未可臆度。然其領袖相傳，一若有所謂道統可相授者。其講學也，限於門內坐徒，不取公開態度。講授又專恃口而不以筆，即古文學餘一書，該派毛慶蕃所選評，（聞實出自黃錫朋，託毛之名。）僅分給其同門，不出售之書坊。於是派外之人，起符籙罡咒之疑，而派之愚者，復故隱約其詞，又何怪有傳聞之誤耶？意其所講者，不外就先哲所言，加以發揮；倘目爲索隱行

怪者流，吾人既為門外漢，何敢轉以厚誣！』予前所為述略中亦云：『清至光宣，漢宋之學式微矣，舉國學子，咸以輸入海外文化為事。泰州黃先生岸然自異，本其薪傳，合儒道為一爐，闇修力行，蓋以教為體，學為用者。學術壇上，別樹一幟。（中略）是亦鶡冠子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之意歟？』其實該派微帶宗教色彩，期結合之有規律，非一固定之宗教也。亦猶宋儒談學，儒表佛裏，此則近於道表儒裏耳。案：孤桐雜記所謂泰州人李晴川，想係儀徵人李晴峯之誤。至於「非嚴介不得入」，其間亦有至意存。

往者，義寧陳三立將之黃門，竟未獲許。以陳既享高名，恐未必能服從也。毛慶蕃初官居黃葆年上，羨其議論而慕之，趨往謁焉，執弟子禮甚恭，黃雖遜謝，而實君事之至老不衰。實君者，慶蕃字也。黃門食客數百人，柴米之貲，日費甚鉅；實君嘗毀家助之，隆誼高情，有如是者。

三

何「太谷派」之不聞於世也？其理由有二：力在修行，不尙華表，一也。口心遞受，不著文詞，二也。

論其學風，既無述作以為根據；所列各節，悉自耳食。

說者謂：『文武周公孔子而後，能傳道統者，其此派乎？』尊良知，尙實行。其範圍含六經而外，旁通黃老，並及佛陀經典。古之學派，罕與為倫。面目近似「姚江」，「姚江」不逮其廣也。不取漢學之瑣屑，排斥宋儒之荒誕，體驗為先，履行是踐。天文地理，與夫治事，殆靡不有所傳，吾師興化李詳審言，云是「讖緯」之學。其實錯雜貫通，自成一種派別也。

此派以書傳其學，而不以書為貴。昔博野顏元，存學編論講學謂：『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其主旨頗與此相近。

黃門有二大弟子焉：吾師王灊（伯沆）鍾泰（鍾山）也。黃葆年每指王師而言曰：『彼有書在腹中，足以為怪。』曩余從師研習理學，師治學精且博，於時人少當意者。以鍾師故，謁黃於吳門，一見低首下心，五體投地。嘗語予曰：『我雖傲岸一世，見黃先生，不知不覺間，不能不令人拜服。』『其學無範圍，無門戶，剛健中正，博大精深，講學大師，無出其右。』陳三立謂：『學在宋五子上。』當有所見而云然。

此派最可痛恨之事，亦其所以招誣謗之由者何？黃崖之獄也。然於是可見當時勢力焉：若祭祀堂之制度，泰運等肆之設置，文學武備房之組織，儼然以治天下之道治其砦也。闡明學術，以及於斯；而遭不白之冤，竟使全功盡棄，是中國思想界上一小澎湃城矣。

概論既竟，略述其歷史。

四

李兆恩雖為此派之開山祖，然其實始傳者，道光間，石埭周太谷也。太谷名星垣，空同子其號。往來江左，遨遊揚州，與士大夫唱酬為樂，仕宦咸

推重之。太谷最邃音律學，或說能練氣辟穀，於陰陽奇賅符圖罡咒役鬼隱形，無不精明；兼及元牝容成術。不過此種傳聞，未必足據也。惟一時從遊之盛，罕能與匹。値黨禁綦嚴，江南百制軍齡甚之，遂下獄，瘐死，遺說爲門弟子所記，曰：太谷經。

再傳，實有南北二派，各自成風氣。北派厥惟儀徵張積中，積中最能張大其事業，其後受禍亦最慘。積中，字石琴，與同邑李晴峯，福建韓子兪，安徽陳子華，同事太谷，爲太谷入室弟子。(子兪子華之說不傳)積中本世家子，美丰儀，言論娓娓，頗足動人。以論，孟，大學衍義，近思錄，與同人講貫。或說取參同契，道藏大全，仙靈寶籙，雲霄指掌諸書附入之。風角占候暘雨，輒有奇驗。一時高門甲族，名宦貴嬪，咸師事之。當咸豐初，洪楊據東南諸省，積中移家山東肥城縣西北六十里之黃崖山，山形三面環拱，南北峯對峙。中廣百畝，置田築室，列市而居。値靑兗間捻寇蠭起，積中壘石爲砦山巔。引河水環山麓，市弓弩甲仗，設武備房，據險自保。避地者歸之如流水，隱以教羈縻之。或有自遠方來者，舍之文學房，授指南箴，五日一聽講。不能誦習者，去留任之。附從之徒，袒其右臂以爲識。訓約毋慳財，毋戀色，比屋毋許相過，貲產妻妾毋許私。衆遵守之，不敢稍違。其中尤足紀者，則爲祭祀堂。以古衣冠禮神，歲有例期，儀節繁縟，往往深夜參拜升降。太谷孫婦素馨，女甥蓉裳，高足女弟子也，盛裝捧劍左右侍，旃檀燎燭，薰赫霄漢，數十里外望見其光，鄉人莫不知爲張聖人夜祭也。在黃崖居民不下數十家，傾家財以獻不敢或私。不十年，肥城，東阿，利津，淄豐，安邱，濰縣一帶，先後設泰運，泰通，泰來，泰祥，泰亨諸肆。千里間指麾使令，奉如神明。遠近稱爲張七先生。一時鹽梟巨匪如張光漢，張鈴閣，王小花，冀宗華輩，相率以黃崖爲逋逃藪。官捕之急，蜚語大作，積中依險自固，山東巡撫閻敬銘會師入黃崖，以教匪聞於朝廷，積中遂自焚，從死者千餘人，全砦付之一炬，於是此派遂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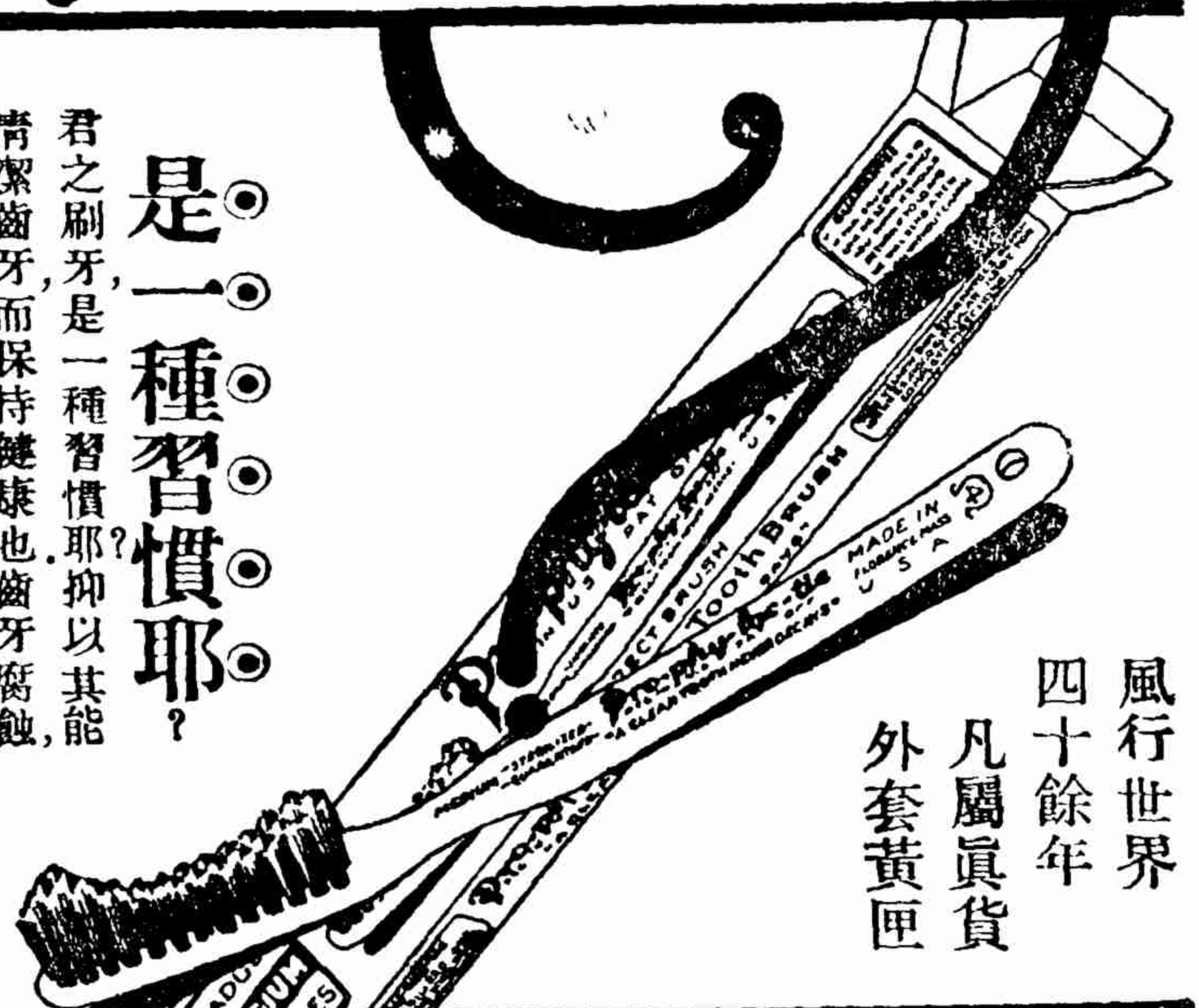
晴峯實開南派。晴峯名平山，世稱龍川先生者是。嗜學，工文辭。舉止修飾，引積中爲戒，深相韜晦。其弟子多一時知名之士，如王啓俊，吳慕渠，趙明湖，悉以寡默愼言爲歸。而黃隰朋先生其傑出者。

隰朋，名葆年，淸進士。宰泗水十年，治行在山東稱第一。解組後，移家吳中，擁皋比而講學，海內宿儒淑媛，風景雲從，相聚一堂，奉爲黃老師而不名。所著有染絲歧路說遊學說等，闡明新理，多發前人所未見。在隰朋前，尙有蔣子明其人，學說未傳，名亦不著。近代壇主，仍推黃氏。海陵單毓斌，辛亥於吳門謁之，時年已八十餘，兩足病廢，危坐講學，面如滿月，紅潤若五十許。

毛慶蕃亦嘗學於晴峯，既復師事隰朋，以同門爲師友，誠自古罕覯者。今黃氏墓木已拱，聞近傳此派衣鉢者，晴峯之孫。甚願有賢者出，光大其學說，則影響於中國思想界之前途者，豈容預計耶？

據王師言：『有吳江人金天羽，曾撰泰州學案一書，甚精詳。』不知此書尙流在人間否？世多明達，倘出其所聞，補予未逮。或於該派有所貢獻，是亦補淸代學術史之闕遺也，又奚止予小子一人之幸？

Pro-phy-lac-tic 百福牙刷



是一種習慣耶？

君之刷牙，是一種習慣耶？抑以其能清潔齒牙，而保持健康也，齒牙腐蝕，體乃多病，清潔之齒，永不腐蝕．

百福牙刷，爲科學的產物，其毛排比如鋸齒，而團簇其端．以刷齒牙，無處弗到，日用兩次，清潔無比．式有三種，分供成丁、童子、嬰兒、之用，毛之硬度，隨而不同，柄色亦分紅、綠、橙、最易識別．

總經理美商貿勒洋行
上海外灘二十四號

東方810（六）

風行世界四十餘年
凡屬眞貨外套黃匣

322

請認明百福爲認 Pro-phy-lac-tic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民國十七年

日記日曆

學校日記 一冊六角
國民日記 一冊六角
袖珍日記 甲種三角 乙種一角二
另購鉛筆加五分
袖珍英文日記 一冊四角
自由日記 乙種四分 甲種八角
月月日記 一冊四分
袖珍旅行日記（附民國交通地圖）一角六分
懷中記事冊 乙種一角半
案頭日曆 一組五角
日曆 小號一角八 大號六角

經售
新時代日曆 報紙一角六分 道林二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售

司法公報廣告

本報自第二十八期改良以來頗承實務家及法學界諸君所贊許其編纂例分例規彙載附類例規類復分納法官制官規審判民事刑事監獄外交公式服制禮儀公報統計報告會計戒嚴行政訴訟雜錄十七目所收材料極爲完備積久即成一究全之司法例規會議復分三類一爲事件二爲考鏡三爲別錄內中考鏡一門所載外國法律及各種學說多屬未經見之事尤足供學者之研鑽月出一冊洋裝大本每冊頁數在一百頁以上且多用五號字排印內容異常豐富而取價極廉實司法實務家及研究法律者所不可不備之書也現已出至第二百三十三期如願定閱請將報費及郵費寄丞北京司法部總務廳第四科即當按期寄上

定價表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歐美
一冊	三角	加二分五釐	加五分	加七分
六冊	一元六角	一角五分	三角	四角二分
十二冊	三元	三角	六角	八角四分

如定閱十分以上九五折　五十分以上九折　百分以上八折

侯爾特的意識學說

臧玉洤



一 引言

侯爾特(Edwin Bissel Holt)是現今美國一個著名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一八七三年生於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溫徹斯特市(Winchester)。少時在哈佛(Harvard)和哥倫比亞(Columbia)二大學受業，曾任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多年，現在普驎斯敦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任同樣教職。在哲學上侯爾特屬新實在論派(neo-realists)，一九一〇年美國六個實在論者聯合發表哲學的新說，新實在論正式成立，侯爾特就是六人之一。在心理學上侯爾特屬行爲主義派(behaviorists)，不過他的地位是特別的。他對於心理學上的根本問題都有獨到的見解，本文專介紹他關於意識(consciousness)的學說。

侯爾特論到意識的著作有下列各種，也就是本文所根據的：

1. "The Place of Illusory Experience in a Realistic World," in The New Realism (New York, 1912).
2. The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London, 1914).
3. The Freudian Wish and Its Place in Ethics (New York, 1915).
4. "Response and Cognition,"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Vol. XI, Nos. 14 and 15, 1915. 此文也是第三書的附錄。

二 宇宙本體與意識

哲學家和心理學家自來多假定意識或心是絕對的——或獨立或與「物」對立。意識不能定義或描寫。我們只能用意識去定義或描寫別的東西：一切定義都假定了意識。若去給意識定義，猶如周行圓上，永無結果。因此，心理學只能研究意識的形式和興起的條件。意識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從沒有圓滿的解答。

侯爾特說意識可有定義。意識不是絕對的，不是組成宇宙的元質。宇宙的元質不是心也不是物，心物却都由他合成。知道了什麼是宇宙的元質可以演繹地得出意識的定義。

近世的數理邏輯 (mathematical logic) 使我們對於宇宙的本體得許多新見解。邏輯是實在的科學 (science of what is)，他研究的對象是實在的體系 (system of being)。數理邏輯說任何的實在體系，若眞成個體系，都成自某些根本事項名 (terms) 和辭 (propositions)。在一個體系中名有被動性，而辭則有主動性，能產生體系中別的名和辭。根本事項加入這些後得的就是完全的體系。思想者搜索體系中起自根本事項的各部，這叫作演繹 (deduction)。同一體系不能有不相容的辭。根本的名是不能定義的，有些名可由根本的名與以定義，於此前者較後者複雜。由簡至複的關係是不對稱的 (asymmetrical)——不能用較複的名給較簡的名定義，前者是後者由某種關係而成的集合體。描寫解釋一系所謂實在體 (real objects) 只能由建立一組名和辭，實在的體系的一切性相都可邏輯地演繹出來。

哲學家有個牢不可拔的癖性，總想推求萬有的本質 (substance)。通常說宇宙成自兩種東西：物質和觀念——物和心。數理邏輯證明推求萬有的本質是無意義，無結果的。窮加分析，萬物所由成的單體 (simple entities) 並無本質。若用任何本質去稱這些單體，這個謂詞 (predicate) 因有普遍的外舉 (denotation) 遂無任何的內含 (connotation)。這種本質既無往不在，也就沒有什麼重要，關於他我們不能再說或再想什麼。通常的習慣以爲萬物應有本質，爲說話的方便起見我們稱這類單體爲「質材」(stuff)。性質上他和心物無關，而與邏輯上的名，辭同類，所以我們名爲中立的 (neutral)。意識不在頭顱中，不是腦的分泌物，他只是大腦和他的環境間的一種關係。意識不純是個人的事，是可與人共的。意識的元素不具主觀性，精神性，他們和邏輯的名詞同屬中性。近世的物理學幾乎變作一套方程式，所討論的多是壓力，張力，加速，減速，直線運動，曲線運動，附電，放電，能量，質量，等等。物理學家不復談具質量，受壓迫，帶電力的「物質」小點。物理學所討論的那些事項無論如何是中立的，在物理學範圍內，分析化學上的原子可至運動，質量，電子爲止。到比物理學更爲根本的數理邏輯上，這些東西就化爲定律，方程式——就是數學的單體或邏輯的概念。宇宙的本體是中立的質材，心物都由他合成。宇宙是中立的集團 (neutral mosaic)，在這由簡至繁的中性體系中可得宇宙間一切實體——無機物，有機物，生物，在相當的點也可見着意識。那麼，意識究竟是什麼呢？

三 意識的學說

演繹地說明意識自然要作起一組名和辭，從此演出一個體系，內有這樣一個或一類實體，通常叫作意識或心。不過這樣辦要覆作純粹數學的事，很可不必。意識在由簡至繁的實在系屬 (series of being) 的中途出現。簡便的辦法是取系屬中繁複程度次於意識的實體，推求演繹的步驟，以得意識。中立系比意識更簡的實體中單簡之度恰在意識以前的對於我們最爲重要。這種簡的實體就是物體 (physical objects) ——有機的和無機的，有生的和無生的。要知道這並無唯物論的意味，因爲我們已知物的「本質」是中立的了。

由演繹去求意識，第一步要研究幾種實體，通常這叫作「部分」(parts)。假設有一個面垂直着切過樹的枝，幹和根。切面上的東西當然不能代表樹的整體，但總不失爲樹的實在部分。這樣的部分常把整體切割，以示整個的中立結構。我們姑將和整個無「官體上的」(organically) 的關係的部分叫作「切面」(crosssection)。再如航海家夜間用探海燈照耀航線，在一夜間照耀的一切面的總合是這個地域一個切面。這個切面着這個地域的邊緣和表面組成物，探海燈及其運動，和船的進行共同指明。他不是船，不是探海燈，不是他們的部分，而是船所行經的地域的一部。這個切面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有延展 (extended)，也有色性 (color qualities)。切面並不在探海燈裏，合成他的物體的存在也不由任何意義有待於探海燈。

在生物界可見類似的切面。植物和動物都反應環境——不是反應一般的環境，是環境某些特定的方面。機體反應的那簇事物就是環境一個切面。植物反應光線，溫度，化學物質，地心吸力等，這叫作轉應 (tropisms)，因此把環境畫出一個切面，和探海燈畫的相似。植物所反應的那些力是環境中於他有重要關係的分子。這些力異於反應由以實現的機制，他們是環境的一部。有些植物有感覺性，一部分感受刺激，又有一部分去作反應；反應的機制較轉應更精妙。在動物界反應的現象也畫定同樣，但更繁複的環境切面。反應的機制更專精化了。轉應不復發現，而有反射運動 (reflex movements)。動物越至高級神經系越發達，他的機能上的單位是反射弧 (reflex arc) ——一端是感官，接受外界的刺激，中間有神經纖維傳導神經衝動，那一端有運動器，把神經衝動變爲運動。動物用這個機制反應環境中有關係的事物，畫出環境的切面來。

植物的反應把物質的體系作個有趣的切面。在植物的見地上這個有效的環境 (effective environment) 就是他的環境的全部；這個環境亦在植物的有機結構以外。在無機界這種的切面常能顯示物體的中立性，植物的反應所畫定的切面也是如此。一個植物的小葉伸向光線，對於強光反應加快，對於極弱的光不起反應。他不僅反應光，也反應強度。對於各級的強度起不同的反應；他於光能外又畫定強度的等級

為環境切面的成分。此外，小葉又反應光的方向，面積等，強度，強度的等級方向面積等都不是物質的東西，他們也不在植物「裏邊」也不在葉面上。植物和他的環境雖是物質的東西，但他所反應的分子中，通常說有「物質的」存在的極少。植物的切面是中立的，和任何純粹數學的體系同性。機體的反應不是對於物質的物，而是對於物的某些中立成分，這話於動物的反應也對。動物常用「特定的反應」specific response)——就是這種反應迥異對於其他任何實體的反應——反應環境中某些實體 (entities，物體或其中立成分。) 欲知動物的環境切面中有什麼實體，去看他特定地反應的是什麼實體就行了。切面的內容是中立的，和植物的環境切面一樣。

在認識論方面我們知道意識並不在頭顱裏，也非從神經系的某處分泌出來；並且我們所知覺的一切事物——包括所謂「第二物性」(聲色臭味等)——就在他們像是在的那裏。在生理方面我們知道神經系是神經原和反射弧之物質的體系，裏邊沒有彷彿靈魂的任何實體的痕迹。不過我們確知意識是由某項方式有待於神經系的，但意識却不在神經系裏邊。『這個難點的解決現在明白了。我們知道「反應」的現象把環境畫個切面，切面是中立的。這個在神經系以外，由神經系用特定的反應去反應之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東西的中立成分所組成的，中立切面，就與我們說我們所意識的事物的清單恰相吻合。反射弧的特定反應所畫定的這個中立切面就是心靈界：——是感覺，知覺，觀念的世界：——他就是意識。』(註一) 意識不是一種實質，而是一種關係——有生的機體和他所特定地反應的環境間的關係。判定有無意識的準度(criterion)就是這個「特定的反應」。人所特定地反應的一切事物就是他的「意識內容」(contents of consciousness)。

在一個體系中我們沒有假定意識的存在，由一系演繹的步驟得到了意識。在中立的實在體系中我們確定了意識的位置，有機的生活和意識的生活中間的鴻溝，於是打通：意識的過程是可從反應的生活過程演繹出來的。

四　意識的各樣性態

這個意識的演繹定義和通常的意識觀念相去太遠。這個定義若是不錯，須能說明通常以為意識具有的各樣性態(features)。意識的性態說是感覺，知覺，記憶，想像，思想，感情，意志等。現在看這些性態在意識的新定義下應得怎樣的解釋。

(一)感覺和知覺　最昭著的性態是感覺和知覺的作用。人早知道這種作用有待於神經系。這個事實我們已經見到；前邊的定義說只有神經系所反應的那些中立分子是意識中的分子。不過感覺和知覺與規定他們的事物是判然二事。討論感覺和知覺有二個問題：(一)中立的實體之進入意識，存在一時和離去意識；(二)感覺和知覺與「實在」(reality)的「對當」(correspondence)。第一問題不難解答。我們已知

意識在時空上都有延展(extended)可在時空中移動，如探海燈照耀的物體。中立的實在世界中確有變化進行，在時空上有無數的實體的集合，內容改易時仍保持集合的同一 (collective identity)。這樣一個集合的實體 (collective entity) 就是意識。『在感覺中中立的物性 (qualities)，所謂第二物性，成爲無甚連屬的分子出沒；在知覺中由或大或小的羣簇出沒。絕對單獨入於意識的物性——感覺——的確極少；他們成或大或小的集團出入意識。共同入於意識的物性集團的內部若無甚邏輯的結構或統一，通常就叫作感覺；在知覺中物性集團則有某種邏輯的聯合。二者間無清明的界線，也不必有。』(註二) 模糊的色塊，含混的聲響，若太無組織，不能指示 (指示或意義永遠是某種邏輯的統一) 任何事物，這是感覺；物性成爲有關連的簇加入，就是知覺。

現在討論感覺，知覺與他們的對象的對當由意識的新定義，感覺和知覺並不和任何東西對當。說感覺，知覺屬內，另有他所對當的實體在外，這全是二元論者的假設。宇宙間沒有感覺，知覺，及其對象。宇宙只有物體，他們若括入叫作意識的範圍中就成感覺或知覺。『物體若不僅是感覺或知覺是因神經系所反應的只是物體的某些分子：這些分子同時是物體的一部和意識的一部。物體和意識彼此交切；他們的切面是感覺或知覺。』

(二) 記憶，想像，思想　知識和他的對象若是一事，過去的 (和將來的) 事的知識怎樣解釋呢？記憶上有待說明的是過去的事何以到現在的知識裏。記憶之認識論的說明總要根據一種時間的學說。現在看來，時間是相對的 (relative)。一事在時間上佔有位置全因他在事項的序系中與他事的關係。

現在能有往事的知識和知者能有在空間上遼遠的地方的知識二事相類。對於曾到過的一個大城的知識總是此城的概觀——城池，鐘樓，寺塔，鬧市，住過的旅館等。這個城市的知識圜 (knowledge mass) 的位置怎樣？——在知者所在的地方，或者在城市所在的地方？實在的城市的位置在他與其他空間的關係上；邏輯上等於城的一部的知識圜的位置在他與知者的知識的餘部的關係上。知識圜不在知者那裏；大腦不會分泌知識。也不在城市那裏：知識圜是實在的城市也在某個知者的意識切面中的那一部分，這一部分也是意識境界的一員。知識圜的位置就是他在這個境界中的位置，也就在對於這個境界其他部分的關係上。這個中立的實體圜簇是實在的城市的切面，兼是二個體系的一員，有二個位置：一個在空間界，一個在意識界或知識界。知識系切割空間系，二系有一部是合一的，知識系切割空間系次數越多，二系越近同一，無限的空間的知識就是空間自身。

現在回到記憶上。知識系對於時間的關係和對於空間的一樣。認識過去和認識將來和現在原則無二。於此所認識的是一個時間系；認識系去切割他。過去事項的回憶——知識圜——有時間的延展 (tem-

poral extension)，但其本身無有位置，他的位置，全在他對於知識其他節目的關係上。在認識系中他在實在事項之其他知識團的「前」，「後」在知識上纔有時間上的位置。時間的知識團和時間系相較失之支離破碎，他們是時間系之散漫的切面。但與過去事項的某些方面為一事的切面在知識系中仍有過去事項的本身在昔時具有的同一的「前」「後」關係。

這項知識是在現在或是在過去呢？這個問題似很難答，知識若和事項為一，他必是過去的，而知的過程却在目下進行。『實在的事項在時間系中有個位置，從我們的見地來看，這是過去的；但與過去事項有一部為同一的知識團，因其與知識其他部分的關係，在知識系中有他自己的位置，這個位置只若是時間的，知識團只若是有秩序的，這個位置也就是過去的——在知識系中是過去的。』有人說思想是現在的，因為神經系現在活動。這也不然。神經系有遠隔的感受器 (distance-receptors，耳目鼻等) 反應遠處的事物，也有一簇機制反應過去的事物。過去的事項將神經弧作成這樣的序列，使成為「儲存的刺激」(stored stimuli)，某項外力可以使他活動。人的反應常不僅是對現前的刺激，也兼對過往的刺激：他是對於過去的刺激之「復活的反應」。換句話說，神經系的可型性 (docility) 是實現對於過去的刺激的反應的媒介，就如遠隔感受器是反應遠處的刺激的媒介。

現在討論想像。想像，夢想，幻想等是通常不大信以為眞的經驗。不過想像的觀念 (imaginary ideas) 若在經驗中，他們也就確在實在界 (realm of being)。因此他們是實在界的切面，和感覺，知覺一樣，不論是否被信為眞，仍是如此。他們加入意識，存在意識和脫出意識都取決於神經系的反應，和知覺時空上遠近的實體一樣。神經系是物質的機制，受物力的影響，不能反應不在物質世界的東西。把神經系的反應細加分析，可見神經系與影響他的各種力之中立的結構。神經系反應許多不在「物質」界的東西，他的過程有數學的中立的結構，猶如一道光線是密度，溫度，電磁斜度，折光指數等的函數 (function) ——這却是中立的實體，是不能用任何「質點」去說明的。想像的觀念方面神經的反應若特定地對於「紅」「三角形」或「佳兆」，這些實體就在認識界，他們不必是「持之有物」，能觸撞經驗者的物質。

(三) 錯誤　自來哲學家說錯誤純是主觀方面的事 (只見於意識中)，客觀方面無有錯誤。意識若和對象為一，那麼客觀方面也有錯誤麼？人心是一種中立的集團 (一個切面)，猶如物體是別一種。說錯誤只見於為心的中立集團顯然不對。錯誤是全部中立世界一個性態，他的發現在中立世界分為主觀客觀以前，所謂主觀和客觀的現象中都有錯誤。

物體和觀念成自同些中立的實體——名和辭。物理的和精神的活動都得自中立實體的活動——辭的演生的活動力 (generative activity)。自然法並非人造的東西，而是自然的一部，是自然的活動的

淵泉；——他們就是叫作辭的中立元素。名無衝突，而辭則常相「矛盾」(contradict)。一切錯誤都是「辭的矛盾」(contradiction of propositions)。在主觀方面，夜間遠見光亮，初以為燈塔，繼知為落星。光亮不能同時兼為燈塔與落星，於是經驗的一部矛盾他部。經驗上的錯誤不是一系名中的矛盾，而是矛盾的辭同時在知識系的結果——X是燈塔，X是落星。X是燈塔落星，從未被人經驗。所以含於辭中的錯誤是見於中立世界分為主觀客觀以前。再說客觀世界。光線是「以太」小點中一種運動，運動的法則是一個辭。二光波在相反的位相 (phase) 相遇時，迫同一小點反向運動，這個小點就不再動。兩個運動法則在相交點上彼此牴觸。物質世界一切衝撞，干涉，離合的現象，生物界一切疾病，死亡的現象都是某項運動法則被其他某項法則牴觸。科學界表白這些現象，只能用互相矛盾的辭。所以客觀世界也是矛盾重重，和主觀方面一樣，——錯誤是中立世界一個常見的性態。(註三)

(四)意志感情　舊心理學家說意志最是主觀的東西，他起於人的大腦中，第二人不得而見。現在要說明意志也是中立體，並不限於個人的意識中，他可受邏輯的和數學的討論。

一切決意，欲望，要求等都是些「目的」(purposes)——要得，要作某項事物。人定了目的，他的動作就受目的的支配；倘若他能實現目的，那個目的便是他的動作的「定律」。他人也可見他的動作是他的定律或目的之邏輯的結果。我們要看目的是怎樣一種實體，類似人的目的之目的是否見於中立界在邏輯上是否見於主觀客觀的範疇以前。

據物理學的新見解，自然的必須 (natural necessity) 就是邏輯的必須 (logical necessity)。中立性的定律是惟一的力因 (efficient couse)。物體自高下落吸力律可以完全說明。有了X下落的定律而星球，雲塊不即下落者是因抽象的定律是個普遍 (universal)，而星球，雲塊則是特殊 (particulars)。星球雲塊於X以外尚是許多東西。倘若中立的定律成為特殊，他就實在由全效率活動。自然的定律通常表為方程式，他演生一切依屬的系序；任何系序的統一 (unity) 就在演生他的公式上。人的目的就是這種有動力的定律；不過分量不精確，不能用公式表明罷了。例如我要在一條窄牆上沿牆脊中線走過去不跌向兩旁。這個目的成了我的動作的定律，他發動一切運動，他是一切運動的統一。於此我的目的或意志可表為牆緣的恆常函數 (constant function)。所以意志並非特屬主觀，他是一個定律，與中立界其他定律同性，在邏輯上他先於主觀客觀的範疇。

人對此說可提出幾個疑問。(一)意識中的意志似不這樣單簡。一時的全部意識狀態除一項目的外尚有許多東西。意識切面中有色，聲，香，情緒，時間，空間，以及別的目的等。不過這都不是目的的本身。意識中的附隨事項有些接近目的，因他們合成「與項」(given) 有目的的動作就是這與項的函數。意識中若無牆脊人就不能決意沿牆脊走過了。(二)有目的和實現目的不同，人有目的，但可不願或不能實現他有目的而

不願實現他是因有別個與他牴觸的目的；欲作此事同時更欲作他事。有目的不能實現他是因牴觸的目的自身在意識以外，大概是成爲自然法則的，與他矛盾的辭。(三)人的動作可顯示某些目的，本人可全然不知。通常一生的大目標和道德的動機等最易逃人的回想，他人較本人所知更切。決意或目的不論是否入人的回想，他仍是支配人生的法則，和自然法及中立界有演生力的辭性質無異。

再說感情 通常說感情有二表德：快樂和苦痛。這也是最主觀的，因一人不能經驗他人的苦樂。不過苦樂若是一人心中獨有的性相(quality) 人就無從造出苦樂的名辭，也就不能討論他們了。今有苦樂的專名，二人對於一事實能同時感到苦或樂，是苦樂能在同時兼入二人的意識切面。苦樂不在人心而在外界。快活的風景使多人快活。快活就在「那裏」待人領略，猶如花樹的色澤田地的廣袤。苦樂進入意識，存在意識和脫出意識的方式與感覺中的中立分子一樣。苦樂可爲人共猶如斤兩尋丈；即此已足見他們是中立的實體。

前日以爲感情和意志有種因果的關係。有了「運動的觀念」必附以快樂的感情運動才得實現。舊日的意志觀念是靜的，故有待他事推動他；我們已知意志或目的自有動性。感情雖與目的同在意識中，但決不是動作的淵泉。

心理學上幾個最高問題於此得着答案。前日以決意或目的爲固定的觀念，本身無動性，於是假定一個「自我」(ego) 爲動原，去實現動作。決意若與自然法同性，就無待於他物的推動。「自我」不是隱於內心奧區的精怪，他就在意識的本身上。意識是否自由的老問題於此也得解答。與自然法同性的意志或目的若不遇矛盾的目的就是自由。意志的自由與否猶如自然的自由與否。其次說「人格的統一」(unity of personality) 問題。通常說具統一力的是「回想」，他把意識的細目幷爲一體。假設人在死前能心志淸明，回想一生過去的經驗去統一他。結果所得的必破碎，不實；即使完全確實，而回想也不能給生命一個「統一」。統一的淵泉是法則或定律。一系形似支離的「名」，若滿足一個法則或辭，此系就有統一，且惟如是始有統一。『人格的統一全在意識中有互相諧和的目的，且有超出一切目的的大目的。這個目的就是「我」，他規定一切副從的目的。』這個「我」在今生的本身；他是說明意識生活的全部活動的法則或辭。這就是意識的新定義下的「靈魂」。

五 結論

現在略述對於倭爾特的意識學說的批評作爲本文的結論。在哲學方面，後起的新實在論有一主要論點就是否認心或意識爲獨立的實體，而說意識是一種關係。關係的意識論爲一切新實在論者共同的主張，也是哲學界最近的傾向。倭爾特發揮此說最明確，最澈底。新實在論者柏利 (Perry) 說倭爾特分析意識的論著在同類著作中算是最精。

而同派中的孟泰格 (Montague) 關於意識和錯誤的性質則持異議（註三）實在論者羅素 (Russell) 也有批評此說的話。他說：『詹姆士 (James 否認意識為一實體這是對的，美國的實在論家謂心物都由中立質材合成，而隔離的中立質材則非心非物，這是半對的，但不全對。在感覺上我贊同此說：所聞或所見的同樣屬於心理學和物理學的範圍。但心象 (images) 則只屬精神界，那些非為任何「經驗」的部分的事項，——如果要有——則只屬物質界。我以為有二種迥異的因果律，一種屬物理學，一種屬心理學。例如吸力律為物理律，而聯想律則是心理律。感覺兼受二種律的支配，所以是侯爾特所謂之「中立的」。只受物理律或心理律的支配的實體則非中立的：可別分稱為純物質的和純精神的。不過卽是純精神的實體也不指證外物(reference to objects)，這個性質勃蘭泰諾(Brentano)說是精神實體特有的，他也是通常所謂「意識」的精素。』（註四）在心理學方面，正統派的心理學家對於非「精神的意識」自不謂然。如堅信心靈說 (mentalism) 的麥獨孤 (McDougall) 見精神庫藏中的法寶一一拋出頭殼以外，忿懣之下對此說惟有譏誚。（註五）侯爾特雖屬行為主義派，而此派的急進者對侯爾特談意識的著作仍與他派同置不論。（註六）作者以為「意識」不能作科學的心理學的對象此說漸得普遍的承認。若給意識另作定義，使可受科學工具的處理，此意識既失精神性，就不如直用具體的方式去說明所謂心理現象「意識」一名因歷史上習慣上的關係易起誤會最好不用。行為主義派用刺激和反應遂能解釋所謂「精神現象」侯爾特自己也說心理學是「反應的科學」(science of response)，他曾用「特定的反應」(specific response)——行為——一個概念說明一切意識性態。（註七）科學的心理學中似不必保持意識和行為的二元，有行為已經夠了。

（註一）The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p. 182. 可參看 The Freudian Wish, pp. 96-97; 171-173.

（註二）The Concept of Consciousness, Chapter VIII; The New Realism, pp. 57-373.

（註三）The New Realism, pp. 480-482.

（註四）Analysis of Mind, pp. 25-26.

（註五）An Outline of Psychology, pp. 26-27.

（註六）Lashley, A Behaviorist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ciousness, Psycological Review, 1923.（大概在九月份和十一月份。）

（註七）作者曾有一文，評述侯爾特的行為學說，名叫哲學上的行為心理學，在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二卷二號。

尚志學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宗教的出生與長成　江紹原譯　一册　定價六角五分

中國之旅行家　馮承鈞譯　一册　二角五分

法人沙畹氏研究東方學術名家其著此書乃博考我國古來遠適異國之旅行家如張騫玄奘等二十八人稽其足跡所經辨析古今地名之異同譯者馮君復校正其訛誤誠爲留心東西文化關係及研究地理者必需參考的資料

倭伊鏗哲學……一册　五角
動的心理學……一册　九角
教育心理的實驗……一册　六角五分
審判心理學大意……一册　六角五分
意見及信仰……一册　一元
創化論……二册　九角
柏拉圖之理想國……二册　一元五角
新道德論……一册　二角五分
近代思想……二册　一元一角
羣衆心理……一册　七角
形而上學序論……一册　三角
物質與記憶……一册　九角
笑之研究……一册　六角五分
中國人口論……一册　五角五分
相對原理及其推論……一册　三角
愛因斯坦氏相對論及其批評……一册　三角五分
生物學的人生觀……一册　一元
生物之世界……二册　一元三角
詹姆斯實用主義……一册　六角五分

心理原理實用教育學……一册　四角五分
圖書館學……二册　一元二角

下列三種均已付印不日出版

邏輯歸納法和演繹法……潘梓年譯
科學之價值……文元模譯
心與物……張君勱譯

下列十一種均譯竣付校

時間及自由意志……潘梓年譯
人格養成論……黃幼希譯
現代哲學引導……張松年譯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olitical Theories　鍾建閎譯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陸[illegible]閎譯
空時動……張松年譯
柏拉圖全集……張師竹譯
生物學及其作者……歐華清譯
生物學綱要……歐華清譯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馮承鈞譯
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馮承鈞譯

（附載）本會哲學評論雜誌第一卷第二期業已出版　北京景山東街樸社發行

新語林

▲開闢空中新航線之林白大尉……朱義生
▲林白的自述……文宙
▲芥川龍之介的自殺……郁伽
▲世界的低賤民族——吉卜賽……微知
▲俄國人目中的青年自殺問題……遂初
▲動物對於音樂的反應……遂初

開闢空中新航線之林白大尉

朱義生

林白是美國西部的一個少年，年紀還很輕。當初人們聽說他想乘飛機飛渡大西洋，到法國巴黎去同赫赫有名的飛行家倍特，台維斯，張白林等一干人比賽，都付之一笑。因為倍特氏是合天下有名的飛行家，他曾經飛過北冰洋。台維斯是一個饒有膽力的駕駛員，而且熟諳航海術。張白林同他的機師阿香斯帶方纔奪得五十一小時最耐久航空時間的錦標。林白不過是一個空中郵務駕駛員，而且還有四次機器壞了，他從空中扯大傘跳下脫險的。所以人們聽說林白想獨自一人飛到巴黎去，都搖着頭說他一定不會成功，除非他是要試驗自殺了。

但是他的飛機動工了，說來很奇怪，在他的飛機上裝着一架三角鏡。一般飛行家都很詫異的說，只有潛水艇的視線是用三角鏡轉灣的，什麼飛機也欲用起三角鏡來？那眞神乎其妙了。他從這個三角鏡，怎麼可以妥切的窺見地面？他自己渾身藏於飛機肚裏，坐在汽油桶之後面以保護自身，但是實際上果然會有效果嗎？

不多幾天，林白的飛機是裝配好了，交貨了。交貨之後，好幾天功夫，不曾聽見林白有什麼動靜。他試驗的結果似乎也不很佳妙，於是一般人說他恐怕載不起長距離飛行用的汽油，還要譏笑他。

但是有一天，林白的飛機，名叫聖路易的精神的，果然從美國西南方聖地哀各一直向東方聖路易城風馳電掣一般的飛去了。林白埋首艇中，用其天然之特性，看準盤上之針表，在黃夜中飛行。到了東方發白，離開聖路易只有十五哩路了。那時他的指南針因地質惡劣關係，差了三十度。但他到底沒有被那指南針哄騙過，好像遠道放出的鴿子，一口氣飛到老巢裏一般，直往聖路易飛來。

他却不欲卽刻望地上落下，他到了聖路易，重新再飛高起來，在聖路易市上兜了好幾個圈子使得下界的民衆都知道是林白在那裏飛行。後來他到了巴黎也是這樣。他因成功而喜極，不禁手舞足蹈起來。

那時，美國東部的飛行家，都像身上澆了冷水似的，醒悟過來。他們屈指一算，知道林白一人獨自駕駛，從聖地哀各飛到聖路易，已橫斷一千六百哩，是航空歷史上第一次。他第一次出發，就得到一個新記錄，料想他的飛機是靠得住的，而林白那人也到底是能幹的。原來林白第一段路程，須經過曠野，沙漠，以及一萬三千呎高的落磯山。而他每點鐘飛行的速率，却常在九十，一百及一百零五哩之間。

林白到聖路易的第二天，在幾個知交的歡送中再跳上飛機，徑向紐約飛來。他從聖地哀各飛到聖路易，耗去時間十四小時又二十五分，從聖路易到紐約，七小時又二十分。統計從美國西部到東部，僅耗去二十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這是從來未有的新紀錄。

林白到紐約葛蒂斯飛行場比豫定的時間

爲早，四週的民衆，看見了一只銀光四射的飛機，出其不意的飛來。大家認淸了是林白的飛機，就歡呼着，一起飛奔來迎接他。以前疑信參半者，到此時也認識林白確是一個勇敢的駕駛者了。倒是那三角鏡這件東西，又引起大衆的質難，因爲外邊望去看不見那駕駛員，還疑心那飛機是在獨自飛航呢。等到林白很從容的降下飛機，大家一同湧上去看，才見艇身兩旁有兩扇極小的窗洞，林白的頭就鑽了出來。於是人們不禁雀躍歡呼，競與之握手道賀，盛讚他的速率和他的精巧。

林白停機葛蒂斯飛行場，是在五月十二日。此後一週間他從事預備飛渡大西洋。這時候，大家對於他的成功，又起了疑慮，因爲他的飛航是從來沒有試驗過載重的。他要飛渡大西洋一定要比以前多裝七百五十磅重的汽油，但是林白不露聲色，只顧妥切的預備。

他足足忙了三天，一切都預備好了，他的內燃機關馬達亦檢驗到一無缺點，同時飛行場的那一面，一班技師工匠，還在忙忙碌碌的試驗那名震遐邇的倍郎加式飛機。但今已讓林白後來占先了。一個無聲無臭的飛行家，變成了大家視線的焦點了。

這日是五月二十日禮拜五的早上。大雨傾盆，泥濘滿地。停機場方面天時十分惡劣，但照氣象台的報告，海洋中氣候確還可以過去，於是一方面雖不停的下雨，一方面只聽見護送的汽車，機聲軋軋的響着。場中燈光四射，林白的飛艇已經從那廠房中拖了出來，對定方向準備出發了。

英國人之英俄絕交觀



「像這樣纏人的親善關係，還是一刀割斷的好」

那悽涼的晨光，好像描摹着以後幾分鐘的境遇。林白也自知此去不免危險。但他自信無畏的氣概，令人悚然起敬。他從機中伸出頭來，滿面悲壯，很冷靜的舉手同衆人告別。

此時機聲怒作，那飛機在泥濘中慢慢的向前活動了。那機滾到場中，還沒有借勢騰空起來。他三兩次的想拼命騰空上升，總因速率不足，仍舊在地上行走。林白覺得失敗就在目前，於是用了全付精神，好容易將那飛機從泥濘中掙脫了起來，照地面上平穩的樣子飛去，忽然間，又似與地面接吻了，但未幾又飛起來，這才超過那面前的山陵，向東直駛而去。

他那日沿路所經過的海岸，都報告他的行程，過了紐芳蘭，他便向那春色可愛的茫茫的大西洋飛去。其間迷霧，雨水，冰雪的風味一一嘗過。直至愛爾蘭，再經過英倫，穿越法蘭西海岸，遙見巴黎城燈光燭天，此時那地球上自來未有的長距離飛行，也就在萬人歡呼聲中宣告成功。

林白的功績，實開歷史上一新紀元，不但他經歷三十三小時半，航行三千六百哩，是難能而可貴的，他最初橫斷美國大陸的成績，亦可

以算得是獨一無二。總計他三次的飛行，共歷五十五小時，路程六千一百哩。

＊　＊　＊　＊

林白的成績，於飛行界究有何種影響？我們雖不能以他一人的獨自冒險成功，就以爲將來定期載客用大號飛機，亦是一般容易。但林白總是開闢大西洋天空新航線的先驅呵。

林白的成功足以證明近日旋轉式風冷馬達爲可靠耐用。又證明新式駕駛用器械，雖略有參差，若是好好兒的使用，亦可說是準確的了。他又給我們知道人雖非金石之質，亦能於長久時間，不顧困乏，不顧號吼之機聲，定神專注，支持到底。

林白同其他有名的飛行家，都預測將來洋面的飛航是一定可能的。他現在已做了開路的先鋒。他已經證明三千六百哩連貫的飛行是可能的了。還記得勃來利凹氏飛渡英倫海峽時，一般人稱譽的狂熱，亦不亞於林白這回的飛渡大西洋。至於今日，海峽間載客貨的飛艇已來往不絕。那麼將來大西洋航空業的鼻祖就要推林白罷。

假令林白此次的飛行而告失敗，則航空科學的進行，必將發生極大障礙。因爲他非但自己去冒險送死，而且死了還要使大衆對於航空事業失掉信仰。幸而他成功，他的成功把那航空學擡舉到極頂了。



空間與時間之征服者——林白

他最大的一個成績，就是他信任近今製造精良的風冷馬達。風冷馬達，可免水箱的重量，同用水的煩惱。有時水流阻塞，或水箱破漏，那馬達立刻就要停止。而風冷馬達則無此種弊端。

林白又能發前人之所未發。蓋每次飛機廠中一具馬達造成，常須裝置於試驗架上施以種種極嚴厲的檢查。但試驗室中氣候常有一定，試驗未必準確。而林白氏的成績，則證明凡構造精密的馬達，於那氣候變幻不定時，亦能支持到底，繼續旋轉。林白在大西洋面時，他的馬達，同附着的化氣匣，經過許多的顫動，變像。雨水，冰雪，炎日，迷霧種種，都不能阻礙他的前進。

一切長距離新紀錄的飛行，都足以引起大衆對風冷馬達引擎的信心。阿孟曾，倍特二氏之飛渡北冰洋，高勃亨，比納道二氏之飛經赤道，俾拉的，杜哀西二氏之穿越沙塵酸水湖，由巴黎飛到北京，斯密史，瓦特二氏之飛遊地球，以上種種，都足以駁斥一般不信任那馬達化汽匣

者的謬論。

林白用以飛渡大西洋的飛機，並不是神怪莫測別開生面的。他起初試辦過一隻飛機，那飛艇經過許多實地的試驗許多內比賽，還覺得不行，他重新再辦了一隻適當的飛行機，把翼面放寬機身改造。限期六十天交貨，及到紐約一飛，於是那飛機的功效就無疑義。

他駕駛術的新穎，亦足驚人。他竟可棄置經緯度量器於不顧，而仍達到其目的。他機艇中裝設的針表，分門別類：有速率表，浮泛表，高度表等種種。然其中最重要者，而尤為他日海洋航空業所恃以為護身符者，即一種地應指南針便是。這是引用地球南北向磁力，能準確指示飛行的途徑。林白經過愛爾蘭時，照航行的方向，只差了三哩。這就可見那地應指南針的功效。林白對人說，三哩之差甚小，平時即差二十五哩，也可說是善駕駛了。

將來航空用地應指南針之發達，吾人當無疑義。至於機身馬達之耐用，駕駛術之新奇，吾人亦知之已審。然而林白氏尚有最大的一個功績，就是他也許可以算是一位外交大家，特派全權公使，在歷史上名垂萬世，流芳千古。為什麼呢？因為這謙虛誠實剛敢的少年到了法蘭西後，那方素稱風流的法人，莫不一見傾心，把往年對美的怨毒，一忽兒都冰消霧散了。巴黎全市，但見美國國旗的飛揚。這是大戰之後第一次看見的。



薩青范士底案的判決

將來大西洋的定期航業，一般人雖預測其必臻成功，然其去實行時期，距離尚遠。蓋其間尚有種種難題，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將來或須造一種異樣多機壘塊式單翼大飛機；或須於紐芳蘭及大洋中設置浮海停機場，而後大西洋定期航業可以完成。據計劃家及飛行家的觀察，則謂此大西洋定期飛航，非至十五年後還不能見諸事實云。

飛機重於空氣，或者飛機的運用尚有待於輕於空氣的飛艇，亦未可知。等那飛艇在大西洋上面航行慣了，然後那飛機也可自見其用處了。現今美德意英各國，都已動工製造巨大的輕於空氣的飛艇。此項飛艇可以經年累月的飛航，飛機則但可做他的接送員通信員而已。前幾年 R 34 號飛艇從英倫飛渡大西洋到紐約，再從紐約歸國，勞桑傑爾號從德意志飛到美國，人皆以為神，以為危，而計劃那飛艇的工程師，方以為理所當然，不足為奇呢。

北大西洋夏季的氣候，大家都有些頭緒了，人們以為此後要務，只在於馬達要耐久，艇身

要堅固，駕駛有把握而已，然而欲於氣候險詐的時間飛航，一如林白所經歷者，還不能不廣置機具，報告各方面可靠的氣象。當林白起身的時候，那日氣候的惡劣，非眞如那氣象台所報告。以後途中經過的迷霧，冰雪，那氣象台亦都未嘗料及呢。

倍特氏亦覺得氣候變化之重要，故他很希望將來大西洋飛航事業開始時，對於氣象報告，有極完備的佈置。為目前計，只有同各處無線電話播音台約定，發信號於洋中來往船隻，詢問氣候之好惡，然後再報告總氣象台，繪成氣候圖，用測未來之氣候。林白飛渡大西洋時，亦用此法占氣候之吉凶。故將來大西洋定期飛船發展時，宜更有一較完美的辦法以為之補助。

將來的飛機究應怎樣造法？吾人還不敢預測。飛機的功效，並不因機身之加大而有所增益。機大則飛行時阻力亦大，馬力亦加大，而汽油之消耗頗巨。歐洲現有許多的飛機製造家，競相創造一種超絕的飛機。他們的成績還算不差，他們的水面飛機有可載重至六十八人者，且能自由從水面上飛起，然而那種飛機不適宜於長距離之飛行。

若使巴黎到紐約定期飛航的計劃成立了，就可在那紐芳蘭，愛爾蘭兩處，設立汽油站。這樣那飛機從巴黎或紐約起身時可不必多載汽油，等經過那油站時再加。因此客人貨物就可以多載了。而且定期飛航，不比賭賽，耽誤一二刻鐘，停下加油，是不要緊的。定期飛航比那獨自冒險是更其穩妥的。五六年前，阿辣克，勃郎二人，從紐芳蘭飛到愛爾蘭的往績，今日有多數飛機，亦能愉快勝任，不以為奇了。那南大西洋狹處，亦已經過好多次的飛渡了。

現在吾人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好奇爭勝的時代，大西洋之外，還有他條航線，如同舊金山檀香山一線，即去年美國海軍飛機功敗垂成者。此線的目的在於遠東航業。他如維金斯之阿拉斯加探險，歷寒冰慘裂之地，倍特氏之二十月間南極探險計劃，英倫澳洲間之繼續試航，都可說是林白氏的偉績有以觸動的罷。

林白的自述

文宙譯

巴黎五月二十二日 現在我得與美公使候烈克(Herrick)握手了，從我所已見的巴黎看來，你可說我是在喜歡巴黎了。

說要乘了我的飛機飛回美國；這並不是我的計劃的一部分，雖然我可說我還沒有終了我飛行的程途。假使我自己存想以為這便算是我飛渡大西洋的結果了，那你可以相信我自始便不會着手做這事，我希望我能夠在歐洲飛翔一下。

在此間所受的盛大的歡迎，倒是全飛行中最危險的一部分。要是風暴對我有此間五萬人的歡迎委員會對我的這樣猛烈，那我便永不能到巴黎了，便不能吃到美公使享我的午後三點鐘才吃的早餐了。

關於此次飛行有一件事我要說明的，就是他們說我是個幸運兒，不過單靠幸運是不夠

的。我有我自己以為最好的僅有的飛機，使我得從紐約飛渡到巴黎。我有我自己以為最好的引擎，我有最好的用具使我的努力成就。我希望我好好的利用這些我所有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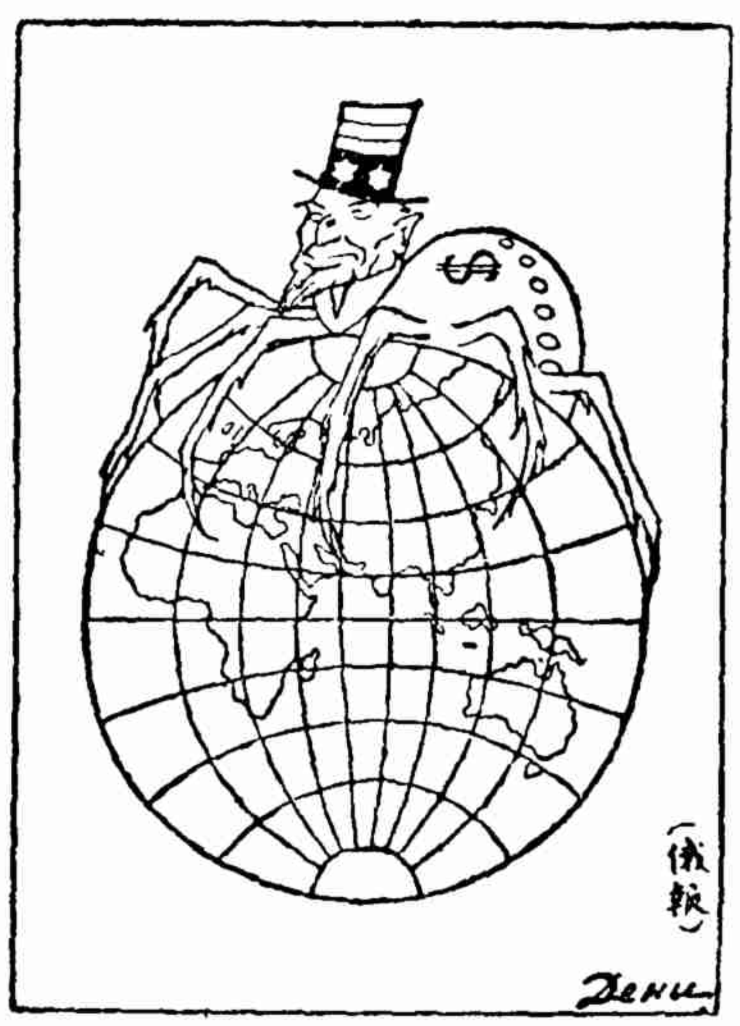
我到巴黎時，機上還留有不少的掰士林，這是因為我深知以先飛行的失敗多由於中途缺乏燃料所致，所以我要力避這個錯誤。

總之，我不能怨到氣候。飛行中的氣候竟完全出於預料之外。有幾處氣候要比預料的好，有幾處氣候要比預料的壞。有一次遇到的氣候非常之壞，我幾乎想掉回來，不過我回頭一想，也許歸程的氣候會同前途的氣候一樣的惡劣，所以我就繼續向巴黎進行了。

我們（指我和我的飛機）開始啓行時，頗為迅速。在我們動身以前的氣候報告，是說天氣晴明的，所以我們決計一試。我們根據這個報告，總以為在全個行程，可以天氣晴明。不道才飛了不多時，就濃霧大雨來了。到紐芳蘭的時候，算沒有什麼。到天黑時離開紐芳蘭，氣候就大壞了。如此一直到明晨四小時以後。我們不預料有這種惡氣候的，這樣的一慌，幾乎力氣勇敢都受打擊了。要想中途折回，就在這個時候。

過去乃有雪霰了，一般飛行家都知道雪霰起時使人幾分時就失却支持。雪霰一點點的利害起來，那時我的身上身下以及左右旁邊都是雪霰了。我幾次想避出這個雪霰的勢力以外，但終於無效。我把飛機降低到離海面只有十英尺，再高飛到一萬尺的高度，到天亮時，雪霰之勢衰下去了，我始在低空飛行。

美國的蜘蛛



牠的金錢勢力快要伸張到全球了。

常漸漸失却了紐芳蘭以前，我見到一隻飛機，以後我又見有好幾隻在風霧中飛翔。以後在日中便不見有飛機的隻影一直到了愛爾蘭。

在遇風暴以前，我不感什麼困難。我們是於早晨七時五十五分出發的。飛行場有點濕軟，所以飛起的時間要比平常長一點。於是漸漸的飛起，飛過了高屋，飛過了叢樹，我避免種種障礙。當我們飛到空際時，便把馬達減低到四分之三，僅於升入高空時，把牠升上。

啓程以後，我有三百英里不見到陸地。（從柯特岬起到諾伐斯戈寫）馬達平安的轉動，牠在空中平安地載着四百五十一加侖的掰士林，二十加侖的油，這實在給與了我的飛機以歷來最大的巡空半徑（The greatest cruising radius）。

我經過紐芳蘭聖約翰城，有意飛出常道數英里，以證驗我的飛機。我平安地經過這隘口，我飛得很低，所以很容易認定我此時究在何處。這是我飛入大洋以前最後所見的陸地了。

在啓行以前，我對於不得已的降落這件事，頗有預備。到出發以後，我便不曾想到有這事

件的可能。我預備這事件發生，但我不去刻刻的想念牠。因爲隨便那一處地方，都有好惡兩面的可能。

人家批評我的周視鏡(Periscope)不合用，但我卻一點沒有困難。鏡中所見的兩邊，儘足以航行大洋。而周視鏡的目的，只要能看到前方就夠。周視鏡只於紐約出發時及巴黎到達時一用，此外很少用到。我身前放着一張地圖，並另外一個機件，這使我得隨時知道我在什麼地方。

飛過大洋

離開紐芳蘭不久以後，我就看見冰山了。此時天空中有薄霧，霧中仍隱約可見冰山。天氣一點點的冷起來，幸而我都有預備。我沒有普通的飛行衣，不過我的機中有一特殊設置的小室保護我，使我不感受到天氣的嚴酷。

離開海岸一點鐘以後，天就黑了。我力衝雲陣，我高飛到一萬呎以上的天空，算衝出了雲陣了。我在這樣的高空中，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引擎很好的活動着，我始終沒有睡意。我覺得好像駕着馬托車在平滑的路上駛行，但比駕駛馬托車更要舒徐點。

天氣漸漸亮起來了，雲漸漸高起來了，我在雲的間隙中飛行。雲中夾着雪霰，雪霰綴滿了飛機，這使我很感困難。我自己心口相商，還是

加入聯盟後之德國



誰會愛上一個肥胖的姑娘，但是這個肥胖的姑娘怎能愛人呢！

前進好呢，還是回去好。後我自己力抑折回的念頭，因爲就使折回去，路也已經太遠了。

最使我心快的，就是引擎動作非常之好。我們每小時約行一百英里，那時我知道這樣地迅速進行，我必可以到法國的了。我想我此次的飛行，並不算不幸呀！

飛行全時間約有三十四小時的長久，在這全時間中，任何時候不得已的降落也是有的。不過我知道家中有不少飛行的青年，他們總幾乎每禮拜要費數小時於險惡的飛行之中，當此時在他們對一個不得已的降落，其險惡並不差於我此次飛行中或須要遇到的不得已的降落一樣。所以我並不顧慮，我要開一條路，讓人們於數年以後，來接着尋我所尋的機會。

眞的危險，是在夜間。在白天裏，我是知道我所進行的處所的，晚上就只好在黑暗中瞎猜了。幸而我的機件很好，我們對於規定航路的相差不過二百英里，即使差了，也容易更正。機上又多帶搿士林，多費點時間也不怕。總之此次橫渡大洋的飛行，——特別是後半段——比我的預料要順利得多。

常人因爲我的飛機上沒有一位舵師及一套航行的用具，都很以爲奇。不過我有我的地

應羅盤針(Earth Inductor Compass)做我的領導，我另外還有一個磁氣羅盤針。不過得力總在地應羅盤針。有了牠我可以不迷失規定的航路。我到愛爾蘭時與假定我用舵師時應有的理論的時間竟只差三英哩。我以地應羅盤針的重量代替了舵師的重量，我寶貴我的羅盤針，我不願聽人說我是幸運兒。我幸運只在這一點，就是我隨時知道我進行的所在。

地應羅盤針製造的原理，是根據於地球磁場與飛機中所生的磁場間的關係。如照着規定的航路進行時，羅盤針之針指向零度。如進行之路略有些差，這針便離開零度，而指向錯誤的方向。既發覺錯誤，則只須依同等的時間，以同於距零度差誤的距離，將指針反撥過零度，使飛機反向進駛，則必歸復原路。這個地應羅盤針，頗爲準確，更無須別樣東西。

午後我在海上見有幾隻漁船，有幾隻上見不到有人，只在一隻上見有幾個人，我就飛下去高聲喊着，與他們打照呼。問他們我是不是在往愛爾蘭去的正路上。他們只是獃望着，沒有回答也許是因爲他們沒有聽到我的呼聲也許我沒有聽到他們的答語，也許他們以爲我是一個瘋子。

四月一日



日耳曼的鷹終于把我們的護撒抓回

到達愛爾蘭海岸飛向法蘭西

一小時以後，我看見陸地了。我已忘記此時是什麼時候。大約是在四點鐘以前吧。這陸地高峻多山，我知道已是愛爾蘭了。

我把進行的速率減低且低飛接近地面以便仔細地觀察。我想愛爾蘭眞是好風景，我所見的自然的景物要算愛爾蘭最新奇了。

我旣雖知道是愛爾蘭我就有我有趣的事了。我把我所到的近愛爾蘭海岸的地點在地圖上記出路線，你知道飛行家有了好的地圖，而路線又是預定了的，則在生疎的地面飛過是很容易的。

我在愛爾蘭飛的很低，好讓人們看見。不過他們似乎沒有甚大的注意。我在英格蘭也飛得很低，再高飛而渡英倫海峽，然後飛行近地，駛過吉爾褒西面；再從吉爾褒飛向賽因。

我覺得在法境內，天黑的時間，要比紐約遲一點。這於我是很有好處而特別使我快活的，就是我自到愛爾蘭海岸以後我們進行非常之順當。

當離開巴黎還有半個鐘頭的路程，我就看到巴黎飛機場發出來的強光，我知道我此行成功了！

我看見空中矗立着一個電柱，原來是愛飛爾塔，(Eiffel Tower)我環繞了巴黎一週，我立刻就看見巴其(Le Bourget)飛機場了。雖

然我當時並不確切認識牠是什麼。我看見許多的燈光，但我在暗中不能看見飛機停息室，我在場上飛轉，放出種種記號來，但似乎並沒有人看到。原來我是弄錯了，我以為巴其飛機場是在巴黎的東北方，却不道牠却在巴黎的東面。

我此時心想或者我所見的飛機場是另外的一個，不是巴其飛機場。我就飛過巴黎的西北方去找尋那巴其飛機場。我所感到的困難，就是在美國的習慣，當一個飛機將要降落時，散光發出的時候，標光(Beacon)就熄掉。而在法國則散光與標光同時發出，所以不易使人認別。

我心中急於要降落，我既找不到別個飛機場，我只好回到第一次看到的所在。我低飛下去，就看見許多從馬托車上發出來的燈光，我於是決定降落了。

我很感激巴黎人士盛大的歡迎，我本想把飛機一直駕駛到飛機停息室的前方，不過我剛落下地，人就潮水一般的湧將來。我恐怕飛機推動機觸傷了人，我就不得不把飛機停住了。

這個歡迎，真是我全個行程中的最危險的一部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山人海，我有點惘然失措了。出我的不意他們把我捧出飛機，我被高高的擎在人們的肩上。

鳥去巢空空悵惘



我的飛機的所遭，較我更危險。他們把飛機上的小機件，都爭着拆取。當他們開始割取機翼上的帆布的時候，我不能不爭扎到飛機的跟前去保護牠。但是終於不可能。此時有一個人手持着大棍，很勇敢的想替我開一條路，不料他把棒往身後揚起的時候，却敲了我的頭。

我雖然感到疲倦，但我並非一點沒有氣力。幾個法國官吏，教我離開羣衆，我不得已眼看着我的飛機，跟着法國官吏走開。我想我的飛機，是吃苦定的了。我心中深恨他們，因為我還想用這個飛機呢。

法國飛機白鳥號飛渡大西洋之失敗

我知道這羣衆真是在歡迎我。人數總有一百萬左右吧！我想後日總會有人像我這樣的飛渡大西洋，最好讓他們不致受到比我今日所得的更熱烈的歡迎。

後來我到美使候烈克的家裏了，自此以後，我總算安穩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巴黎要留多少時候。巴黎看去似是一個好地方。有人問我是否預備飛回紐約，我到也不想一試了。不過我還要在此間飛行一回。飛行是我的職業。因了我成功的緣故，便以為我飛行的事業終了，這個推測是不對的。

我希望有這樣的一天，那時橫渡大西洋的飛行成了一件平常的事體。要成就這個企圖，

其實也只有錢的問題。只要人有錢去作相當的準備，這件事便可成爲事實。自然其中有許多問題，須待研究。最要緊的一點，就是應用單一馬達或多個馬達的問題了。我知道不久當有應用三馬達的飛機橫渡大西洋的事實發現。（此指倍特氏 Byrd 正在計劃的飛行）

* * * *

巴黎五月二十三日　我現在知道從美國飛到歐洲，要比從歐洲飛到美國比較的要容易。空氣流是從西到東的，而天氣良好時的風向則從西南起，或從西北起的。如風向從東來，自然便於從歐洲到美國的飛行，不過此時氣候却是不好的。

在我的全個飛程中，最助我成功的，就是我得到全路程三分之一的順風，特別是在最後的一部分。我因此得超越了預定的速率。我原定在三十六小時內到達，而實際的時間則只有三十三小時又二十分。

過去時有兩個英國的飛行家，一爲卡爾(Carr)，一爲吉爾曼(Gillman)，曾由英倫飛到印度，凡飛三十三小時又三十三分。不幸他們在將要達到目的地以前，他們却失敗了。在同樣的時間內，這二人以不同樣的機器，飛經過與我此次所飛行的相等的距離，則我此次飛行的計劃，不能說是出於幻想的了。任何的飛行家，都可以嘗試，就令不成功，而每一人的嘗試，都於飛行事業的前途有所進展。

當我作從紐約到巴黎的飛行以前，我已曾有過一次長距的飛行。這就是從太平洋岸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地亞各(San Diego)到密索利州的聖路易。十我的機上的馬達眞好，自從我離了聖地亞各以來，從不出毛病過。牠工作了六十小時，到今我去看牠，還是很好的。

在我的全個行程中，並沒有常人所料的意外的事體。我在出發前，諸事欲求良好完備。飛機的製造，開始於二月二十日，經過了六十天，我就作第一次試機的飛行了。

與其說我的成功由於幸運，不如說由於我有一架完備的飛機。這飛機的製造，經過極周詳的注意。

像我此次的飛行，則我的單馬達機是最好的了。至於要有定時的大西洋飛航業，則須有多個馬達。近聞福寇氏(Fokker)要用三個馬達的飛機飛行，他的結果如何，我是很想知道的。

我的飛行，是一個人的不停息的長行程。以後如繼續要有橫渡大西洋的飛行，則我以爲須建設水站及停息港。如在南愛爾蘭及紐芳蘭等處，都是重要地點。而最要緊的，就是北大西洋的氣候測算，大須加以改進。當飛行季時洋面應有規定的氣候測量船，對於大氣的變遷，早晨晚間應都有報告。

我所遇的雪霰，如再加厲一點，則我暫離紐芳蘭便須停止飛行。我如早知要遇到雪霰，我也許便不發動此次的飛行了。幸而我遇雪霰時，能高飛出雪霰圍之外，且爲時不久，氣候轉和，我得脫離危險。

就我的經驗看來，則要橫渡大西洋的飛行發展，最要的一件事，莫過於大西洋氣候之觀察和報告的改進了。

這我想一定是可以成就的。雖然我的單馬達機，是第一次從紐約飛行到巴黎的飛機，不過牠的繼起者，一定是很多的。大西洋的定期飛航，須應用多個馬達的飛機，庶幾一個馬達停止時，飛機仍可折回。

從駕駛者的觀點看來，我的飛機有一最大長點，就是飛機的坐艙是掩蔽起來的。我在雪霰中如沒有這個佈置，我就要比較的倦累得多。有幾個飛行家，他們看了我的飛機，總以為我在坐艙內是非常不舒服的，卻不道坐在裏邊的，反非常適意。我雖然要坐這樣長久的時間，但我一心注意工作，對於這久坐的不適之感無暇顧及。坐艙中的坐位，要比戲院中或課室中的坐位安易得多，坐的人一點都不覺得緊張。

講到吃喝問題，機上本攜有多量的水，我喝了兩三回，每回飲得並不甚多。我並不飲酒，在飛行中並不覺得口渴，直至到達了巴黎進了美使館，我始拚命的喝清水和牛乳了。

至於所攜的夾肉麵包，我只吃了一塊半。吃的時候，也不覺得有味。大概飛行家都知道在飛行中總不大注意於進食的問題的。我那時只知道注意於手頭的羅盤和空中的氣象了。

我攜有自動氣壓表一具因此我能隨時知道飛行的高度。我從玻璃護具中看出去，看到一個極高的高峯此時我大約飛行在一萬尺以上的高度。我的飛機的升高力很大，所以雖攜了多量的獮士林，仍不生影響。如我的飛機不能這樣的升高，則所遇的雪霰確難幸避了。

我今日到巴其飛機場去，見我的飛機，並不因法人摘取紀念品的緣故，而大蒙損毀。這我是很欣慰的。最大的損毀，也只消在一兩小時內就可修好。幾天以後，我想飛行繞巴黎一週，好讓巴黎人士都看到我們。（我和我的飛機）

芥川龍之介的自殺

郁伽

日本有名的短篇小說作家芥川龍之介氏，於七月二十四日忽然在其東京私宅服毒自殺了。這件事頗引起日本文壇與一般社會的注意，他們對於他的熱烈的同情，差不多比從前對於名小說家有島武郎的自殺還要利害。



芥川龍之介

不過有島武郎是情死的，芥川龍之介卻是因害強度神經衰弱而自殺的。情死的故事是比較含有浪漫性的，其足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自不待言；若僅僅害神經衰弱而自殺，這也只是一種尋常的死，然而內中卻實含有重大的社會病徵，而應當作

爲社會問題看待的。我們中國向來對於文人不甚看重，像芥川龍之介這樣的尋常的死，當然是引不起什麼深切的同情的；可是一般站在資本主義社會統制下零售蒐賣勞力的文人，在這寂寞的初秋裏，聽着異國傳過來的哀音，又當作甚麼感想呢？

芥川龍之介自殺的原因，據說是因家庭中起了複雜的憂苦，實則用腦過度，神經衰弱，痛苦不堪，因而自殺也是一個主要原因。（週刊朝日上面載着芥川氏的至友久米正雄的談話：說先年其友人宇野浩二因患腦病入王子腦病院的時候，芥川氏爲籌善後策曾到他的鎌倉寓所訪問，對他說：『我的神經衰弱不到發狂前我就要死去，死到安靜了。』可見芥川是把「死」看得很淡然的。這回他自殺之前，沒有什麼異態，並還寫了一封致某舊友之手記，以描寫他自己自殺的心理，這是非平常自殺的人所能做得到的。又寫了一篇漫談西方之人，以備改造雜誌八月份刊登，另外並寫了四封遺書，這都是他死的前一天（七月二十三日）寫的。他預備死以前的工作很從容不迫的做完了；到吃夜飯的時候他還是和他的夫人及三個兒子談笑自若。一直到當夜深更的時候，他才服多量的布魯奈耳催眠藥水，倒在床上和他的妻兒睡在一起；等到第二天（七月二十四）早上他的夫人醒來時，已是呼吸迫切快要臨危了；不到一刻兒功夫，這個青年的文學家便安靜的離開這苦惱的世界，享年還只三十六歲。

他死了以後的第三天，即七月二十七日，一般文壇的朋友，便爲他舉行盛大的葬儀，於午後三時在谷中齋場執行。參與的人有改造雜誌社的社長山本實彥氏，中央公論主筆島中雄作氏，以及芥川氏文壇的故友多人，如谷崎潤一郎，德田秋聲，久米正雄，菊池寬等，總計不下七百五十人，論者謂不啻爲日本文壇下總動員令，也可見他感人之深了。舉行弔禮以後，時已五點多鐘，遂將遺骸送入火葬場，火化遺骨，當於翌日二十八日埋葬於染井基地，從此一代作家便長埋地下了。

現在我們要述一述芥川的生平歷史：他是大正五年的東京帝大文科出身，在學校中就很努力於短篇小說的創作，其處女作鼻是發表於五年三月的新思潮雜誌中，因其作風清新，描寫巧緻，當時已頗爲人所稱頌；其後又續出虱芋粥等作，爲夏目漱石所激賞，文名益著。等到他出大學的翌年夏季，他的最初的短篇集羅生門就出版問世了。許多朋友替他開慶祝會，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時期。嗣後著作漸多，且不限於短篇小說，即隨筆漫錄之小品文字，以及文學批評，俳句等也常興之所至隨意揮毫。他的文字清新俊逸，因有新技巧派第一人之稱。近來創造慾特爲強盛，不料竟因神經衰弱而自殺，這在日本文壇上確是一大損失啊！他不獨富有文學的天才，並且還具有哲學家冷靜的頭腦，藝術家熱烈的情感，所以他終不免於從容自殺了。

他除卻愛好文學以外，對於書畫骨董也頗發生趣味，對於宗教也是篤信。這只要看他死的前後都還拿着聖書便可想見了。他的自殺

有人說與生活困難也不無關係，因爲在資本主義的出版制度下，賣文爲活也還是要受剝削的；不過這種情形，在一般人倒是實情而在芥川氏這班已有聲望的人出版家的稿費向來很大，却不見得是對於他的一種致命傷；不過我們看到他臨死以前，尚還替改造社作文，又看他致某舊友之手記的隨筆書中尚聲言他的遺產僅只百坪土地一座房屋，二千元貯金及著作權；並且還以死後房子出賣怕沒有人要爲憂，而羨慕有別墅的中產階級，則芥川氏之受經濟壓迫也就可想而知，我們又怎能不爲被經濟制度壓迫下的青年文藝家灑一掬同情之淚呢？

世界的低賤民族——吉卜賽

微知

在我國江浙兩省有所謂「惰民」，在日本有所謂「穢多」，在歐洲各國則有所謂「吉卜賽」(Gypsy)，這都是被人賤視的民族，而受人差別待遇的。現在我國的惰民是早解放了，日本的穢多也在進行他們的「水平運動」，獨有歐洲的「吉卜賽」却還繼續他黑暗的生活，受歐洲人的輕蔑侮辱，這不是歐洲文明的最大汚點嗎？

吉卜賽，從人種上觀察起來，確像我們東亞民族，看他們額骨高秀，皮膚黃色，瞳孔，毛髮，又都黑色，可知其縱非完全東亞人，也必混有東方人之血。至何以稱他們爲吉卜賽，則有的說，因爲他們初到歐洲，歐人不知他們屬何人種，誤以爲埃及人，所以稱他爲"Gypsy"。有的說，他們自稱住於多瑙河沿岸的 Agypscs，爲 Agypsse 人才有這個名稱。

英國人視他們爲埃及人，但德國北部及北歐諸國則以吉卜賽爲韃靼人種，又以爲韃靼人與蒙古人爲同種，於是又說他是蒙古人。法國稱吉卜賽人爲 Bohomien 則因當初誤以爲是波希米亞人的緣故。此外德，奧，意，匈，波蘭各國又稱他們爲"Zigeuner, Zieb-Gouner"，係由希臘字"Athingan"而來，意爲欺詐者，魔術師，卜筮者。

各國不知吉卜賽人究竟係何人種，但吉卜賽人却以黑人自誇，如德國的吉卜賽自稱爲 Kale（黑色）俄國的吉卜賽自稱爲 Cgernjcy，芬蘭吉卜賽自稱爲 Unstalainen，都有黑色之意。瑙威吉卜賽自稱爲 Natmaensfolk 係由德文 Nachtleut 一字而來，意即夜人，黑人。他們之所以自稱黑人決不是說他們爲黑色人種，他們以黑爲榮譽，他們所稱的黑人是含有勇敢偉大的意義的。

吉卜賽人屬何人種，故國何處，雖不可考，但據言語學家推考的結果，說吉卜賽人的語言，係由印度話轉變而來，并且還攙入亞美尼亞語，斯巴語，亞細亞土耳其語，希臘語，則其由故鄉出發移至歐洲的路程約略可以知道一點。據說他們一隊是過回教聖地，經奴皮斯，及坦及爾而至西班牙，一隊則通過亞洲土耳其，橫越歐洲而達西班牙，又一隊由非洲北海岸而進入西班牙，西班牙是他們諸隊的合流點。

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現在是吉卜賽人最多的地方，據普薄夫說：『他們是在十三世紀的時候與成吉思汗同至歐洲，其後沿黑海北方而進移住黑海北岸，最後乃至東匈牙利的。』現在他們住在西班牙的遠不如住在匈牙利與羅馬尼亞的多。這個原因，蓋因半開化的巴爾幹方面，比那文明的西班牙，在經濟上於他們較爲有利，人種不同的見解也較爲淡薄，所以他們自願移住巴爾幹一帶了。總計吉卜賽人在歐洲各國者計有七十七萬九千人，其中住在羅馬尼亞者二十五萬人，匈牙利者十五萬人。至住在亞洲，非洲及北美各地者則約共爲十六萬二千人。印度，阿剌伯，巴力斯坦等地方的吉卜賽人爲數未詳，但知其甚多，合計散居全世界的吉卜賽人總數當在百萬以上。

此種吉卜賽人各在其移住地方圖謀生活，他們的文化程度是否比歐洲人爲劣不得而知，假如文化程度並不劣於歐洲人，但他們遠道移住，沒有何種經濟的背景，則甚明瞭。所以他們無論在匈牙利，在羅馬尼亞，在任何地方，不免成爲經濟上的劣敗者，而落於悲慘的境遇。試舉其例，則十七世紀的時候，普勒斯堡的吉卜賽，被強制的看護梅毒患者，與患者共同監禁於一室，便是一端。

著名的吉卜賽研究家烏里斯洛基找到了某一個地主的日記，關於吉卜賽的記載很多，中有一段是：

『一七六〇年七月十二日，我家三個奴隸吉卜賽逃走，但即被追獲。其中一個，因爲已經逃過三次了，我依了我妻的勸告，把他的兩足打至出血，再迫令浸在灰汁之中。又因爲他屢次說謊，割取他的上唇，燒烤了，迫他自己吃下。其餘二人，各鞭五十，又迫令他倆食盡兩小車的馬糞，並罰他在我妻面前跪一天。』

又據一八六〇年萊因堡氏的報告，說那時吉卜賽的悲慘狀態與從前還是一樣。他說：

『在馬爾鐸與哈拉海地方（羅馬尼亞地方）吉卜賽尙在奴隸的狀態之下。名義上雖得解放，實則四萬人的吉卜賽爲國王與寺院所有，——多數且爲個人所有。此種吉卜賽，境遇極爲悲慘，他們是被人當作物品一般看待的。』

此種吉卜賽的大多數，是被強制着爲最卑賤的勞動。其中有當廚子者，製湯時偶爾忘却加鹽，或燒得不熟，便要遭受毒打。若要想逃走，則主人更用鐵箍緊緊的嵌在他的項頸，那麼縱能逃出，也很容易被人覺察追究了。他們也有做木工及彫刻匠的，工作稍懈，或做得不好，也要受鞭撻的。

吉卜賽的年輕女子，往往爲女奴隸，而供貴族或地主們性慾的犧牲。她們做了犧牲不够，還要遭女主人的嫉妬，或則賣去，或則備受極慘酷的刑罰。即使殺死，法律上也得不到保護的。

吉卜賽有非常強烈的性慾本能，因此往往爲貴族和資本家等用作變態性慾的對象。南匈牙利，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等處每逢聖誕節，謝肉祭的佳日，世界各地的浮蕩少年集於一處，而即以吉卜賽少女供他們性慾的犧牲。現

在在軍隊中吉卜賽的青年，到處有爲男色的對象物的。總之，他們的少年男女多爲白人變態性慾的犧牲者罷了。

吉卜賽研究者都異口同聲，讚揚吉卜賽少女的美麗。她們的顏色是白皙的，輪廓是阿派可型的，加以烏黑的瞳孔，毛髮，更顯出她們的美艷，儘有許多白人的青年因爲羡慕吉卜賽女子的美色而犧牲他的名譽地位的。德貝林曾記述匈牙利及多瑙河沿岸吉卜賽族的美，他說：『試遊行這等地方，便可發見吉卜賽族人的美麗，匈牙利大地主的兒子們，狂熱的鍾情於吉卜賽少女的，往往而有。以低賤的吉卜賽人有時却竟藉了少女的保護，得在村中任意妄爲，甚至蹧蹋了地主的菜園果園，也不見怪。』他又說貴族的青年起初因迷戀吉卜賽女子的美麗，拋棄他地位聲名而與正式結婚，其後悔悟而自殺的，也不一而足。從此可知吉卜賽人的美麗是怎樣的能使白人迷戀，而正因爲美麗，難免做了白人的性慾犧牲了。

歐洲人嘲罵吉卜賽人是半裸體和襤褸的民衆，沒有廉恥心。他們果然有很多是裸體的，是不顧廉恥的，但是要知道廉恥心是不能代替衣食的呵。法國某醫師曾記載他旅行中所目擊的吉卜賽人。他說：

『我由柏拉格往維也納，中途遭遇了一次意外的事情。當我行過愛倍阿與小森林間的一段路途時，見有三四百人橫臥地上，突然起立，他們都是全身裸露，一絲不掛，他們是什麼人？就是沒有生產，沒有職業的吉卜賽人羣呵。』

吉卜賽人排斥與異種族結婚，故直至今日還保留他人種的特徵。而歐洲人因爲他們是異種異教，所以對於他們不施教育，他們是只有服兵役的義務，而得不到各種應享的權利的。

吉卜賽人既處處受着迫害，則其復仇之心自必很爲强烈。可惜他們沒有英雄，沒有指導的人，不能有團結的運動。所以到現在，還不見有何種表示。只有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倍拉剛在布達佩斯德發起勞農革命時，吉卜賽也起爲聲援，加入革命軍，這或者可說是他們階級意識的發現罷。

俄國人目中的青年自殺問題

遂初

青年自殺本來是社會的一種病態，對於國家發生一種不良的影響，因此各國對於牠都有適當的救濟。這個問題在社會主義的俄國自然要引起更重大的注意。共產黨對於帝政時代的貴族或壓迫農工的資產階級的自殺固然無動於中，但對於不斷發生的無產階級青年的自殺却認爲足以危害黨國的基礎，是應該設法防止的。自從農民詩家愛森新(Essensin)自殺以來，青年共產黨員自殺的一天多似一天。最近伊爾庫賓克又發生兩青年女子——萊維娜(Lavigna)和蘇西奴弗(Sossinova)——自殺的慘劇，引起了全社會極大的注意，甚至引起教育界中的恐慌，因爲她們都是學校中的學生。

萊維娜和蘇西奴弗都是共產黨青年團的團員，平日也還努力做黨的工作。在慘案發生的前幾天，她們突然地穿起了她們最華麗的衣服，除了這點外再不能找到有什麼變態的地方。後來，就發見她們安靜的在房內自縊了。

她們在學校裏都是勤懇的學生，不過她們似乎把一切事物看得太認眞了些。她們以前沒有同別人發生過戀愛，或受過經濟的壓迫。她們於死後遺下一封共同具名的絕命書，說明她們自殺的動機。裏邊說：

『再會了，我親愛的同胞們！我是和你們永別了。我的熱情是完全向着你們，但命運把我打擊得太利害，使我再不能忍耐了。我們共同的有下面的幾個希望：

（一）我們能夠離開伊爾庫資克到莫斯科，海參威，塔富列斯和克里米等地方去旅行。

（二）我們能夠穿美國人的服裝，戴美國人的闊邊帽。此外，還希望得到一支旋輪手槍和馬鞭。

（三）我們能夠到很遠的地方去旅行，獲得許多知識和經驗，幷且要能騎自行車機器脚踏車，摩託卡和飛機。

（四）我們能夠得到手錶，夾鼻眼鏡，和有鞍的馬。

（五）我們能夠常常吸香煙。

（六）我們能夠到海軍或飛行隊裏去工作。

（七）我們不辭艱險，一定要對於待遇我們不公道的人復仇。

（八）如果上面的幾條，不能夠都如我們的願望，一一達到，最後我們祇能犧牲我們苦悶的生命了。

這封信是我們用血和淚寫成的。我們的心裏雖然悲痛到了極點，但我們並不敢失望，我們還是滿胸熱血的希望現在還生存在世界上的人們都能得到一個較好的將來。我們寫的時候鼻上還架着一副夾鼻眼鏡，嘴裏也還啣着一支我們所希求的香煙。』

她們的年齡都當得青春兩個字，一個是十七歲，一個是十八歲。

她們的自殺，完全是因不滿現實而發生。

這件事情，我們看起來似乎是很滑稽的，不過因爲死的發生，倒把一件很可以供人頑笑的事，變成了悲劇。人們在死神降臨後，大概是不得不把笑暫時斂藏起來罷。現在當地的報紙對於這件事情的輿論很爲沸騰。

批評得最古怪的要算是她們的同志共產黨青年團團員了。

『她們是做了一齣很愚蠢的戲劇，全校的人們都要起來痛罵她們。』齊白克斯（Zubkus）這樣說，他可以算是和她們最親密的兄弟。『她們從前是很活動的，努力做革命的工作，但後來就變成浪漫了。她們喜歡讀富於情感的詩文，幷且常常到電影院去。新的俄國所需要的祇是唯實主義者，這些女子她們想生存在幻想的世界裏，不是新的俄國所需要的。我不願到這個墳墓去。』

與齊白克斯持同樣的論調的是共產黨員泡潑夫（Popoff）。

『她們專把空想替代實物。我們有許多眞正的問題，要她們擔任工作，她們却反躲避起

來。她們不依照共產黨的精神，努力去為民衆謀幸福，却變成內省的自私的人。她們違反共產黨的本旨，我不願到這個墳墓去。』

在他方面也有人表同情於自殺者的，不過數量上極少罷了。她們學校裏的校長——一個老共產黨員——大膽地這樣說：

『一切都是我們的罪惡！我們吸引青年的時候，我們用為俄國復興而工作的甜餌引誘她們，隨後我們又叫他們失望。萊維娜和蘇西奴弗對現實都非常不滿，她們的感情又是非常熱烈，無怪她們要自殺呀！現在我們共產黨青年俱樂部已變成一種普通瑣碎事務集合的場所或謀私利的陰謀的中心。那裏簡直沒有什麼重要的或新穎的事務，所以越觀察銳敏的青年，他們越被一般人厭惡。這是青年自殺所以在俄國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雖然相互稱做同志，但實在缺乏真正同志應有的偉大的精神。每個人祇為自己打算，絕不顧及大多數民衆的利益。今後除非我們能放出大公無私的精神，努力地向為謀全民利益的路上走去，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失敗。』

古諺說得好：『即使你能統治全世界了，但若把你的靈魂失掉，對於你有什麼益處呢？』俄國共產黨今日所處的地位，差不多就是這樣。現在掌握俄國政權的一輩很有能力的領袖，他們都缺乏一種熱烈的情緒，這情緒就是把馬克斯的經濟學說變成一種新宗教的。

古諺又這樣的說：『雖從一件極小的事情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教訓。』這次伊爾庫賓克兩個愚呆的女子的自殺，實在是社會的一種病態的表現，那個對於鮑爾希維克主義的侵害，比着帝國主義的張伯倫還要來得可怕！

動物對於音樂的反應

遂初

動物界對於音樂的反應，是因牠們性質的不同而異其程度的。我們如果要尋知牠們不同的反應的發生，非走進動物園去做各種實驗不可。實驗所必需的是一個樂隊，應用的樂器不必怎樣複雜，祇須備凡亞林二只，笛一支，亞巴一支，口琴一只已足。我們對動物給予音樂的刺激時，牠們會發生適當的反應，這是很明顯的。但在沒有舉行實驗之前，我們還不敢十分自信，因為動物對於人類的音樂的刺激究竟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牠們發生什麼一種的反應？這些問題都須待實驗後方能解決。以下都是倫敦動物園實驗的結果。

動物中有許多對於音樂的刺激是絕對不會引起一種快樂的反應。譬如犀牛，牠對於任何一種音樂，都不歡迎。我們對牠試奏「月光曲」時，牠已經發生厭惡的表示，後來我們又對牠奏 Tea for two 曲，這時牠勃然作怒，竟預備向奏樂者進攻了。

狼類和犀牛一樣，聽到音樂就會頭痛。因為憎惡的緣故，牠們就採取一種以毒攻毒的策略。就是說，在樂隊奏樂時，大家一齊鼓噪起來，使音樂消失其適當的刺激能力。自然當樂隊

奏半低音調時，牠們便實施牠們的抵制方法，都鼻孔朝着天一齊怒吼起來。因此，我們知道低半音調是牠們所最厭惡的。

海獅就大不相同了，牠和犀牛狠類恰恰相反。當樂隊奏樂時，牠們就會手舞脚蹈起來，牠們最喜歡聽的是古式的音樂。牠們在打頑的時候，一聽到這種音調，牠們馬上停止嬉戲，細心靜聽，彷彿似夢幻一般。

印度的獵豹對於音樂比較就有選擇的能力。牠們喜歡聽 I want to be happy 曲，但當樂隊轉腔到 Gounod's Funeral March 曲時，牠們就表示厭聽，有時且會驚呼起來。

一般人以爲鱷魚和鼉龍對於音樂一道是門外漢，實在是一種誤解。牠們不但懂得，而且還非常熱烈，牠們聽得感動時，就會流淚。就這一點看來，已足證明牠們是能接受音樂的刺激了。樂隊吹奏時，無論是那一種曲調，牠們都很快樂的游到河邊來聽。池裏的兩棲動物，對於音樂也有特別的興趣。牠們都聚集在河邊，伸長了頸子，聽音樂的吹奏。

我們現在再說些關於蟲類的反應，牠們對於音樂的刺激不大理會和注意，雖則也有幾種例外，像蠍子和有幾種的蜘蛛，牠們都喜歡聽音樂。

東印度的魔術家表演蛇戲時，台上另外設有音樂隊，吹奏音樂。他們的目的大概是想借音樂的力量，使蛇在表演時易於服從術者的指揮罷。但這次在倫敦動物園的蛇房實驗的結果，證明蛇類是完全不會接受音樂的刺激。東印度術者在戲園中設置的音樂，不過能增進觀衆的興趣，對於蛇的表演上完全不發生什麼影響。如果在表演時蛇眞能處處依從術者的命令，那完全是因術者技術的高強，與音樂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蚊子也喜歡音樂，雄性的尤其熱烈，但牠們賞鑒的音樂，和其他有機體不同。發電機轉動後，隨着就發出一種營營之聲，雄性的蚊子聽到了這種聲音，便會像磁石吸鐵般的都飛到發電機上面，賞鑒牠們特殊的音樂。

總之，同樣的音樂的刺激，能夠引起不同的或互相抵觸的反應。某種音樂對於甲是調和的悅耳的，對於乙就變爲不調和的刺耳的了。那能束縛感情的海獅的音樂，同時却觸犯了冷淡的犀牛。下等動物的歌曲，在我們人類聽來簡直不過是喧嘩胡鬧罷了，然而在喜歡聽的牠們却又視爲和雅的樂音，處處能打動牠們的心弦。大牡貓的怒號聲和半夜裏從橡樹上發出來的貓頭鷹的嘹唳聲同樣的被「特殊的聽衆」所讚美。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樂音和非樂音是沒有一定的界限的。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動物是確能接受音樂的刺激了，不過牠們是否都能鑒賞人類的音樂，還不能十分決定；因爲牠們於接受刺激後，不一定便有什麼表示顯露出來。多數的動物，牠們都享受牠們自己的音樂，尤其喜歡的是「情歌」。躲在樹枝上的小鳥，牠們在交尾期內的歌聲，總是比平日唱得格外起勁些。蟋蟀也是這樣牠們想誘引異性時，常急鳴牠們特別的發聲的刺，表示牠們的渴慕。

這次的實驗，雖則發見了許多新穎的材料，

但實驗的本身，却已有悠長的歷史。在十九世紀時，達爾文就已實施這種試驗方法。他想知道植物能否感受音樂的刺激，所以他用喇叭對着滋生的植物大聲的吹着。實驗的結果，發見植物全不接受音樂的刺激，祇對着風的音樂發生反應。

從過去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發見有許多的詩人相信音樂可以征服和調劑一切的事物。米爾敦說：『音樂可以迷惑動物的感官。』波雪埃譬喻不能被音樂感動的人為「對牛彈琴」，意思就是說他缺乏愛音樂的天性。格列思常說：『烏鴉同音樂是絕對不會發生什麼關係的。』

古代神話裏面，有許多是說到音樂的偉大的故事，現在且寫幾個在下面。奧斐安斯(Orpheans)是希臘著名的詩人，他所彈的七弦琴真是神妙得不可形狀；牠不但能使動物聽了神往，就是無靈性的木石，聽着也會感動。有一次他到冥府去，他對着冥司也彈奏着他擅長的七弦琴。果然，冥司聽了大樂，就在這當兒，答應放他的妻子 Euridice 重返陽間。但在他最末一次的死，他的屍體竟被野獸咬做一塊塊的碎片，那時他為什麼不再彈奏他所擅長的七弦琴呀！

在三千年前，愛立思便已證明音樂的刺激能夠感動海洋中棲居的動物。他有一次坐船，被船上的水手推入海中。他墮海後，因為海豚知道他能彈奏很好的音樂，所以他不但沒有淹死，還被牠們帶到北意的搭邢勒斯河。德國的神話說：有一個音樂家，穿着怪突的服飾，跑到漢米林地方。那時，漢米林的居民正苦鼠患，懸賞徵求能驅鼠的人。他知道這事後，就滿口答應下來。他使出他全身的本領，吹起笛來。說也奇怪，一陣幽揚的笛聲，老鼠聽了，像着了迷似的都自投到凡塞河裏去。一閃眼間，把漢米林地方的老鼠統統驅掉，一個也不賸。但這時那裏的居民忽然翻悔起來，不願意將賞金給他。因此惹起他的惱怒，他又吹笛把漢米林的一百三十個兒童都騙到深山的洞窟，隨即把洞門閉塞，因此關在裏面的兒童統統被窒死。這些雖然都是荒誕無稽的神話，然亦可尋知音樂的偉大了。





沙漠的綠林

林芳聲

『我實在不想回家去。家庭對於我簡直是座地獄！』每當星期日早晨我必須啟程回家的時候，我總是這樣自己對自己訴說。眞的，假若不是父親的命令，命我於這星期日回家去看看店裏的事情，我實在是不願回家去的。『家庭對於我簡直是座地獄！』這話是實在的。每次我一回到了家裏，不安和惶恐便來滿滿地盤踞我的心中，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不自然，都發生困難。在我那後母的面前，我是抬不起頭的，在父親的面前，我又如同立在莊嚴的審判官的面前的一個囚犯，正待着不幸的判決一般。所以在有些星期日早晨回家的途中，我忽然想起了這些情景的時分，我便不知不覺地把我正坐着的自由車的車頭打轉，一直就倒回學校來。幾次如此，這一向來竟至有四個星期日沒有回家去了。

但是今天我是非回去不可了。違背父親的命令以來已是四次了，今天論理是不應該再違背的了。但是我一想起到家後一些無生趣的事情使要把我纏住，把我弄成機械，把我推進惶恐，不安的境地，我滿身就戰慄起來。委實我是不想，委實我是不願意。

然而終竟我推起自由車走了。

我坐着的自由車發出軋軋的聲音，合着我的急促的呼吸的拍子，衝破了這晨氣重重的途中的岑寂。除了這軋軋的車聲而外，在路的兩旁的樹林裏，時常有一種不知名的鳥兒的吱吱的叫聲；以及松鼠在樹頂上剝食果實的微微的動顫。因爲是在清晨的寂靜裏，這些聲音便覺得響亮而且微妙。

晨風沒有方向的吹亂我的頭髮，同時樹林中便發出瀟瀟的微響。

我的脚趾很迅速的蹈上蹈下，近處的景物便很快的往後退去，遠處的景物却向我走來。眼見得不久我就可以到家了。

但是當我想到即刻就將到家，我的腿脚反而鬆緩了，立刻近處的景物就好像不忍和我惜別一般，不肯向後退去，遠處的景物却似駭怕我，不敢向前走來。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我那可怕的後母來了。她委實是令我駭怕，令我戰慄的。她一見了我，立刻那眼睛就睜起，眉毛就豎起，嘴巴就攝攏來，以至於看不出有一條縫。她簡直不把我看在眼裏。她看待我好像苛待一個奴隸。人家說我並不是她生育的，那生育我的母親在我很幼小還不能夠說話的時候就死了！人家要我喚她『媽媽』，我却是絕少這樣喚過她的；假若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對她叫聲『媽媽』，她那耳朵却好似早就把棉花塞了一樣。在生育我的母親死了以後，不久她就到了我們的家裏來，她就用木棍子把我養大，她就用詈罵把我抽長，直到現在。她給我許多酷毒的待遇，在我腦裏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我想起了一切她酷毒我的事件，我便怨怒得眼睛都會冒出火來，但是一到我是立在她的跟前，我又如同患了強烈的瘧疾一般的在戰慄了。

當我和我的後母，我的嫂嫂還沒有到南洋來以前，我的父親在南洋經商，時常間了六七年不回家。在這父親不回家的期間中，夜晚我的後母總是把我放在她的脚下睡覺。這樣，夜晚我簡直不能安眠，時常她又把我的肚子當做一面鼓，那對好似一雙鼓槌的小脚就在這鼓面上用功；而且那小脚發出一陣陣的臭酸，即令我把身子縮做一團，面向着床壁也不免要鬪到，有些時候我簡直就會嘔吐出來，但是終於不得不忍住。

有些時候碰到沒有睡得安穩，或者在朦朧中伸脚踢着她，或者在不知不覺中溺了尿在床上給她發覺了，在這些時候我就該死了！立刻我就會覺得有兩隻如同猛獸一般的牙爪的手在我身上亂抓亂槌起來！第二天早晨我就會發現在我身上有許多青一塊，紅一塊的彩色。這種青，紅的彩色時常是可以在我身上發見的。當這種彩色經過了一些時間，褪了下去的時候，新的彩色又會跟在棍子的背後重新渲染上來，所以青，紅的彩色竟成了我身上的裝飾物。大家都看慣了我的裝飾物；有些小孩子一看見我就高聲叫道：

『我們看，青紅面的關公來了！』

實在的，她是太痛苦我了，以至於我現在想起也還覺得在我遍身上尙有一種劇烈的隱痛。

* * * * *

轟轟的車聲以及布布的驚笛突然的打破了我的幻想。在很快的一瞬間，一部汽車從我身邊衝了過去，跟着揚起了一陣很濃厚的塵灰，朦朦朧朧地好像要把我迷住的一般。

我的自由車跨過一座小小的鐵橋，兩間土人的茅屋便在我的眼前出現，兩個頭上頂着包裹的土人從茅屋裏倏現出來隨即跑上大路在我面前走着細緩的脚步；但是我的自由車很迅速地從他們的身邊挨過去，他們立地就被我丟在後面。

茅屋的影子過去，接着便現出一片濃密的綠林。

圍過這片綠林就是我的家了。這時候我覺得身上有些戰慄了。每次我是這樣，一要到家我就戰慄起來，這是爲什麼呢？我可早駭怕那後母

的惡狠的棍子麽？不，自從我到了南洋以後，那棍子就不再在我身上活動了。那末，我可是怕我的父親的威嚴麽？也不，他的威嚴不曾引起我的恐嚇，他的威嚴只是使我與他疏遠，而且他雖是莊嚴，他却是善良的；他不曾對我發氣，也絕少責罵過我，雖然他不曾同我多說話，給我爲人父者的撫愛，給我以柔和可親的笑容，我終究覺得他是善良而可敬重的一個父親。

但是每次當我要走進我的家裏的時分，我總覺得有些戰慄，彷彿我正要走進一間黑暗的監獄一般。

那後母雖是不再把棍子加在我的身上了，那父親雖是莊嚴而善良的，但是我總不想在家裏過日子。我一走進了我的家庭，我便覺得我正同走進了縹渺的沙漠中一樣，血管立即就冰凍了，心之跳動立即就停止了，寂寞，單調，無生趣，慘憺，隔閡，機械的空氣立地就把我緊緊包圍住，於是我便如同死滅了。一切家裏的東西都不能引起我的快感，一切家裏的食物都不能引起我的食慾。

不過在這一切之外，有一個人是值得我留戀的，值得我想到家裏來走一走的；這就是我的嫂嫂。她是舊式家庭的一個女子，沒曾受過教育的，但是她却有一顆慈母般的，柔和的心。她看待我的親愛正如同我是她的親弟弟一般。在我，我覺得她是一個善良，有美德的婦人。我很敬愛她；我一回到家裏，碰到有機會我就和她談話，說笑。除開了她，在我家裏是再沒有人肯和我談話的了。從前我的哥哥在家裏，他可以和我談話，但是他現在到S埠當教員去了。所以每次回家，我總是把這一天的光陰在我的嫂嫂的跟前消耗下去。我們有時說正經話，我就把一些常識的話來教授她。但是有時候說起笑來她却來調唆我，說些好像這樣的話！

『你的女學生很愛你麽？她可是比我漂亮多了！將來討回來，怕會要把你的嫂嫂弄到見人不得！』她稱我的女朋友做女學生，因爲『女朋友』三個字她沒有說得慣，而且她不大相信男女可以做朋友的。她又說：

『你們現在眞好，自己可以揀選自己所喜歡的配偶！假若那時候，我也可以自己選擇我的……』

『那末你不喜愛我的哥哥了？』我不待她說完前面的話，就插進去調唆她一句。立刻她那俏麗的臉上就泛起一層桃紅色的紅潮，她伸過那柔嫩的手來，輕輕的，撒嬌似的打我一下，隨後那紅的櫻桃一般的嘴唇顫出嬌滴滴的聲音，說道：

『不要這樣調弄人曉得你的女學生愛你呵！』

我們時常是這樣玩笑的。今天我又可以這樣的和她談笑了。當我想起了這個，我便覺得我的無生趣的機械的家庭不是完全沒有一點光明的。我便用勁的踏上踏下，我的自由車便迅速的向前進行。

過了綠林，我到了我的家。我看見我的三歲的侄兒立在店門口好似在迎接我一般，這豐滿而肥潤的孩子一看見我回來了，快樂得雙手舞

動起來。他叫道：

『二叔！二叔！二叔回來了！』他這樣叫了以後掉轉頭又向着屋裏面叫了一度，好似要報告給家裏人曉得他的二叔回來了。

我跳下車來，雙手插進他的腋下，把這可愛而爛熳的孩子高高舉起，以至於我們的四葉嘴唇相接在一起。他那閃閃有光的眼珠注視着我的額髮，那小手便來撫摩牠；這個，他表示他對於他的二叔的親熱和純愛，使我大大的感動。

忽然，他那純潔的思想裏好似憶起了一件事情似的，他對我說道！

『二叔薄荷糖呢？』這話把我窘住了！這時候我纔記起前一次歸家將回學校時，曾經答應他買薄荷糖的事了。那時候他糾纏着我，不要我回學校去，他說：

『二叔！你不要去，你在家裏和我玩耍！』後來我簡直沒有辦法，我就這樣約他：

『好，你給我回學校去，下個禮拜日我給你買一包薄荷糖回來。』可是我能夠這樣照辦麼？在我的衣袋裏從來只是裝着空氣的；我的父親不曾把過我一個零用錢，我的後母是更不消說了。雖然全埠的人都稱我為小資本家的兒子，對於這個稱謂我却覺得很是慚愧。實在，我們的家產是不算小的，差不多全埠有資產的人沒有一個是比我的父親更富的。我的父親一共有一百餘英畝的樹膠園，又有許多的房屋出租，此外還開了一間雜貨鋪兼收買橡皮，——這就是我們現今的家。但是我總是不明白，為什麼我父親有這許多家產，對於用錢却是吝嗇得奇怪。他用一個錢必要經過三四度的思索，倘若錢一入了他的手中那錢立即就變大大得很難拿出來。他不但對於家裏一切的人的用錢要限制，連他自己也是一樣的刻薄的。我每回鞋子穿爛了要他給我買新的，他總是買最便宜的長統的白帆布靴子給我，假若我再要他給我買一兩雙襪子的時候他便說道：

『襪子可以不必買，有了長統的靴子，又給長褲子蓋了，即使穿了襪子人家也是看不見的，』買一切的東西他都是這樣計算的，即連給我買衣服他也是有他的算盤的。有一次我的服裝實在太稀爛了，我便要他給我做一套新的，可是他思索了一會他却到舊衣鋪裏買了一套半新舊的西裝給我。他要我穿上，他說：

『這還是一套黃川綢的哩！』好像這套半新舊的衣服是很值錢似的。但是這套衣服不合身得很，既寬又大，我穿上身以後竟無異那用棍子穿上一件衣服，放在田畔上，用以驚鳥的假人一樣。他用很精細的眼光打量着這套正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不住地口裏唸道：

『這還是一套黃川綢的哩！』但是到底他看出這套衣服對於我是太大了，他便猶豫的說道：

『只是……大了……一點！』但是我的後母一聽了他說這句話，便惡狠狠的釘了我一眼，歪過頭去，嘴巴撮攏來說道：

『管得那樣多，有衣服穿還不好！』

於是笑話就來了。

第二天當我穿着這套黃川綢的服裝到學校去的時候，許多路上的人都用驚奇的眼光釘住我；一到了學校，許許多多的小同學便把我圍住，有些同班的廣東人便嘲笑起來，他們說：

『林放生！爾啱乘處（你在那裏）偸徒（偸到）紅毛鬼（英國人）底（的）衫褲？』眞是說得我又羞又怒！

在學校裏我覺得難堪的，一來就是穿的服裝太不成樣，二來就是從來我的衣袋裏不曾裝過一個零用錢。因此，有些同學縱是誠意的要請我到咖啡店去喝一杯茶，我却覺得他們無異請我到咖啡店去喝一杯藥。眞是再難過沒有的了！每次我一被拉進咖啡店，我心裏就不安起來。我覺得眞不好意思來把咖啡茶慢慢的喝，等到那請我的人喝完以後，付了賬，纔連忙一飲乾杯，跟着跑出；但是雖然我心裏頭覺得很是不好意思，我每次却是不得不這樣做，眞是可羞極了！

所以前次我答應我的侄兒要買薄荷糖給他，這實在是騙人的話，我那有錢來給他買薄荷糖呢？

這爛縵可愛的小孩一明白他是失望了，便哭起來，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把他放下地來，他便帶哭帶嚷的跑進屋裏面去了，還聽到在屋裏面他這樣嚷道：

『媽媽！二叔不買薄荷糖給我啊！』

隨後我帶着慚愧和不安走進店裏去，我看見我的父親那鼻彎上掛着一副眼鏡，正在櫃檯上翻看賬簿。他那長是左右閃動着的眼珠通過玻璃鏡很入神的釘在賬簿的上面，那隻有皺紋的呆鈍的手指，不住地在舌頭上粘着口涎，隨卽把這粘有口涎的手指在賬簿頁邊的角上一按，翻了過去；這樣一頁一頁的，慢慢的翻過去好像在找什麼賬項似的。因爲是這樣的情景，我心裏覺得輕鬆了好些，我便沒有去打擾他，我便沒有對他叫聲我所不願意叫的，不自然的『爹爹』。我於是轉着脚步走向小廳堂裏面，但是突然之間我陷入惶恐而戰慄的狀態中了！在這小廳堂靠壁的中間，食檯的旁邊我的後母坐在那裏，她低着頭正在縫衣，兩彎粗黑的眉毛把她那對圓大而猙獰的眼珠鎖住了，這倒使我那提心吊膽的神情稍爲鎭定一點；假若那圓大而猙獰的眼珠是正在釘着我，我便要更劇烈的戰慄了！現在可是好了，不過我希望，我祈禱——千千萬萬她那頭不要仰起來啊！於是我想我將急切地喚她一聲『媽媽』！立刻就從她身邊挨過去。我撐開我的喉嚨，預備顫出這『媽媽』兩個字。但是當我把喉嚨撐好，剛要顫出這我所不願意叫的『媽媽』兩個字的時候，那心絃緊急的一跳便又吞沒下去了。幾次如此，最後我才用很大的勇氣與力量顫出破碎的震慄着的一聲

『媽……媽』

我的預料是對的，她的耳朵早就把棉花塞了，她沒有仰起頭來，也沒有答應我（從來是如此的），彷彿她是沒有聽見一般。

我覺心頭輕鬆得很，一溜烟跑到屋後面的河邊上洗臉了。

四星期以來河邊的景物看不出什麼變遷。一排靠河邊的高大榕樹還是四星期前那般蒼翠但在這時分却帶着好幾分溼潤的朝氣；那對岸人高的野草，此時披上滿滿的朝陽，晨風過處牠們便舞動起來；那河水流得很緩，水色却很澄清，陽光停留在這河面，映起金黃色的返光，刺激着我的雙目。

我轉着視線，就在這一剎那我看見我的那可敬愛的，可親近的嫂嫂了。在向東的那一頭高大榕樹的密葉裏我的嫂嫂正在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她穿的是一套淡水紅色的衣服，現得她那身材很是苗條，很是玲瓏，以至於我遙遙的望去幾要疑她為綠林中的仙女！實在她是非常俏麗的，非常動人的。她的微笑可以使我忘記一切，她的眼波更令我傾倒，在大家歡樂玩笑的時候，她是一個窈窕，玲瓏的女孩子，在做正經事體的時候她却是一個有美德，有判斷力，能幹的婦人，就在這一點她使我欽敬她，使我親近她，使我敬愛她。

這時候她曬好了衣服，她便朝轉頭來，她使望見我，她便微笑起來。當我向她走去的時候，她便用嬌柔而親熱的口吻對我說道：

『今天回來了！你為什麼隔了這麼久不回來？可要是你的女學生把你的脚纏住了？』她說了便嘻嘻的笑起來，顯得又天真，又可愛。

『不要見笑好了，曉得我沒有女學生愛，便老是這樣調笑人家。』

『笑話，沒有女學生愛，那麼多的女學生和你通信還不愛你麼？』她爭辯似的說着，同時把那流動閃閃的眼珠投在我的臉上，忽然之間就轉了話鋒，接着說道：

『你纔到的麼？吃了早飯沒有？沒有喫，我就去煮東西，你喜歡喫蛋湯還是米粉？』她的話如同慈母一般的溫和，如同棉花一般的柔軟，如同音樂一般的動聽。在這一瞬間，我所有在途中的疲乏，剛才進門時的惶惑，在後母面前的戰慄，對於我的侄兒的慚愧一概給這幾句眞誠而動人的話消融了。我想起我的悲苦的身世，不曾沾染過母愛的身世，專受那後母酷待的身世，如今竟有人萬般的體貼我，慇懃的愛撫我，我便覺得這世界並不是全然黑暗的，並不是全然沒有光明的了。

『我喫了早飯才來的，你不要去煮東西！』為要使她相信我確是在學校裏吃了早飯纔回來的，我更說了今天早晨學校裏吃些什麼菜，廚子弄菜是怎樣弄法的一些瑣碎的話，她聽着並不討厭，反似覺得很有趣味。

我掬着清水洗擦眉目之後，開眼見她走進了屋裏。

・　・　・　・　・

現在我坐在店中的籐椅上，心中滿是寂寞和無趣。我的父親把身子俯在闌櫃上，雙手托着腦殼，那永是左右不住地倏動着的眼珠儘望着馬路上的景物，好似在沉思默想一般。

他那對眼珠是有點奇怪的。他的眼珠是無時無刻不左右閃動的，卽使他是正在注視着一個東西，他那眼珠還是從左閃到右，又從右閃到左的。人家有些時候因為驚駭會目豎起來，他却是不過閃動得更迅速

些。曾經有過一位相命先生讚美他那對不住地閃動着的眼珠，那相命先生對他說道：

『先生！「眼珠動不停，財從此中行。」先生的眼珠實在是貴人的眼珠，好得很呀！』但是一直到我的父親在南洋胼手胝脚的掙扎了十幾年，弄了一些錢以後，他才有些相信這相命先生的話。

現在我想起了他的眼珠，我便瞟過眼睛去望他一兩下，不過我總是不敢正眼望着他。實在，在他那莊嚴的，沒有表情，沒有笑痕的臉上配着這對時時閃動的眼珠是並不覺得可親近，反而令人覺得有些畏怕。

我們默默的坐着，絕沒有半句話可以——或者願意來互相告訴的。全店裏的東西因為岑寂呈出慘淡而寂寞的色彩，全店裏的光線彷彿也就黯黝起來。

當我們的眼珠在不期然的時候遇着了，我便驚駭得如同老鼠遇着貓一樣，連忙就避開去。其實他雖是莊嚴，雖是吝嗇，他却是很善良的，然而不曉得為什麼我總是怕與他對面，怕與他說話，怕與他接近。

忽然之間他好似憶起了什麼事，把眼睛轉到店角上的一堆發了霉的橡皮上面，回頭就對我說道：

『把那堆樹乳搬下來，用刷子刷干淨！』他說時的態度顯得十分鎮靜，謹嚴。但是我受了這命令，我却覺得很是滿意，立刻我就動手去做。

起先我把外衣，鞋子脫掉，然後把襯衣的袖子捲起，這纔動手去搬動那一片片合成一綑的，發了霉的樹乳。

我太相信我的腕力，而且太興奮了，我一去就把一綑六七十斤的要從高上搬下來。起先我試把這綑六七十斤的來搖動，但是徒然，我好像把我的腕力用在牆壁上一般；一下子我的氣就來了，我用雙手把牠抱住，用力的一扭，這東西立刻就離動了，但是因為這力是一時的，而且沒有接續的供給，我竟不能把牠安安穩穩的搬下來。忽然這東西一溜，啪浪一聲好像大礮爆烈一般，這東西跌下了！這個突然的響聲把我的父親駭了一下，那眼珠便左左右右，閃電似的閃動起來，但是因為他那心是很善良的，他的態度還是很鎮靜，他若無其事的打着安逸的口腔，對我這樣說道：

『做事總要小心一點！……要你做一點事就東撞西摇，那還能夠做什麼大的事情麼？』他說了便在店裏踱來踱去。

但是在這一瞬間我發覺有一對豺狼似的，飢餓了似的，圓大而猙獰的眼珠從入小廳堂的門前，我的左邊，一直如鐵釘似的緊緊釘住我，以至於我如像赤身裸體的立在風雪中那般戰慄！這眼珠我是駭慣了的，立刻我便知道這是我那後母的眼珠，立刻我便窘住了！

她那肥胖的不曾生育過的身體把那道五尺多寬的小門塞住了。她那四寸多長的小脚托着這一百六七十斤的身軀是有些支持不住，時時就因此身子擺搖起來。那粗黑的眉毛，那圓大而猙獰的眼珠，那厚而塗紅的口唇，在她那滿塗着白粉的臉上裝配着，恰像是在粉白的壁上畫了一個奇奇怪怪的鬼臉一樣。我駭怕極了，我戰慄極了！我便連忙低

下頭去，動手要去扯開一片片的橡皮。但是就在這一剎那我聽到一種如同破鑼的響聲似的，野獸在叫似的聲音在我的耳膜上震動：

『你這蠢東西！你這無用的呆貨！十六歲了，年紀還算小麽？要你拿幾片樹乳就拿跌了，你這蠢東西，眞無用！你看，那隔壁的士川比你要小兩歲，一天挑幾十擔水，一月賺二十幾塊錢。』她氣喘喘的罵着，停了一口氣：

『養你這麽大，眞是比養豬還不如，養豬大了也還可以賣錢，出息；養大，你這隻大豬做什麽，眞比養豬還不如！……咳！』她接着轉過臉對着我的父親說道：

『莫再把他讀書了，十六歲了，難道還讀到老不成？教他在店裏練練力，受受苦；不然，將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自己吃苦，還把人家話長話短，說是做父母的沒好敎管。』

此時我的父親還是在店裏踱來踱去，那永是沒有表情的，鎮靜的，莊嚴的臉上是一樣的沒有改變，那眼珠是一樣的在左右閃動。她的話從他這一邊的耳朵進去，好像立刻就從那一邊的耳朵跑了一樣，他沒有回答什麽。他背着手，開着很平勻的脚步，那拖鞋便在地板上響着單調的切……切……切的聲音。

我的心砰砰的在亂跳，我的手腕也在橡皮上面顫抖着；一直到她惡狠狠地釘了我一眼，跑進小廳堂去了以後，我的心纔安靜起來。這時我私自慶幸，因爲假若我此時是小了幾歲或者是在福建的家裏的時候，那棍子可不免要在我的背上跳舞起來了！

於是我把橡皮一片片的扯開，用刷子把霉刷了去，然後一片片的重新疊起來用繩子捆好。這樣，我費了一小時的時光告竣我的工作。

工作完了以後，不久我的侄兒來喚我，他說，

『二叔！來吃飯！』

當我走進小廳堂的時分，我看見我的父親已先在那裏了，我那後母坐在他的旁邊，瞧着他在喝酒。她看見我走進來，立地便惡狠狠的釘了我一眼，把頭歪向別處去了。

我的父親已養成一種喝酒的習慣了。他從前是每天必要吃鴉片，後來把鴉片戒了，他就喝起酒來。他每天每餐都要喝幾杯酒。但是因爲他很愛惜金錢，他喝的都不是好酒。他喝酒又慢，他每喝一口以後便要停十數分鐘。在這十數分鐘中間他總是把那永是閃動着的眼珠釘在一個地方，那神情好像一個思想家正在思想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樣。於是緩緩地他纔把酒杯舉到唇邊，輕輕的又喝一口。他又很擔心那酒杯裏的酒很快的就會乾了，所以每次輕輕的喝了一口以後，就把眼珠移到這杯子裏面看看是否那酒杯裏的酒就會乾了。他又每倒一杯酒必要看看酒瓶裏的酒還有好多，心裏好似這樣說道：

『不要喝太多了吧！』

他喝酒又不用什麽菜，大概每回是買兩個銅板的花生，最客氣的時候是煎兩個蛋或者買一個鹹鴨蛋，這樣就算過了一餐。那後母時時却

是勸他買一點好的菜來下酒，但是他說：

『那可以不必作興好的吃了也還是肚子空空的。』

實在我那父親對於用錢是極其節省的。我瞧着他那喝酒的神情，我想起了一件事：

有了一次我父親因爲事情纏住了，破了例叫我家裏的婢女到街上去買一斤酒，買囘來以後，他倒了一杯，剛喝了一口他便跳起來，嚷道：

『哼！這是怎的？酒味這樣淡，滲水滲得這麼多，這酒怎樣喝得？』立刻他就拿起酒瓶出去。那賣酒的東家曉得了他是個內行家，瞞不過去，立地就掉換夠足一斤的好酒給他。他囘來他有些高興，因爲那滲多了水的酒他已倒下一杯，那賣酒的還是夠足一斤的掉換給他。這一次喝酒他多喝了一杯，他說：

『今天多喝了一杯不要錢的酒！』說時那口角上就有些微笑。

我正在默默幻想的時候，忽然之間一對圓大而猙獰的眼珠，如像兩把利劍似的，直刺到我的身上來，我的心於是砰砰的亂跳，那拿著箸子的手便顫抖起來。在小時候的飯檯上我是給這種眼珠駭怕了的，每囘吃飯的時候，假若我的箸子是多在菜碗上面用工夫，立刻就有如像兩把刀的眼珠刺住我，隨即就有惡狠狠的箸子劈頭打來。現在我那後母用這種如同在小時候的飯檯上，所用以刺住我的眼珠刺住我，我便聯想起在小時候她那劈頭打來的箸子，我便覺得滿身戰慄，我便不敢多用箸子去夾菜，彷彿我若多用箸子去夾菜，就會仍有惡狠狠的箸子劈頭打來一般。

末了，我喫完飯，我便極其不自然的，極其不願意的喚聲：

『媽媽，吃飯！』說時把眼睛望着別處，說了就連忙跑開。

* * * * *

時光好似有意惱人，當人們盼望牠開快些馬力向前走去的時分，牠反似走得緩了！這時我覺得心中納悶得很，不曉得要如何才可以把這一下午的時光快快消磨過去。當我想起住在學校裏是多麼自由，是多麼自在，是多麼有生趣的時分我便覺得這日子是更難過了。我坐在店中的靠椅上，眼睛儘望着馬路上，好似正在觀看什麼東西一樣；其實我的神魂早就離開我的身軀，飛向學校裏去了。

忽然我就想起了，我想起這時候我的嫂嫂該是空閒了，我就想跑進小廳堂去看看她是否在那裏。但是忽然我又覺得害怕了，假若我跑進小廳堂去，看不着她，却碰着那圓大而猙獰的眼珠呢？我窘住了，我便重新坐下來。

後來我的心中忽然有點光明，我便立起來，躡手躡腳的走到進小廳堂的門邊，好如老鼠窺貓一樣的把眼睛向裏面趕快的一瞟。立刻我的世界便旋轉起來。在這幽靜的小客廳堂中坐着我的嫂嫂一個人，她面向着那頭，好似在縫衣服。趕快趕快我就跨進了門，但是立刻我又止住了，我重新幽手幽腳的走到她的背後，出其不意的伸過手去把她的眼睛掩住。立地她就用手要來抓開，她說：

『我早就曉得是你了，不用鬧了！』但是我不立刻就把手放開，我俯下首去在她的耳邊輕輕的說道：

『你猜，你猜我是誰，我纔放手。』

『我不猜，我不猜。』她的語氣好似頑皮的女孩子說着故意作硬的話，惹得我嘻的一聲笑起來，就把手放開了。

『討厭！弄得人家眼睛不好過。』她說時用手去揉眼睛，那神情好似撒嬌，又好似怨惱。但是當她瞧着我合着手拜佛似的，對她作揖求饒恕的時分，她反而笑了。她說，

『怪樣兒，那個要你作拜？』她好像惱我，但是她却把那對流動閃閃的眼珠偸瞟在我的臉上，以至於我們的四道目光相接在一起。

後來我拿一張櫈子挨着她坐下，說道：

『好，你繡你的花，我來看你怎樣繡法。』

『不，我不繡把你看，我要你講你的女學生的故事給我聽。』

『有什麼故事好講？還是你繡你的花，不要躭擱你的時間。』

我們這樣爭執着，到後來她纔和解的說：

『是這樣子：我一邊繡花，你一邊講，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連忙就贊成她。但是當她低下頭，動手去繡花的時候，我却把眼珠去看她那烏黑而柔澤的頭髮，去看那新月似的眉毛，去看那紅的櫻桃一般的嘴唇，在這上面我起了一個罪孽的思想！

『嗄，你怎樣的？……你不講？』她抬起頭望着我說道。

『有什麼好講？』我連忙分辯着。

『你講，你講那些女學生穿什麼衣服，梳怎樣的辮子，打扮得好看不好看，……』

『打扮得很不好看，沒有你這樣好看。』

『啐，啐，又來調弄人了！』她說着歪過頭去好像發惱了，『不和你講話了，老是這樣調弄人！』

『好，好，講給你聽，不要發氣！』於是我慢慢細細的講了一些關於K埠的女學生的話。她聽得很是入神，時時抬起頭來望我一望，隨卽低下頭去，又繡着她的花。

忽然一陣「咚…咚…咚…咚」的鐘聲傳到我的耳膜，我便停止我的講話，我說：

『我要囘學校去了，現在已是四點鐘了。』

『這麼早就去？吃了晚飯纔去不好？』

『不，等下黑了路上不好走。』我說時站了起來。

『……』她把眼珠望着我現出不忍惜別的神情。我們默默的對望着，立刻小廳堂中便充滿着寂靜的空氣。還是她打破這寂靜說道：

『你下個禮拜囘來麼？』

此時我覺得我的喉嚨有點作梗，不曉得怎樣囘答她。後來過了好幾分鐘以後我纔說道：

『或者……』以下說不下去了，隨卽我就離開小廳堂走進店裏來。

我看見我的父親坐在闌櫃內，把眼珠投在馬路上，我就向他走去，說道：

『爹爹！我回學校去。』

隨後我拿起我的自由車，推出店門。這時我回頭來看，我便見看她立在進小廳堂的門口那眼珠直望着我，有些窘住了似的。我對她點一點頭，隨卽我就如同逃獄的囚犯似的跑了。但是我抹過綠林的時分，回頭還看見她在遠遠的瞭望。

一九二七・一，三十晚寫完。

減低物價

遂

減低物價這件事現在俄國總算已經做到了，但我們若一考牠的究竟，實在使我們大大的失望。莫斯科的報紙關於這個問題登着許多文章，推論牠的成功與失敗。許多報紙中尤以克洛克從耳諷刺週報說得最爲中肯，最爲深刻，差不多可以代表一般的輿論。牠說：許多物價的減低完全因物質的改換而成功，換一句話說，物價固然減低了，但是物件的品質也就隨着物價的下降而變壞了。牠用諷刺畫寫出一個工人的家庭驚愕地包圍着一條蒸熟的臘腸。

『這個已經發臭了，』媽媽恨恨地說：

『果然這個已經是不新鮮的了。』爸爸迅速地答着：『但牠的發臭原是價格減低的結果呀！』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雜誌

十九卷第五號要目

對於基斯塔心理學的批判　高覺敷
學校校長之事權與資格　程湘帆
設計教學的種類和方法　沈百英
小學生識字教法　俞子夷
鄉村單級小學之常識談話課　胡叔異
兒童的年齡性質與玩具　豐子愷
日本之補習教育　任白濤
英國之補習教育及職業教育　常道直
北京國立公立中小學校學生家庭職業之調查　許興凱
生物學與女子教育　陳兼善
中學生辦理平民學校的價值　趙廷爲
馬禮遜的中學教學法　舒新城
依利亞特的故事（續）　謝六逸
環境教育與學校教育　常道直
美國之學位制度　常道直
克柏屈在滬講演錄　胡叔異　張銘鼎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冊一角　半年六冊六角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　每冊二分

教（五）

婦女雜誌

十三卷第六號要目

我國婦女參政應有的能力和成績　寧淺秋
婦女解放聲中的幾個問題　炎華
我所希望於吾妻者　尙木
我所希望於吾夫者　尙木
盛暑中的生活（徵文當選八篇）　良等
富而各德的紡紗婦　唐圭璋
談談餘姚的婦女　馬志超
爪哇昂望華僑婦女的生活況　蘇宇補
婦女與電影職業　鳳歌
歌謠中的浙東婦女　戚維翰
喫飯時的虛文——添飯　寧滌秋
魚類調製法十種　家俊
玻璃上的智識　綺甌
怠惰自甘（徵文當選四篇）　陳伯吹等
湖上　王希仁
流浪　郭魁武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月出一冊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郵費　每冊二分

婦（六）

小說月報

十八卷第五號要目

懷柴霍甫　趙景深
安娜套在頸子上　趙景深
頭等搭客　雲裳譯
鮑特萊爾的奇辭　宏徒
不幸　露明
小病　桂山
苦悶的靈魂　含星
屠格涅夫軼事　宏徒
趙子曰（三）　老舍
南方熊楠這人　宏徒
日本狂言
自殺　謝六逸
鬼的義兒　謝六逸
詩選
放翁的老年　趙景深
午時的鄉野　滲世
獻給自然的女兒　長虹
寂寥　蹇先艾
離婚（三）　向培良
木偶的奇遇（四）　徐調孚
五月文藝家生卒表　四諦　調孚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冊一角五分　半年六冊九角　全年一元八角
郵費　每冊二分

小（五）

英文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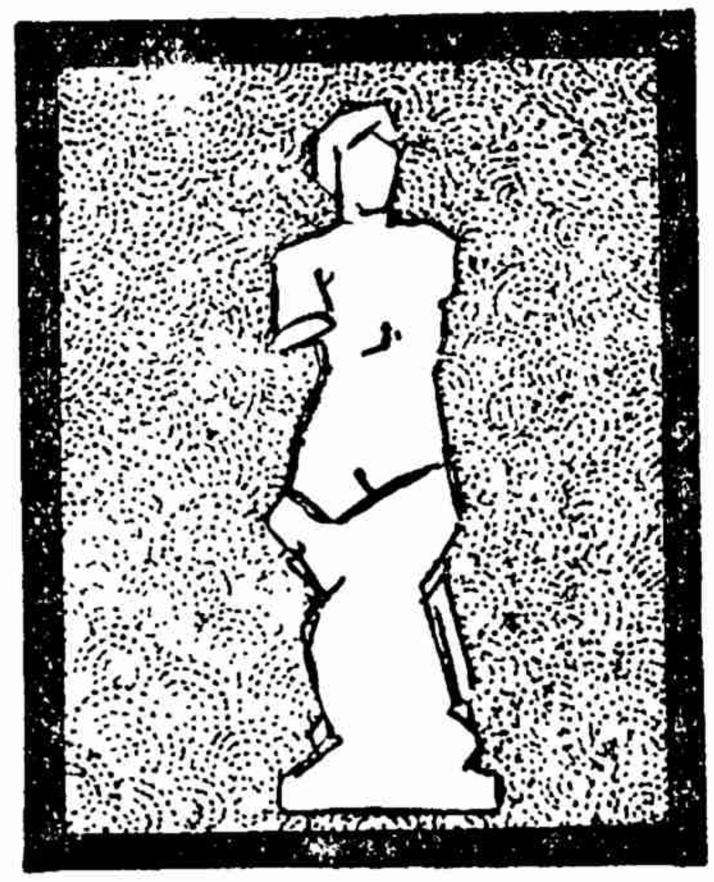
十三卷八號要目

美國現代詩人佛祿斯脫之詩
屠格涅夫名著「父與子」本事
較章白斯特制尤爲簡便之註音法
俚語及其用處
莎氏「威尼斯商」易解
短篇小說「老故事」（完）
論薪資之種種（完）
問答在教育上之價值
社交尺牘示範
懸賞揭曉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冊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郵費　每冊一分

英（八）



快樂的人

俄國柴霍甫作

趙景深譯

波羅哥是聖彼得堡莫斯科鐵路的一站，客車正從波羅哥開駛。在二等車的吸煙間裏有五個搭客坐着打盹，籠罩在車輛的微光中。他們剛剛用過餐，現在很愉快的安置在他們的位子上。他們都想熟睡。一切都沈默着。

門打開了，走進一個又高又瘦的人，直得好似木棍一般，戴了一頂薑色的帽子，穿了一件相稱的外衣，很像焦爾思威奴小說中的新聞記者，又好像戲劇中的角色。

他靜靜的在吸煙間裏站了許久，呼吸迫促，釘着眼睛看位子。

他喃喃的說：『糟糕！又弄錯了！碰着了鬼！真討嫌！又弄錯了！』

搭客之中有一個定睛的看着他，忽然歡呼起來：『伊凡！什麼風吹你到這裏來的？你是伊凡麼？』

木棍一般的客人嚇了一跳，連忙回看那個招呼他的搭客，也認識了，於是拍着手歡呼起來。

他說：『哈哈！包特！多年不見了！我想不到你也在這火車上。』

『你現在過得好麼？』

『託福，託福；不過有一件事，我走錯了車廂，簡直尋不到。我真是個傻瓜！我真該打！』

木棍一般的客人有點搖搖擺擺的了，一雙脚彷彿站立不穩的樣子。

他又繼續着說：『真也是怪事！第二次鈴搖過以後，我便下車去喝白蘭地。自然，我喝着了。我想，火車到第二站還要有一截路，不如在那裏再喝一杯。我正在一面想一面喝，忽然聽見第三次鈴響了，火車要開了……

……我瘋了的一樣跳上了車，也不管是那一個車廂。我真是傻瓜！』

包特打量了他一下說：『但你似乎很高興。請坐！歡迎，歡迎！』

『不，不……我去找我的車廂去。再會再會！』

『天黑了，不大好走，也許你會跌到車廂外去！你還是坐一會罷！等前邊的一站到了，你再換到你自己的車廂裏去。好不好？』

伊凡長嘆了一聲，無可無不可的對着包特坐了下來。他的心神不寧得很，彷彿坐在針氈上的一般。

包特問：『你到那裏去？』

『我麼？到一個地方去。我的腦筋昏亂了，不能告訴你我要到那裏去。命運要我到那裏我便到那裏。哈哈！我親愛的朋友，你曾經見過快樂的傻子麼？沒有麼？好，你現在可以看見了！你可以看見人類中最快樂的人！是的！你不是看見我的臉色是喜氣重重的麼？』

『是的，可以看得出一點點。』

『我敢說我現在是蠢極了。我親愛的朋友，我簡直是傻子！哈哈！你相信麼？我在度蜜月呢。我豈不是傻瓜麼？』

『你？你是說你結了婚麼？』

『朋友，就是今天，我們結過婚上火車來的。』

跟着就是祝賀和應酬的話。

包特笑着說：『你眞不錯！怪不得你穿得這樣漂亮！』

『是的，……爲了完成幻象，我甚至滿身灑了香水。我聽見許多稱讚的話。我什麼都不想，只覺得我有無上的幸福！我覺得我從來的生命，再沒有比今天這一次更偉大的了！』

伊凡閉着眼搖晃着腦袋。

他說：『我快活極了！你想一想，能一分鐘後我便可以到我的車廂裏去了。在近窗的座位上坐着一個人，一個將全生命獻給我的人。淺褐色

的頭髮，小鼻子……十指纖纖……我的小寶貝！我的安琪兒！我的小傀儡！我的靈魂！還有她那雙小脚！天哪！一雙小脚，並不是鯿魚般的大脚，是很小的，神仙一般的，寓言裏的。那雙小脚，我可以握起來整個的吞下去！但是你却不會了解的！你是物質主義者，自然你隨便遇見什麼都是分析，分析了這樣又分析那樣。你是冷心的獨身者！你如果結了婚，便會想到我了。你要說，「現在伊凡是在那裏呢？」是的，一分鐘後我便可以到我的車廂裏去了。她一定等待我等得很焦急了……她忽然看見我回來，一定要微笑着歡迎我。那時我坐在她的身旁，兩個手指托住了她的下頷。……』

伊凡搖晃着腦袋，歡喜得格格的笑了起來。

『於是我的頭靠在她的肩上，我的手臂抱住她的腰。四圍一切都是靜寂的，你知道……詩意的微光。這樣的時候我可以擁抱全世界。包特，讓我來擁抱你做個樣子！』

『有趣得很！來來！來！』兩個朋友擁抱起來，搭客們不禁閧然大笑。那個快樂的新郎又繼續說：『爲了完成愚蠢，或者如小說家所說，爲了完成幻象，我便去到飲食間喝兩三杯酒。於是有樣東西泛在你的腦裏和心上，比你在童話裏讀過的還要細膩的東西。我是一個不重要的男子，但我已感到我是無限的：我擁抱了全世界！』

搭客們看見這個喝醉了酒的幸福新郎，這樣的高興，大家也就把瞌睡打去了。起初只有一個包特聽伊凡的話，現在有五個聽衆了。他一面

談話，一面做手勢，還做出女子忸怩的樣子，簡直是興會淋漓，形容盡致。

他笑，他們也笑。

『先生們，先生們，不要顧前慮後，還是及時行樂罷！不要分析！你想喝酒，你便喝，不要思索喝酒這件事是應該或是不應該……一切哲學和心理學都是該死的東西！』

車站上的茶房走過了吸煙間。

新郎喊叫茶房說：『喂，你經過第二○九號車廂時，請你留心一個帶灰色帽子的婦人告訴她，說是我在這裏。』

『先生。這裏沒有第二○九號，只有第二一九號！』

『好，第二一九號就第二一九號，橫豎都是一樣。你告訴那婦人，說是她的丈夫很平安！』

伊凡忽然搔着頭皮喊叫說：

『丈夫……婦人……都是一瞬間的事！丈夫……哈哈！我是一隻該打的小狗，我是丈夫！唉，傻瓜！想一想她能！……昨天她還是一個小姑娘……眞是奇怪！』

搭客中有一個說：『現在這個年頭兒，還看得見快樂的人，這是很難得的。』

伊凡說：『是的，但這是誰的過錯呢？你不快樂，是你自己的過錯！你以爲怎樣？快樂是由自己造成的。你要快樂，快樂自然就來了，但你却不要。你是被快樂抛棄的人。』

『還有麼！你是怎麼想出來的？』

『很簡單。天叫我們在某一個時期應該戀愛。時候到了，你將要發狂一般的戀愛，好似房子著了火的一樣，但你却不管。還有什麼，照例一個人是應該結婚的。沒有結婚便沒有快樂。時機一到，最好是趕快結婚。不要做呆子。……但你却不結婚，你在等待什麼聖書上告訴我們：「酒使人心快」……你一感到快樂，你就還想快樂，那麼再到酒店裏去飲酒。最要緊的是不要聰明過了分。只照前人走過的路走去好了。』

『你說快樂是由自己造成的，但如一個人遇見一位脾氣不好的岳母，那麼這位創造者的快樂也就消失了。一切事全靠機會。倘若我們現在出了意外，火車有了危險，你一定又要唱別的調子了。』

新郎回答說：『笑話！火車遇險最多一年一次。我不怕遇險。遇險是例外的事！不要談能！我不願談掃興的事！呵，大約又到了一站了罷？』

包特問：『你現在到那裏去？到莫斯科還是莫斯科以南呢？』

『什麼？我怎能往南走呢？我不是往北走的麼？』

『莫斯科却不在北邊呀。』

『我知道，但我們是往聖彼得堡去的。』伊凡這樣說。

『我們却是到莫斯科的呀。』

新郎驚疑的問：『到莫斯科？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奇怪了。……你的車票是寫着到那裏的？』

『到聖彼得堡呀。』

『喂，你不但搭錯了車廂，連車子的全部都搭錯了！』

沉默了一分鐘。新郎站起來向同伴呆看。

包特解釋說：『是了，是了。你在波羅哥跳錯了車……你喝過白蘭地，應該跑到上行車去的，你却跑到下行車去了。』

伊凡面色灰白，亂搔頭皮，不住的在車內打盤旋。

他憤怒說：『唉！我眞是傻瓜！被鬼迷住了！現在怎麼辦呢？唉，我的妻子是在那一列火車裏呀。她在那裏一定很寂寞，很焦灼，盼望我回去。唉，我眞是傻瓜！』

新郎倒在椅子上，縐着眉，彷彿人家踹痛了他脚上的雞眼似的。

他悲哀的說：『我是不——不快樂的人！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搭客們安慰他說：『還好，不要緊……你可以趕快打一個電報給你的妻，同時改乘聖彼得堡的特別快車。這樣，你便可以趕上她了。』

這位自己製造快樂的新郎竟嘆息起來：『聖彼得堡的特別快車！我那裏來的錢買票呢？我的錢全放在我的妻那裏呀。』

搭客們都笑了起來，大家低語了一會，湊了點錢給快樂的人。

談屑

遂初

世界上最新組成的共和國，要算是瑪希列斯基(Marchlewski)了。牠的幅員至爲狹小，僅不過佔有南烏克蘭中五十村的土地，那裏的人民，差不多說的都是波蘭話。

在美國的醫生，其數量比較任何國家爲高。據可靠的統計，美國在十萬人中間倒有一百三十三個是業醫的；英國祗有九十二人，德國五十一人，法國最少，不過三十五人。

一個人的腦子的外皮，假使伸展開來，至少可以有二平方尺的長度。腦子裏面的神經細胞，已經科學家研究出來，大概有九、二〇〇、〇〇〇的數目，比半英兩還要輕些的重量。

去年美國議會共有二萬五千件議案，但經議會通過制成法律的還不到一千件，德爾遜代表曾詳爲計算，這些未經議會通過的議案，可以使美國的納稅人省却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北京英公使藍浦生出京赴上海，該使此行負有對南之重要任務。

◉浦口戰事，魯軍以猪頭山爲掩蔽及匿蘆洲中向南京作猛烈之砲擊，革命軍第二路總指揮白崇禧於獅子山淸涼山炮台炮火掩護下率隊渡江，搜捕是項殘餘俄軍。

◉南京政治會議通過以黃郛任上海市長，又將上次議決之三千萬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條例及基金保管委員會條例咨送國民政府公布施行。

◉日本未得中國政府與人民承認，在奉天臨江縣增設領事分館，該縣人民組織拒絕日領請願團，電請奉天當道與日人交涉。

◉河南奉軍與唐生智張發奎之入豫黨軍在上蔡接觸，奉軍因被包圍及遇伏兵，頗失利，新降奉之田維勤軍在汝南者亦敗退。

同　十七日

◉北京英使館所派常川駐漢代表牛敦致函陳友仁，責陳不能履行其言，又未能和緩反英運動，認爲無繼續留駐之必要，即離漢口回北京。

◉武漢駐軍多入豫作戰，夏斗寅乘虛進攻，形勢頗緊，人民多逃避，漢口由第八軍李品仙宣告戒嚴，夏軍已迫武昌城外之紙坊。

◉中日商約會議停頓，北京外交當局宣言最惠國待遇問題已無討論之餘地，北方日僑有請願該國政府將行約延長十年之舉，天津商界起與抵抗。

◉日本政府召駐中國公使芳澤，及奉天上海等地領事回國討論對華政策，芳澤本日向張作霖辭行。

◉南京中央淸黨委員會開始辦公，（淸黨條例早經公布），即派定南京市，上海特別市，廣東省，廣州特別市等等淸黨委員。

同　十八日

◉張宗昌因直魯軍在西南兩路均失勢，下令總退却，命各軍在蚌埠臨淮集中。

◉東北海軍司令沈鴻烈乘海圻艦指揮渤海各艦一次襲擊吳淞，爲吳淞炮台擊退。上海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增派軍艦在吳淞布防。

◉上海當局發起舉行陳其美死難之十一週年紀念，蔣介石自南京前來參與典禮。

◉張作霖準備出巡豫皖魯三省，慰勞將士，並約就閻錫山於過石家莊時前來會晤。專車已備，並通知使館派員同行。

◉駐贛州新編第一師長張與仁聯共，爲部下所反對，錢大鈞由粵率師北進助張部驅張。

同　十九日

◉武漢方面因葉挺在武昌擊退夏斗寅軍，魯滌平程潛之援軍亦自安徽開到，局勢漸有轉機。夏軍沿武長路退却。

◉長沙總工會與軍界發生衝突，第三十五軍長何健住宅被糾察隊搜索，並將何健父拘捕，何健從河南前敵電省政府責總工會搗亂後方。

同　二十日

◉馮玉祥於五月一日在西安就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職後，分六路前進，前隊已出潼關，劉鎭華部下多爲所吸收，劉通電宣告下野。

◉上海交涉員郭泰祺向日本領事抗議日本旅順船塢爲奉方代修海圻等軍艦。

同　二十一日

◉北京英美法日意五國公使因革命軍漸北進，復在日使館集議增防華北以備萬一。

◉鎭江英領事館奉英公使訓令本日起暫行撤消。

⊙廣州尚有省港罷工工人約四萬人，當局籌備給資遣散。

⊙上海局勢漸定，法國於駐滬陸軍二千餘人中調二百餘人回國。

⊙閻錫山忽稱病拒見賓客。張作霖因未能與閻會晤，且京漢津浦兩路戰均失敗，取銷出巡之舉。

⊙長沙何鍵部團長許克祥，以混入國民黨中之共產黨人藉工會農民協會欺凌出征軍人家屬爲理由，起而反共，軍人政客多附和，在省工會糾察隊及農民協會自衛軍被繳械，共產黨人有數人被殺，惟大多數逃往鄉間，指揮農團軍作反抗運動。

同　二十二日

⊙李宗仁通電：所部第三路軍第一縱隊佔領臨淮關，第二三縱隊佔領蚌埠。敵將馬濟在定遠陣亡，張宗昌褚玉璞許琨均親督戰，敗走徐州。

⊙久駐滇桂邊界之范石生軍因滇軍已有歸附國民軍之表示，電南京蔣介石，願率部北上肅清湘贛。

⊙日本漁船六十艘侵入山東領海（龍口），山東省長一面請渤海艦隊查禁；一面咨外交部令煙台交涉員與日使領嚴重交涉。

⊙南京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以閻錫山爲國民政府委員。

⊙日艦兩艘由上海駛往漢口，在江陰受南岸革命軍及北岸孫軍槍擊，即用大砲及機關槍回擊，至兩岸沉默始止。

同　二十三日

⊙雲南省務委員會總裁唐繼堯病歿，胡若愚龍雲等與廣州方面接洽合作。唐繼虞等之恢復權力運動歸於失敗。

⊙甘肅慘遭劇烈之地震，近蘭州地方，震動較輕，但全鎮盡爲瓦礫者已有百數十，死人數千。西北涼州一帶震動甚烈，村鎮全毀者極多。據傳涼州（原有戶口六萬）損失人口百分之七十，古浪（原有戶口四千）損失人口百分之九十。

⊙唐生智電漢口，宣布奉軍已退沙河北岸。惟唐軍每日傷兵運抵漢口者二三千人，其犧牲亦非常重大。

⊙天津比總領事赴北京與外交內務兩部代表商接收比租界，因關於私人財產之比公司地產租借問題未決，仍無結果。

同　二十四日

⊙革命軍第一路何應欽軍占領揚州，孫傳芳率所部向淮海急退。

⊙廣州特別委員會結束，政治分會改組成立，推李濟琛爲主席。

⊙蔣介石向將士訓話，表示對武漢共產黨，即將下令討伐。

⊙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總理紀念週條例，定每週月曜日上午爲舉行期，凡各級黨部，各機關，各軍隊須一律舉行。

⊙湖南共產黨在長沙失敗後；即在湘譚常德等集合農軍，佔據縣城，長沙方面趕派軍隊赴各地鎮壓。

⊙駐北京英公使藍浦生抵上海數日，外傳奉有重大使命，惟彼僅與英海陸軍當局會議，未與中國官廳有何正式會晤。

同　二十五日

⊙南京政治會議推馮玉祥爲委員，以李鳴鐘代表出席。

⊙北京俄大使館黨案文件，經警廳派員譯成中文，逐日在各報公布者已二萬餘言，當局擬俟譯竣再用中英文發表，並附俄文原件。

⊙武漢局勢變動，共產黨乘輪逃上海者頗多，上海特務處長楊虎軍法處長陳羣又大事搜捕。

⊙南京政府之三千萬關稅庫券在派銷中，上海商家被派者有多至三四十萬元者。

同　二十六日

⊙河南奉軍於西（隴海路）南（京漢路）兩路同下總攻擊令，西路萬福麟部略有進展，迫馮玉祥之先鋒隊西退，南路與唐生智軍劇戰之結果，有失敗之趨勢。

⊙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抵福州，主持福建省政，惟楊有通電，聲明海軍不包辦福建政治。

同　二十七日

⊙馮玉祥電告所部攻入洛陽，擊潰張治公軍及奉軍，並因截斷鐵道，俘獲奉軍二萬人。

⊙長沙國民黨救黨運動大發展，駐軍團長五人悉加入，並推所謂眞正國民黨員仇亦山等從新組織省市黨部，通令全省各級黨會一律改組。武漢當局亦承認湖南農工運動辦法之幼稚，派陳公博等赴長沙調査辦理，唐生智何鍵等軍人對軍隊行動表同情。

⊙日本社會民衆黨代表宮崎龍介由上海抵南京，總政治部召各團體開會歡迎之，宮崎演說彼黨爲日本被壓迫人民之革命團體，擬聯合中國國民黨，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

⊙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西人會議於四月間議決加徵界內房捐二成，納稅華人會認與己亥（一八九九年）推廣租界條件抵觸，函請交涉員向領袖領事抗議。

同　二十八日

⊙天津各國駐軍司令官因南北戰局形勢改變，連日會議

華北防務及增加軍隊事宜，即電告北京公使團查核。

◎京漢路戰事，唐生智以極大之犧牲戰勝奉軍，奉軍因側面受損，被迫向許昌總退却。

◎南京政治會議通過學校用校長制，任戴傳賢爲廣州中山大學校長，又討論周佩箴所擬國立孫文銀行組織大綱。

◎蔣介石由南京赴前敵督師。

◎北京銀行公會與滙豐銀行交涉，滙豐已認存款重行收賬照付，惟不負法律責任，銀行公會不能滿意。

◎香港當局下令解散海員工業聯合會，其理由爲該會奉行赤化主義。

◎上海英兵強姦華婦業，經英領事法庭袒庇英兵，判決無罪，各團紛起抗爭。

同　二十九日

◎日本駐上海領事矢田氏發表出兵聲明書，謂：日政府由在滿駐屯軍派兵二千赴青島，必要時開赴濟南，以保護該地二千餘之日本臣民。當於認爲無動亂之虞時全部撤退。並申明：除保護僑民財產外無目的，對南北軍作戰不干涉，不妨礙將來南軍佔濟南更北進，亦不阻礙。

◎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奉國民政府外交部令，因日本法庭審理華人控告日人案件拒絕華官觀審，凡遇日人控告華人案件，亦宜拒絕日領觀審。

◎河南奉軍因當地紅槍會之活動，馮玉祥軍之側面威脅，不能立足，紛向黃河北岸潰退，張作霖急調關外軍隊至京漢路線，掩護退却部隊並鞏固北京。

同　三十日

◎五卅二週紀念，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均舉行紀念大會，通過收回租界，取銷不平等條約議案。惟北京因軍警當局制止，未有舉動。

◎北京日本公使發表出兵聲明書：向張作霖顧維鈞口頭通知出兵及其原由。張顧均表示反對。張於赴日使館訪芳澤時聲明負責保護外僑，並陳述外僑安全之近狀，請芳澤注意。青島方面，商埠局外交科長奉省長電令訪日總領事，抗議日本出兵之妨害山東主權，提議在中央未有訓令以前請轉電日本政府中止出兵。同時，濟南青島人民團體亦有反日出兵運動之發起。

同　三十一日

◎日兵二千餘人輪運抵青島，統率者爲少將鄉田兼安。

◎張作霖因豫皖戰事失利，山西閻錫山改變態度，有威脅奉軍後方之形勢，連日召集幹部會議，決定放棄鄭州開封徐州，退守山東直隸。並令在河南之三四方面聯合軍退至後防，以吉黑軍隊五萬人，接替任戰，以第五方面軍團長張作相爲前線總指揮，吳俊陞爲後方防守司令。

◎南京中央財政會議開第一次會，對統一財政，決定請代理財政部長古應芬就職辦理。提議案中有取消轄境鹽務稽核分所，關欵改存中央銀行及其他整理財政之辦法等。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

◎英國首相在下院提出工團法案，限十六日議決，工黨退席抗議。

同　十七日

◎德國國會通過延長民國保護期限兩年案。前德皇在此兩年內不能重入德國。

◎俄國政府致牒英政府，正式抗議阿戈斯房屋被搜查事件。

同　十八日

◎意國正式答覆美國，願派旁聽者至三國裁軍會議。

◎英國下院可決工團法。

◎奧國薩倍爾內閣提出總辭職。但薩氏仍受命組織繼任內閣。

同　十九日

◎日本立憲民政黨推定濱口幸雄爲總裁。

同　二十日

◎俄國開蘇維埃聯邦人民委員會議決發準備對英經濟絕交之訓令。

◎法國下院批准華盛頓勞動條約。（一日八小時制）

◎美國少年飛行家林白由紐約出發，飛往巴黎，作橫渡大西洋不停之飛行。

同　二十一日

◎尼加拉圭發出議和通告，聲明大赦，及在美國軍官監視下辦理總統選舉。新總統未選出時，保守自由兩派皆推出代表，參加狄雅士總統之內閣。

◎英飛行家林白橫渡大西洋，中途不停之飛行成功，開飛行界未有之紀錄，計自紐約至巴黎僅費時三十二小時二十二分。

◎國際經濟會議大會可決商工農三委員會之決議。

同　二十三日

◎國際經濟會議舉行閉幕會議。通過兩議案：(1)贊成限

制軍備，(2)說明恢復世界商業之重要。

同　二十四日

◉英國首相鮑爾溫在下院聲明，廢除英俄商約，斷絕對俄外交關係。

◉俄國因英國宣布絕交，輿論甚爲激昂，波羅的海艦隊準備出動，土耳其斯坦方面準備精兵四萬。

◉第十次國際勞工大會在日內瓦開會，到者四十二國。

同　二十五日

◉加拿大內閣決定廢止一九二一年對俄商約。

同　二十六日

◉英國下院大多數通過保守黨所提贊成政府對俄絕交之動議，打消工黨所提反對政府廢止英俄商約之動議。

同　二十七日

◉英國正式交付對俄絕交之通牒于倫敦俄代使。

同　二十八日

◉日本政府決定出兵我國山東。由首相奏請日皇裁可。

同　二十九日

◉英國戰艦三艘奉緊急電訓，由馬爾太開往埃及，事因埃及衆院陸軍委員會于二十四日曾有決議改組陸軍而起。

同　三十日

◉英國駐埃及辦事大員致牒埃及首相，言陸軍改組事，措詞堅決，類似哀的美敦書。



原文献残缺